

聖

呂布徐州見玄德



新刻京本按鑑攷訂通鑑演義全像三國志傳卷之三

漢獻帝四年乙亥歲起

漢獻帝建安五年庚辰歲止

李催郭玘亂長安

四年三月四月呂布被曹操破于濮陽布欲聚兵再未與操復仇陳
 宮諫曰今操勢大未可與交鋒先尋安身之地再戰未遲布曰今當
 何往宮曰近聞玄德新領徐州可往投之養成銳氣別作良面布從
 其言遂投徐州巡哨軍人報知玄德玄德曰布乃當世之英雄可出
 廓遠接糜竺諫曰布乃虎狼之徒不可留之留則傷人玄德曰前者
 若非布襲兗州怎解此郡之禍吾得徐州亦布之力也若要徐州吾
 當相讓何況布無此心乎張飛曰雖然如此也要提防玄德出廟十
 里接着呂布並馬入城至公廨禮畢布曰自從奉詔除董卓向后
 零關東諸侯都不相容近聞曹操圍徐州布因此襲兗州以分其勢
 又遭曹操執變累及張邈特來投使君共扶漢室未審尊意若何玄
 德曰陶府君新故徐州無人管領因此令備掇州事今幸得將軍至此無
 願納印請將軍收受呂布欲待未接印見玄德背後關張劉有怒色

張飛拔劍叱罵呂布



勇夫何能作州牧乎玄德又諫陳宮曰強賓不壓主請使君勿疑玄德設宴相款送入公館次日呂布回席請玄德關張諫曰前日呂布有奪徐州之意今日有請玄德入後堂扶玄德上坐令妻女拜之玄德再三讓諫布扶玄德曰弟受禮關公以目視張飛曰我哥也漢室皇叔你是三姓家奴敢言賢弟玄德令關羽將張飛拖出笑謂布曰劣弟酒后狂言見勿見青布默言不語送玄德出門張飛叫曰呂布我和你併三百合玄德拖張飛去了次日呂布未辭玄德玄德令張飛與呂布陪話飛堅執不肯玄德曰此間有一小沛是備昔日屯扎之處將軍莫嫌窄狹權且歇馬糧食頗有布謝玄德引軍投小沛去了却說曹操平了穎川山東功奏朝廷加為建德將軍費亭侯李傕為大司馬郭汜為大將軍橫行朝廷無人敢言太尉楊彪大司農朱雋暗奏帝曰今曹操屯兵四十萬武將數百員若得此人匡扶社稷除奸賊則天下太平帝泣曰朕被催犯二人欺凌久矣現其行事勝如董卓揚彪奏曰臣有一計令二賊自相殘害然後詔曹操領兵殺之掃清賊黨以安社稷臣令老妻入郭汜府中於郭妻處

獻帝密詔付與楊彪



獻反間計二賊必自亂獻帝從其言即寫密詔付楊彪上領詔回府暗使夫人入郭汜府告郭妻曰郭將軍與李司馬夫人有染郭妻曰果有此事數日郭汜催府筵席郭妻曰惟性難測今二雄並立倘酒食內下毒妾將奈何郭汜未信晚間催府送食物至郭妻令婢妾暗置毒於內方始報知獻入郭汜食之妻曰豈可便食將食與犬食如何犬食即死郭汜自此疑催一日催于朝中邀郭回家飲酒而歸半夜腹痛妻曰此必中毒急絞糞汁灌之一吐方定郭怒曰你我共奮大業今日榮貴汝便害我不如襲之免遭毒手遂點奔郭人馬意欲殺催有人報知李傕上怒曰郭汜怎敢與兵遂引兵殺退郭汜便劫駕於後營令校尉李先監守外斷絕御膳帝令人問催求米五斛牛肉五具欲賜左右催怒曰朝哺上飯何用米肉勉意典腐米爛牛頭帝罵曰何相欺之甚也侍中楊奇奏曰催是邊疆之人習其夷風今駕被劫願陛下忍之帝淚盈腮頰忽報郭汜劫駕帝心轉愛听得喊聲震地人報郭汜兵到李傕出見以鞭指郭汜曰我待汝不薄何謀害我郭汜曰汝乃反賊如何不殺催曰我保駕在此何害及也理曰帝駕何言保駕催曰不須多言殺得勝者便移駕去郭與李傕戰十合不分勝敗太尉楊

李惟郭玘爭駕交鋒



彪拍馬叫曰帝與眾官為二將軍和解惟玘遂各還營楊彪朱雋等先去郭玘營中勸玘
玘將百官盡置於蓋下眾官問欲何為玘曰李惟劫得天子偏我劫不得公卿彪曰一人劫
天子一人劫公卿此何理也玘拔劍欲殺之中即將楊彪朱雋放
楊彪朱雋回其餘皆盜在營內彪與雋曰為社稷之臣不能任君救
主空生于天地之間二人抱哭暈地因此成病而死李郭每日廝殺
死者無數李惟信妖邪之術使女擊鼓降神于營中帝每日啼哭侍
即楊于奏曰臣觀賢詔雖是李惟心腹忠心未嘗忘君陛下可實告
之帝見賢詔號泣拜詔伏于地帝曰卿肯憐漢室可救朕命詔曰
陛下休憂臣自面之忽李惟帶劍提鎗上殿帝面如土色內侍皆帶
劍立于帝側惟曰郭玘不仁欲劫聖上盜禁公卿非臣則陛下遭玘
擄也帝稱謝惟辭帝出問諸將曰內侍帶劍立于帝側莫非有害吾
之心賢詔曰軍中不可不帶劍耳惟笑入帳而罷帝命皇甫鄴去解
和鄴持詔先到玘營說玘曰玘曰李惟放出天子我便放出公卿玘復
見李惟曰天子以其乃西涼人與公同鄉令其來和辦二公玘以候意若何惟曰吾有賊
呂布之功輔政四年天下共知郭玘盜馬虜耳何敢與吾相等也公乃同鄉視吾方

李惟欲殺皇甫



郭玘否曰不然昔窮后拜時其善射不思患難以致滅亡近董太師之強君所自見呂
布受恩而反面之斯道之間頭懸高竿此乃勇而無謀也今將軍身為上將持戟仗節今
郭玘劫公卿將軍劫天子即同欺罔也李惟大怒拔劍指曰天子使
你來辱我吾先斬你後殺天子吾之志也

楊奎重承雙救駕

都尉楊奉勸曰郭玘未除而殺天使則郭玘與兵諸侯皆相助也不
可殺之曹詡亦勸惟怒少息詡推鄴出鄴大叫曰李惟不奉詔命欲
殺漢君侍即胡適止曰李將軍待公不薄何故妄言恐身不利鄴叱
曰胡敬才胡適方字你為輔弼之臣何故誦佞我累世受恩主辱臣
死理之當然身為國家被惟所殺乃天命也尤罵不絕口帝知之急
遣皇甫鄴回西涼李惟之軍大半是西涼人兼有羌胡番兵被曹詡
說曰天子知汝等忠義若汝等還鄉後必有重賞羌胡人皆怨文聞
鄴言惟不忠不義西涼勇士并羌人皆隨鄴去惟知大怒遂遣曹主
昌追之昌知鄴忠義不追回報惟曰鄴去遠矣費詡勸帝加惟官爵封為大司馬大將軍
惟曰此皆鬼神之力也厚賜師巫不理軍事騎都尉楊奉大怒與宋果曰吾等出死入生

張濟請天子幸弘農



身冒矢石不及師巫也宋果曰何不殺此賊以救天子奉曰汝於中軍放火為號吾當引兵外應是夜二更漏洩宋果先被催殺之奉引軍入不見號火李催却自引軍就寨中

殺到四更奉不能勝引一彪軍去了李催自此軍勢漸衰更郭北常來攻擊死者極多忽報張濟統領大軍自陝西來李郭各差人結連張濟使人于李催郭北二處和解如不從者引兵擊之催郭皆惧只得允從濟上表請天子東幸弘農帝見表大喜曰朕思本都久矣今幸到彼朕之願也詔封濟為車騎將軍濟開府庫進糧食供酒肉與百官北放百官出營催收拾車駕東行念數百羽林軍各持長戟護駕夜過新豐霸陵橋時值秋天金風驟起忽喊聲大作數百人馬驚至橋下攔住車駕問曰來者何人侍中楊琦拍馬上橋呼曰此乃天子幸弘農汝等不得無理二將出曰吾等奉郭將軍之命守把此橋以防奸細既云天子難以准信須揭見之楊琦高揭車帷帝曰朕躬在此軍何不退衆軍皆稱方歲列于兩邊駕乃得過北軍回報郭

董承楊奉殺賊救駕



玘曰吾正欲劫駕耳入都即以前面大事你如何放了過去二將曰其不知將軍主意玘怒曰汝等慢我大事遠令斬了二人起兵未趕天子正過華陰縣忽背後喊聲大振車馬

趕來大叫留下車駕獻帝聞軍趕來哭對大臣曰離却狼穴又逢虎口侍臣皆哭却有楊奉自離李催屯兵於鍾南山特來保駕正遇玘催勇出馬被徐晃斬之殺入陣中玘死無救玘兵退二十餘里楊奉引徐晃見天子帝下車執奉手曰卿救朕躬當銘肺腑奉頓首謝恩却保駕至華陰縣將軍段熲具衣服飲食供給天子是日駕宿揚奉軍中郭玘次日再點軍來將帝并揚奉圍在城心却得國舅董承引軍千餘保駕內外攻擊殺退玘兵來見天子帝哭訴前事董承曰陛下休憂臣與楊奉誓殺此賊以清天下帝令連夜走到弘農郭玘敗軍撞見李催言重承揚奉救駕往弘農去了必然詔天下諸侯共伐我等催曰目今張濟占據長安我和你合兵一處直至弘農殺了漢君共分天下玘從催言合兵殺掠近東間董承揚奉死戰只保天子皇后百官其餘印綬符策典籍御用之物盡皆拋棄皆被催玘兵掠去殺入弘農劫掠奉承只得保駕過峽比催玘分兵趕來奉承使人傳詔往河東宣自波師李樂韓暹胡才三處軍馬並皆接寨起兵未與奉承約會復取弘農催玘劫掠百姓老幼者殺之壯健者充作軍數臨敵盡驅民兵在前名曰敢死兵軍勢浩大李樂之軍皆負擄之軍監李郭兵

李樂載舟渡帝過河



戰李郭令軍將衣服等物拋棄于路果然李樂等軍會稽見衣服滿路爭往取之失却隊伍催玘兵四面趕未李樂等兵大敗死者極多楊奉董承保駕望北而走背後催玘兵趕未李樂曰事急矣請天子上馬先行獻帝不忍捨百官而去胡才被亂兵所殺奉見賊兵追趕甚急請天子皇后棄車駕步行到黃河李樂去尋一隻小舟天氣嚴寒岸高不得下船後面催玘兵將近楊奉解馬鞭繩連結束縛帝腰放下船內皇后兄伏德軍中拾得絹十疋可連接為輦行車騎校尉尚弘多力以絹包帝負帝下船伏德負皇后下船有未得渡者爭扯船傍李樂仗劍砍落水渡過帝后再放船未渡岸上哭声不絕其爭奪上渡扯船者砍下十指無數楊奉亦棄車一輛與帝后乘至陽城是日絕食宿于瓦屋中鄉老進粟飯與帝后食次日封李樂為征西將軍韓暹為征東將軍帝上牛車欲行太尉楊彪太僕韓融尋至拜于車前帝后痛哭近侍等無不下淚韓融奏曰催玘二賊頗信臣言臣願捨命去說二賊罷兵陛下善保龍體遂辭帝去李樂請帝在軍營教日楊彪請帝往長安上御車軍馬至安邑帝后居于茅屋又無門閉四圍旋插荆棘帝與大臣議事軍士伏于蒿下窺視諸將專權或相死節

徐晃出陣砍死李樂



李樂官公卿稍有觸犯就於帝前歐罵使奴僕送濁酒粗飯進帝上勉強納之李樂韓進等名無徒部曲平糶是卒二百餘名並為校尉御史不及刻印以錐割之催玘二賊放回百官及宮人時歲大荒百官皆食蕪菜餓死者遍地河內張揚送肉食供給天子河東太守張匡送絹帛以衣之百官得法楊奉董承商議修理洛陽宮殿欲奉返東都李樂不從董承謂樂曰洛陽乃建都之地安邑小可地方怎容車駕奉駕往洛陽正其理也遂請駕起程李樂遣人結連催玘一同劫駕重承楊奉韓進知李樂意是夜保駕至安邑關李樂引兵趕來大呼車駕休走李催玘在此天子聽知心胆皆裂奉奏曰此李樂詐呼也即令徐晃迎敵李樂被徐晃殺死徐晃得渡箕關張揚載絹帛迎天子於軹道帝封張揚為司馬楊屯兵於野丘地名帝入洛陽見市井荒蕪宮院只有頽墻蓋宮殿帝后居之百官朝賀皆立于荆棘之中是歲大荒勅與平為建安元年洛陽居民新有數百家無可為食尽出城外剥樹皮掘草根食之百

官多有餓死靜軒詩嘆曰

血流芒碭白蛇亡 赤熾縱橫遠四方 秦鹿趕番與社稷 樊雎推倒立封疆

子孫儒弱英雄起 氣數凋零盜賊狂 看到西京遭難處 鉄人無淚也恓惶

○遷駕西曹操秉政

曹取宣使私怡



大尉楊彪奏曰前蒙手詔未會發遣今曹操屯兵數十萬在山東可宣入朝以輔王室帝即勅使去宣曹操上聞帝返洛陽聚謀士商議荀彧曰今駕返東京此時奉上上以從人望大智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畏也扶私農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者不早定使英雄心變後悔無及矣操大喜遂點兵起程会有手詔至操待天使一同起程却說催玳兵來攻洛陽帝驚問楊彪曰往何處可避虎口不如去投曹操楊奉韓暹曰臣願出戰重承曰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多出戰不利遂保帝上車望山東而進百官無馬步出洛陽只見山東來使回奏言曹操聽知催玳兵犯洛陽先令夏侯惇為先鋒引兵五萬又令典當曹洪樂進等先來保駕帝心稍安夏侯惇引典當見帝奏曰曹將軍恐賊犯關先令臣等來保駕帝令夏侯惇曹

曹見拜使為昭董



罪惡貫盈臣有精兵四十萬討賊無不破滅陛下善保龍軀帝封操為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謝恩畢次日起兵離洛陽五十里下寨催玳知操兵遠來便欲速戰賈詡曰不可操有數十萬之眾謀士武將極多不若投降求赦前罪催玳怒欲斬賈詡眾將告免是夜賈詡去了次日曹操令曹洪許褚典當引兵與李催兄弟子李別李進二人對陣操問曰此二將何人也被許褚飛馬過來連斬二將一手提刀一手挽兩頭陣操相許褚皆曰當今之樊噲也操令夏侯惇左出曹洪右出操在中陣催玳大敗而走操屯兵於洛陽楊奉韓暹謀曰今操滅賊立功必掌重權何容得我等不若奏天子只做追催玳為名引本部東屯大梁看仇而變帝遣昭字公朗洛陽定陶人為使詔操入朝議事操聞使至接入並坐見其

容貌精神問曰東都大荒官僚飢色公何調理如此昭對曰食淡二十年矣操曰公居何職昭對曰舉孝廉從袁紹張揚作從事見二人皆非治亂之主今聞天子返都故來朝覲官授正議郎操曰聞名久矣幸得相見置酒相待令荀彧等相見畢忽報有一枝兵望東而去操欲令人追之昭曰此是李催舊將楊奉與白波斯韓暹畏明公之勢引兵望大梁而去不可追之操曰莫非

或做談大胃保耑聰



吾曰否昭曰此無謀之輩明公何必慮之操又問催玳此去若何昭曰此去如虎無牙爪
 為無羽毛不久必被明公擒耳操見昭言投机又問朝廷大事如何昭曰明公與義兵以
 除暴亂入相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之功也今孟匡衡事勢不便惟
 移駕許昌朝廷新返舊京遠近觀望異有獲安今後移車駕幸許昌曹陽轉運糧
 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筭其多者行之操執昭手笑曰此
 吾之本心也今楊奉柱梁大臣在朝事即若何昭曰易也以書與奉
 且安其心大臣問之則曰京師無糧移車駕暫幸許昌曹陽轉運糧
 食稍易可無缺乏懸隔之憂大臣聞此皆欣然也操喜曰願公早晚
 相從有不可行者教之自當重報昭拜謝自此從順曹操也當晚潛
 步帳外竊聽二人于黑地密語見荀彧問荀攸曰太白犯鎮星于斗
 牛太白又會于天關金火交會必有新天子出吾覩大漢氣數終矣
 魏晉之間承漢天下者必魏也故安天下者必曹也操聽罷搭咳之
 肩而驚曰汝叔姪洩漏天機當得何罪或攸見操拜伏于地操曰董
 昭言遷許昌之事若何或曰漢朝劉氏以火德旺天下故兩都皆與今主公土命也許都
 屬土到彼必與火能生土正合重昭之言操曰天道深遠慎勿多言或曰非愚叔姪不可

滿寵說徐晃降曹操



知也操次日引軍入洛陽見帝奏曰東京廢弛久矣不可久居黃蓋運糧艱辛臣料許都
 路近魯城錢糧民物足備可為帝都請陛下登轎前臣畏操之勢無敢言者操撥軍馬盡
 載百官同駕遷都至高林楊奉韓暹令徐晃攔路操出馬視之見晃
 神威糾七暗曰稱奇令許褚出馬與晃交鋒戰到五十餘合不分勝
 敗各自收軍下寨操曰吾觀徐晃乃世之良將不忍以力併之行軍
 從事滿寵字伯寧出曰主公勿憂其與徐晃至交今晚扮作小卒偷
 入晃營說他來降主公若何操大喜令行是夜寵偷入晃寨見晃于
 燈下看書遂入見曰故人安樂否晃曰莫非山陽滿伯寧乎何故到
 此寵曰曹將軍在兗州請其為從事今日見公陣上耀武揚威吾甚
 惜之故不惜死而求據公之勇世之罕有故屈身于場奉韓暹之
 鄙夫也曹將軍世之英雄力扶漢室拯救生靈曷得不忍令健將併
 力戰汝故遣寵來告知公何不棄暗投明也晃嘆曰吾故知揚奉非
 明主爭奈相從已久不忍相捨寵曰良禽擇木而棲賢臣立不擇主
 而事晃曰願聽兄言寵曰何不殺奉而去以為進見之功晃曰以臣弑主人不義也吾不
 為之寵曰公乃有德之士晃遂引帳下數十騎來投曹操次早奉知引兵來趕徐晃到押

路被曹伏兵齊起把奉圍住却得韓暹兵殺未救奉出圍去投表術處安身

○呂布月夜奪徐州

曹操謂堂封將官取



操得徐晃來降大喜迎駕到許都造宮殿立太廟建宗各衙門封董承等十二人為列侯凡賞功罰罪聽候奏報操自封為大將軍武平民以荀彧為侍中尚書令荀攸為軍師鄧芝為司馬祭酒劉曄為司空董棟為左僕射毛介為典農中郎將時催督錢糧程昱為車平相屯兵范城董昭為洛陽令孟滿罷為許昌令夏侯惇夏侯淵曹洪曹仁為將軍呂蒙李典樂進營為校尉許褚典常為騎都尉自此大推荀彧于操出入鉄甲馬軍數百圍繞朝中大臣有事先稟知操然後入奏操忽一日設宴請謀士謀曰吾尊王室位至三公皆賴汝等輔助之功吾所憂者衣冠表術耳劉備見屯徐州呂布在山東被吾殺敗今段

天使賞詔德拜受



劉備居於小沛二人若從中起乃吾心腹之大患也公等以何計除之許褚曰願領兵五百即斬劉備之頭獻于丞相荀彧曰將軍雖勇未可動兵或有一計名曰二虎競食之計譬如若下一對賊虎往來尋食若上投下肉去二虎必爭一虎必死一虎易誅夫劉備雖領徐州牧未得認可封劉備正領徐州牧寄書與備令殺呂布事成則備亦可面事不成呂布必殺劉備夫操大喜差使持節劉備為鎮東將軍宜城亭侯領徐州牧又付密書與備請劉備遷都于許昌欲使人稱道德報天使至玄德接入拜受恩命已畢設宴款待天使天使取私書與備玄德看曰此事尚虛尚虛請散使使館驛安歇玄德請糜竺孫乾關張高順等長曰呂布無恩無義之人兄殺之何碍玄德曰布困窮而

來投我殺之大不義也張飛曰好人難做玄德不允次日人報呂布來見玄德接入坐定布曰聞知朝廷送恩命至特來相賀却總下拜張飛掣劍來殺呂布玄德慌忙攔住布驚曰翼德何故殺我張飛曰曹丞相道你無義之賊令哥殺你布曰我與你無冤玄德勸布入后堂將出操書與布看布泣曰此是曹賊令我兄弟不和玄德曰兄長勿憂備無此心若小沛錢糧缺少小弟一應付布謝玄德宴行送出城外布謝而去關張曰兄長何故不殺呂布玄德曰此是曹賊疑我和呂布做一處使我家眷伴他却坐觀成敗此乃二雄不並立之計也曰然飛曰我只是殺了這賊以除后患玄德曰非丈夫之所為到館驛送使回書射書使回見操言備不殺呂布事由操問荀彧曰此計不成奈何或曰又有一計名驅

州徐守飛張囑德玄



虎奔狼奔可暗使人去表術處問安就報劉備上表要探南陽教術起兵攻備又降詔令
備起兵伐術而相吞併布必生異心操喜依計而行玄德又聞使命至出鄆城接使入城開
讀令起兵討表術玄德領命送使回報糜竺曰此又是曹操之計玄
德曰雖是操計上命不敢違違乾曰先定的當人守城玄德問雲長
曰二弟誰可守城雲長曰弟願守城玄德曰汝酒醉專一剛強難擔士平作事
不可相離飛曰小弟願守玄德曰汝酒醉專一剛強難擔士平作事
輕狂不從人諫我不放心飛曰小弟今後改過不打士平諸事聽諫
玄德曰若如此吾無憂糜竺曰只恐言不應口飛怒曰我跟哥
多年未嘗失信汝敢料我即玄德曰弟性如此吾請陳元龍為軍師
早晚勸三弟少飲酒休要誤事玄德囑罷遂起兵三萬望淮南進發
表術聽知劉備上表欲吞南陽大怒令大將紀靈起兵十萬殺奔徐
州而軍相遇于盱眙縣名表德依山山下寨次日紀靈提刀出馬與玄
德約戰數合靈喝少住再令首將荀正出馬與關羽交戰三合被羽
斬于馬下紀靈退守淮陰漢口却說張飛曰送玄德回城民訟並委元龍掌管飛設一宴
請各官赴席曰我哥臨行分付我少飲酒恐慢事今日請眾官盡此一醉明日祭酒

豹曹鞭怒醉酒飛張



我把守城池將酒把到陶謙故將曹豹面前豹曰從來天性不飲飛曰斯教漢如何不飲
酒我與你飲一杯曹豹懼怕只得飲一杯唱飲大醉飛又令豹飲豹不從飛怒曰通吾將
令特豹打一百背花陳元龍諫曰不可使君曾說甚話飛曰你女官
休要管我曹豹曰望看女夫之面饒過飛曰你女婿是誰豹曰呂布
是豹之女婿飛怒曰汝說呂布來唬我遂將豹打了五十背花眾官
皆散曹豹回家痛恨差人營書來小沛見呂布說玄德往淮南可乘
飛醉來取徐州今若錯失悔之晚矣布與陳宮計議當曰乘此機會
可取徐州布遂與陳宮高順引兵進發來到徐州却見更月色澄
清呂布曰劉使君有使命至城上曹豹登城看見使令軍士開門
布軍殺進張飛醉倒在府中忽聽喊聲慌忙綽鎗上馬出府來迎見
呂布酒醉不能戰奔走出東門布亦不追曹豹見飛單騎便引數騎
來趕飛見豹來大怒提矛來戰豹敗走飛趕上刺豹于馬下飛城外
招呼士卒出城跟飛望淮南而去布得徐州安撫民訖布念玄德兄
弟之情令軍百人守把玄德老小宅門諸人不許輒入張飛至盱眙來見玄德報知呂布
夜襲徐州之事玄德嘆曰得何足喜失何足憂問飛曰嫂安在飛曰皆陷城中玄德

張飛失城哭訴玄德



然不語陳初曰當初兄長分付汝守城甚切今日失了城嫂又陷有何面目來見兄長
死尤恨遲張飛聞言拔劍自刎玄德急抱住奪劍曰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
服破時尚可換手足斷時難再續吾三人在桃園結義誓同生死今
雖失城池小事耳安忍兄弟中路而分也呂布攜我妻小必不加害
容作方畧救援且理會戰紀表之事

孫策大戰太史慈

却說表術知呂布襲了徐州星夜差人許呂布糧五萬斛金銀五百
錠彩段千疋令夾攻劉備布喜令高順引兵一萬襲玄德後路玄德
知呂布襲後乘陰兩夜聖兵棄盱眙而走思東取廣陵高順與紀靈
相見曰溫侯公順來助戰求賜物件靈曰公且回去容某回見主公
送來順回見布說知前事表術書至云待捉了劉備那時相送布
怒表術不信欲起兵伐之陳宮諫曰不可今術據壽春兵精糧足未
可便除不知請玄德還屯小沛養成羽翼今備為先鋒先取表術後
面表紹縱橫天下布用其謀暗使人去請玄德兵且說玄德兵至廣陵被表術劫寨折
兵大半回還布使玄德見書大喜關張曰呂布無義之人不可唯信玄德曰人以好心待

孫策得勝見面表術



我不必疑也面至徐州布恐玄德暗疑先使人送老小還小沛其夫人對玄德言布令軍
圍住宅院不許人入常使婢妾送物不缺玄德與關張曰吾知呂布信義人也入城拜謝
布曰非吾奪汝徐州張飛在此恃酒害民吾代汝固守玄德曰備欲
讓兄又美布將徐州再讓玄德玄德力辭宴罷還屯小沛玄德曰屈
身守分以待天時不可與爭布使人送糧米布帛復令玄德為刺史
自此兩家和好表術按兵壽春孫策征廬江太守陸康得勝回見表
術拜畢術大宴孫策當初策自父喪後居江東招賢納士因陶謙與
策母舅當陽太守吳景不和乃移母弟并家屬居於曲河自投表術
術甚愛之常嘆曰使術有子如孫伯符即死復何恨焉表策為懷義
校尉引兵伐泥縣孫策又得勝回見術術令策復攻陸康當晚席散
策回寨見術不陞已官心中憂悶思父在日如此英雄獨霸江東放
聲大哭時有孫堅從事朱治字君理見策發悲便告曰汝父在日用
其今日何事如此策請治並坐曰策所哭者不能繼父之志也治曰

公何不問術借兵往江東救景景恢復大業若久居人下非丈夫也時有表術謀士呂範
字子衡入曰公等所謀善盡知之吾本部有壯兵百餘暫助伯符東大喜請坐二人共謀

孫策興兵途遇周瑜



人乃漢室宗親屯兵壽春被表術趕過江東故來守曲河有彭城相薛礼下却相融引兵幫助劉繇也知前屯兵歷陽漢軍劉繇曰其引兵屯牛渚地名有百萬兵不能近矣

範曰吾料表術不肯借兵策曰吾將先父留下玉璽以為質當範曰術有心要害父矣次曰東吳拜見術曰父仇不能報母舅景被揚州刺史劉繇追逼甚急策老母并家小皆在曲河必被劉繇所害策欲于伯父處暫借精兵數千救應恐伯父不信今將先父留下玉璽權為質當不知伯父肯賜否術聞玉璽取而視之曰吾非要汝玉璽權留在此我借兵二千馬百餘疋與汝平定之後速遣回還汝取微小難掌大權吾表汝為折衝校尉除寇將軍領兵便行策拜謝領朱治呂範權將程普黃蓋韓當前至歷陽路逢周瑜字公瑾見策下馬與策共訴衷情瑜曰願施犬馬之勞共圖大業策曰吾得公瑾大事濟矣便令朱治呂範相見瑜謂策曰將軍欲成大事會聞江東二張乎彭城張昭字子布博覽群書善書隸字

蔣欽周泰投降孫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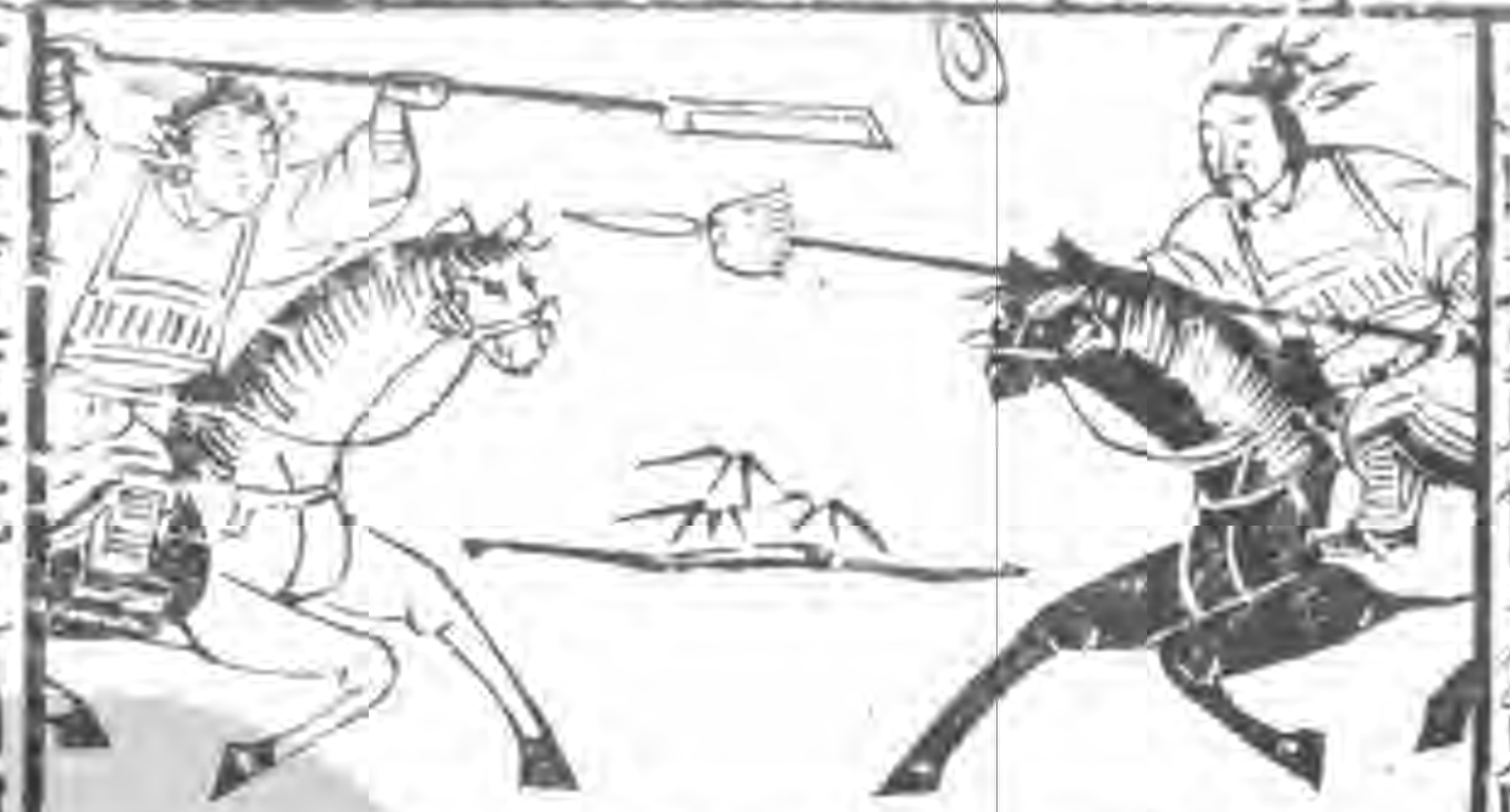


時有太史慈去解北海之圍特來見劉繇曰聽得孫策兵到頭作先鋒孫曰留在君左右太史慈不喜而退張英來到牛渚搬運糧十萬于即閣策引兵到張英出馬與策將黃蓋戰不數合忽有人報寨中放火英急退到深山谷而逃英策後放火者乃二員大將引四千人馬來見孫策也問姓名一將乃九江壽春人姓蔣名欽字公奕又一將九江下蔡人姓周名泰字和年皆言為

遭世亂聚眾于楊子江劫掠聞知孫策招賢納士特來相投策大喜用為行軍校尉盡得牛渚即閣糧食軍器進兵神亭嶺張英拜見劉繇上怒歎斬張英却得薛禮并融勸免屯兵林陵城劉繇于神亭嶺南下寨孫策在嶺北下寨策問土人曰久聞嶺上有光武廟今還在否鄉人曰廟宇傾頽無人祭祀策曰吾夜夢光武相見當往祭之張昭諫曰不可領南便是劉繇寨倘有伏兵將如之何策曰天神助祐吾何惧哉遂披掛提鎗上馬程普黃蓋韓當將欽周泰共三十騎跟策到廟策禱曰東駐江東之業重修廟宇四時祭祀拜畢上馬回顧

諸將曰吾去看劉繇之寨衆將阻當不住村林中伏路軍飛報劉繇得知繇曰此是孫策誘敵之計不可追之太史慈曰今不擒策更待何時大叫有膽氣者跟我去諸將皆不動

孫策大戰太史慈



惟一小將曰太史慈有猛將也吾可助之衆將皆笑孫策看寨半晌正回嶺北只聽嶺上大叫孫策休走策回頭視之見兩騎飛下嶺來策將後二十騎一字擺開橫鎗立馬于嶺下待之太史慈到大叫曰那個是孫策也曰你是何人慈曰吾乃東萊太史慈也特來捉你策笑曰捉我便是你既兩人來吾併力捉你非英雄也慈驟馬挺鎗直取孫策也亦挺鎗來迎約鬪五十餘合不分勝負太史慈見孫策鎗法無半點滲漏遂詐敗引入深山不入舊路上嶺轉過山後策乘勢趕來慈回頭喝曰你說誰丈夫和你併時你死我活策叱曰走的不是男子二將又鬪三十合慈心中暗忖這厮有十二員名將便活捉了他亦被奪去再詐敗引一程並無尋處策叫曰你却又走趕到一平川之地慈回馬又戰五十餘合二人夾鎗下馬來馬不知何處走了二將撒了鎗揪住斯打慈三十歲策二十一歲兩個戰袍扯得粉碎策手快掣出慈佩劍慈却取了策頭上兜鍪策把劍砍慈慈將盔遮擋忽然山後劉繇引兵接應慈揪策不放手策正慌之間却得程普周瑜等十餘騎到兩邊撞殺慈策放手各尋乃馬混殺將近黃昏風雨驟至兩下各自收兵回寨

孫策引兵劫劉繇寨



○孫策大戰嚴白虎
次日孫策把鎗挑太史慈劍於陣前令衆軍大叫曰右不是走得快砍了你頭劉繇却把孫策盔挑於陣前亦令軍士叫曰孫策頭已砍在此太史慈出馬要與策交輸嚴策欲當先程普諫曰不須主公勞力某自擒之遂拍馬出陣與太史慈戰十餘合劉繇鳴金收軍太史慈曰我正欲擒此賊何故收兵繇曰吾聞周瑜襲取曲河又聞陳武去接應周瑜吾知基業已失不可久留還往秣陵會薛禮若融入馬接應而下收兵張昭謂孫策曰周公瑾已取曲河彼軍無戰心今夜正好劫寨孫策依計而行是夜劫寨劉繇兵敗四散太史慈引十數騎往涇縣劉繇投秣陵而去孫策又得大將陳武拜為校尉令掛先鋒印先攻薛禮斬首五百餘級禮閉城不出策正欲攻城忽報劉繇會合羊融去取牛渚策自引兵戰劉繇上即將于糜出馬與策閉不數合被策掀過馬來撥馬回陣樊能見捉去于糜挺鎗來趕策回頭見能大喝一聲如雷

驚死樊能于馬下策到寨撤下于糜已死衆呼策為小霸王劉繇羊融大敗去程劉表後在山中劫掠被鄉民所殺孫策選兵秣陵招諭投降被城上張英暗箭射中左眼落馬

孫策以禮釋太史慈



救回寨接箭治療東曰可令傳語中筋身死軍中寒哀援寨而起張英必定來追暗伏奇兵必擒薛禮衆將依計而行薛禮聽知與張英陳橫殺出城來策于寨後引伏兵突出叫曰孫郎在此衆大驚盡棄鎗刀拜伏于地策令休殺一人張英正走被陳武弼死陳橫被將欽射死薛禮死于亂軍中一路悉平策進兵涇縣與周瑜定計捉太史慈瑜令三面攻擊只留東門放走離縣三條路各伏兵五十里守之若慈殺到人困馬乏必能擒矣原來太史慈所招精壯兵三千大半是山民間策兵至措手不及慈領兵沖出被箭射即當夜陳武引兵上城放起火來慈見火起急提鎗上馬走出背後策引兵趕來將近五十餘里慈人困馬乏被策伏兵並出將絆馬索絆倒解慈赴大寨策知解到出寨賜退武士自釋其縛脫自穿縲絏以衣之謂入寨中慈曰敗將請誅策曰我知將軍真大丈夫別處草不能用人致有此敗加以禮待邀之上坐置酒以待策曰今日相處勿憂不如意也願求進取之術慈曰敗兵之將不足與論策曰昔曰曰信求謀于廣武君策今願決于仁者公何辭焉慈曰劉君新破士卒離心尚若分敢即難復聚自往投服恐不合尊意策跪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勞煩公去慈

嚴白虎令嚴與出戰



進諶不辭而去諸將皆曰慈此去必不至矣東曰子義慈字也乃青州名士信義人也必不自我衆皆未信次日慈引二千餘衆來見策衆將服之策大喜自此聚數萬之衆于江東降者无救江東之民呼策為孫郎初聞兵至官民棄城而走策入城軍士並無一人敢擄掠雞犬等物民心大悅爭賣牛酒到寨當策以金帛即敬所有如縣軍士願從軍者並除門戶不願為軍者給與銀米令歸家生理江南之民聞策仁政盡皆仰慕東迎母叔諸弟居于曲河之弟孫權周泰守宜城策領兵取吳郡持有嚴白虎自稱東吳德王之姪太把守烏程王晟守嘉興聞策兵至令弟嚴輿出戰策欲自出對陣張紘諫曰夫主將乃美謀之所自出而三軍之所繫命也不宜輕出自敵小寇願主公重天授之資副四海之望策曰先生之言成如金石便令韓當將欽陳武出敵嚴輿大敗退走入城策分兵水陸並進圍困吳城三日策引衆將到圍門外招諭城上一將一手扳定護梁一手拍城下大罵被太史慈拈弓搭箭射中那將左手卸城外有人如此神箭由虎大驚遂議求和次日令嚴輿出城來見孫策說求和事策請入帳中飲酒東問曰汝兄求和欲何如也輿曰欲與將軍平分江東策怒斬嚴輿

董襲殺白虎降孫策



白虎料敵不過棄城走餘杭劫掠民間凌操同子凌統殺敗白虎走會稽董襲生擒王嚴
太史慈攻打烏程首先上城射死鄒太數州皆平凌操凌統來接孫策已見操威儀出眾
同兵渡江白虎聚兵于西津渡口與程普交戰白虎敗走會稽程普趕
到會稽太守王朗聞策兵至欲救白虎都吏虞翻字仲翔諫曰孫策
用仁義之兵白虎乃暴虐之賊可捉白虎去獻孫策以順天命朗不
聽虞翻見朗不聽其諫乃長嘆而出朗與白虎陳兵于山陰周瑜令
程普領蓋大破白虎于山陰朗敗走投海隅白虎敗走餘杭董襲字
元代引兵路傍來接白虎白虎大喜是夜飲酒被襲殺死提首級來
投孫策也大喜加襲為司馬東路皆平以叔孫靜守之令朱治為東
都太守收兵回江東人報周泰與孫權守宜城夜聞山賊竊發周泰
抱權上馬殺賊無數身被數鎗命在須臾策大驚董襲曰其當與海
寇相持身被數鎗得會稽郡吏符一醫士來治半月即痊策令張昭
作書請虞翻見策封為公曹令引醫官華陀來醫周泰瘡口一月而
愈策大喜進兵盡除山賊江南皆平策令部將分守隘口寫表中朝結好曹操使人致書
詎家術取玉爾術暗有標帶之心面書推托不還聚眾商議曰孫策借兵起事公盡得江

孫使賚金帛獻呂布



東甲兵十萬吾欲併吞何如長史楊大將曰孫策據長江之險兵精糧足未可圖也術曰
吾恨劉備無故起兵伐我七欲報之楊大將曰若擒劉備其獻一討可行術問其計若何
楊大將曰今刻備屯于小沛雖然易取亦古呂布虎踞徐州前次討他
糧米未與今可先付糧米金帛以利結其心使他按兵不動則備可
擒矣然後擒呂布則易也術從其計便令司馬韓德寫書到徐州見
呂布上折書看云
自董卓亂漢代傾危將軍有擎天之柱策蓋世之功動今涿
郡刻備面施詭佞心懷不仁今早晚與兵臨之將軍切勿救援前
日所許軍糧因軍空乏未及於數謹進軍糧二十萬斛鎧甲三百
副黃金酒器西蜀異錦聊表寸心幸勿照察
呂布好利之徒得物大喜重待韓德也四見術上命紀靈為將雷薄
陳蘭為先鋒起兵十萬殺奔小沛來幸德聞知張飛欲出戰孫乾曰
量沛縣小可之地糧糧兵少如何敵得表術十萬之衆終告為空書往徐州求救可也如
其不來可棄小沛去投曹操張飛曰吾不惧人不可走幸德曰孫乾之言是也差人送書

此布云

大家將軍垂公備於小沛容身實荷雲天之庇今表術與兵以取私仇遺紀靈引兵到

縣亡在旦夕非將軍莫能救也乞與一旅之師以解倒懸之急得

蒙全生幸莫大焉

呂布看書曰兩處皆奉書到一邊休救一邊來救吾無奈何陳宮曰劉備人傑也今雖受困久必成患切莫救之布曰表術若併了劉備比連泰山諸將吾亦在術面中不可不救也遂點兵起程紀靈引兵已到東南下寨玄德五千人馬關張便欲出戰玄德阻之入報呂布領兵西南下寨紀靈聞知致書于呂布云

表聞大丈夫之志心無二意昔曰周勃赴鼎鑊之烹絕信就楚軍之戮前者溫侯既受表氏之物今復納劉備之佞言非英雄之所為也若蒙早斬劉備永為唇齒之援共面王霸之業願賜一決去

沈羊氏

呂布觀玄德求救書



呂布看畢與高順曰吾有一計使表術不怪于吾教劉備不怨于我令人發書去請紀靈

呂布轅門射戟解和



薄安首言我乎遂與關張回到布寨布曰吾今解汝之危汝他日得志不可相忘玄德頓首稱謝坐於布側關張帶劍立于後忽報紀靈到玄德驚歎避之布曰吾特請二公和議

慎勿生疑紀靈下馬入見玄德上坐抽身使回呂布向前扯住靈曰將軍欲殺紀靈歎斬大耳兒即早賜一言以決心疑布笑曰玄德乃布弟也弟被將軍所困故來救之靈驚曰若如此必殺靈也布曰非也吾平生不好合閑怕如解開吾有一法從天所決請靈入帳商議布居中坐紀靈在左玄德在右飲酒至數巡布曰你二家俱看我面各自休兵紀靈曰吾奉主命提兵捉備如何罷得張飛拔劍怒曰吾兵雖少視汝輩如兒戲耳關羽勸曰且看溫侯如何發落布怒提戟在手玄德紀靈都皆失色布曰我勸你二家不要斯殺盡在天命令小校將畫戟插于轅門之下布拈弓搭箭顧紀靈玄德曰轅門離中軍帳約有一百三十步吾箭射中畫戟小枝二家各自罷兵如射不中兩家回寨斯殺若不遵吾言者併刀殺之紀靈應諾

地只顧射中小枝布捲起短袖撩前射去正中畫戟小枝將士俱齊聲喝采后入詩曰昔日將軍解開時全憑射戟釋雄師轅門深處如開月一點寒星中小枝

紀靈呈書見面表術



又詩讚溫侯曰

呂布當年解備危 眾軍誰敢效公威 早知大耳全無信 悔向轅門射戟枝

又詩讚玄德曰

孝勇百步喜穿楊

休說當年有紀綱

射戟慢言誇呂布

還是天助漢中王

又詩讚曰

溫侯神射世間稀

曾向轅門獨解危

當日果然欺后拜

魏猿直欲勝由基

虎筋弦响弓開處

雕羽翎飛箭到時

豹子尾搖穿画戟

堆兵十萬脫征衣

呂布見中小枝垂芳執紀靈玄德手曰此天不歆二家相開今日盡醉明日各自罷兵紀靈曰將軍之言不敢不聽恐主不信布曰吾發書與你回報紀靈求書先回布與玄德曰非吾之計賢弟危矣玄德拜謝同關張回寨紀靈呈呂布書見袁術曰怒曰呂布受我厚礼友向劉備以射戟為名戲弄于吾必親征呂布劉備紀靈曰主公不可造次呂布世之英雄兼有徐州之地又與劉備首尾相連不易圖也靈聞呂布有一女正公有一子可令人求親于布也女在此必殺劉備此乃疎不問親之計術從其計遣婦

陳宮勸布許術親事



胤為媒賚礼物見呂布求親欲結秦晉見之好布曰尚容商議送胤居館驛布入見其妻嚴氏言術求親事嚴氏曰吾聞萊術久鎮淮南錢糧無數欲為天子則吾女有国后之望不知他有幾子布曰止有此子嚴氏曰可使許之緩不為后吾徐州無憂矣布意遂决請韓胤筵席許以親事次日陳宮往驛見胤曰誰獻此計教公為媒意在取刃備之首胤驚跪于地曰望先生容恕當扶起曰吾亦有心久矣奈温侯不從吾言入見温侯便教送女出城就親胤謝曰感承厚意當入見布曰聞主公親事若諧徐州可保永遠之基策不知擇何日布曰未擇當曰今天下通相征伐主公威鎮四海與公路結親諸侯嫉妬者多不可擇曰恐半路伏兵劫去如之奈可趁諸侯未知便送女去如到壽春公路必自擇曰成親布依言言入告嚴氏曰便可送去布以金帛謝韓胤安排粧飾令宋憲魏續同胤送女前去鼓樂喧天送出城外有沛令陳珪即陳元龍之父在家養老聞鼓樂声遂問其故珪曰此疎不問親之計必害玄德即入

見布曰聞將軍病至特來弔喪布驚曰何故出此言也珪曰前者表公路以金帛送公令殺玄德公射戟解之術來求親故公女為盾便來取玄德首級求借錢粮或求協助早晚

呂布起兵圍困玄德



造反公乃反賊親屬豈不自取滅亡乎布驚曰陳宮俱我急喚張遼趕取女回大罵陳宮
你害我受萬代罵名宮默然而退陳瑋曰且監住韓胤在此令人虛答表術粧資乘完上
畢擇日送來然後差愚男陳登為使解韓胤赴許都操必大喜布曰
容我熟思之數日未決人報劉玄德在小沛招軍買馬布曰此本分
事也宋憲魏續面見布曰某二人在山東買得好馬三百餘疋回至
沛縣被張飛扮作強寇劫去一半布大怒起兵來捉張飛

○曹操與呂征張綉

玄德引兵迎布曰兄長何故起兵布曰吾射戟救你大難你却令車
飛奪去吾馬一百五十餘疋玄德曰弟因缺馬使人收買安敢奪兄
馬足張飛出馬叫曰我奪你馬你便惱了你奪我哥上的徐州便
不說布怒與飛大戰一百餘合不分勝負玄德見布軍圍住恐
有疎失鳴金收軍呂布分兵四面圍城玄德問飛曰何處飛曰都
寄各處寺院玄德令人出城送還馬及布款曰玄德曰今不殺劉
備又後必殺將軍不可罷兵圍城甚急玄德見布不允與糜竺孫乾商議孫乾曰曹操所
恨者呂布也不如棄城投操借兵破布此為上策玄德令飛在前雲長在後玄德居中保

玄德敗軍見曹操



護老小是夜三更開西門出戰望北門而走張飛殺退宋憲魏續張遼殺退關公敵住布
收兵回徐州令高順守小沛玄德奔許都令孫乾見曹操訴其根由操曰玄德吾弟也可
請入城次日玄德留張在城外領孫乾糜竺入見操以上賓待
之玄德告知前事操曰布乃無義之徒吾與貧弟併力誅之玄德拜
謝操設宴相待至晚送出行營操曰府前或告曰劉備世之英雄今
不早而後必為患操不答或出操問郭嘉曰有或勸我殺劉備何如
嘉曰不可主公起義兵為百姓除暴以招俊傑尤恐不至矣備有英
雄之名以窮來歸而又害之是欲絕昏也如此則智士自疑回心擇
主誰與定天下乎以一人之患而阻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
也操喜曰君言正合孤意次日奏帝詔備領徐州牧權且諫操曰吾
觀劉備雄才更又得民心終不為人之下宜早而之操曰方今用英
雄之時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此郭奉孝與吾相同也豈曰主公王
佐之才其等皆不及也操請玄德與兵三千糧一萬斛便往豫州之

仕兵屯小沛招集流散之兵至豫州却說軍士報知曹操張濟自關中引兵攻南陽郡被
箭射死濟兄之子張綉引賊軍用黃綉為謀士結連劉表屯兵於宛城操大怒起兵討之

樂宴飲氏鄒與操曹



又恐玄德被呂布來攻必患許都荀彧曰呂布無智之士見利必喜可差使命加官賜賞其心必安又與劉備解和布必大喜不思遠而美操從之便點兵十五萬分作三隊夏集博先行建安二年五月操兵至渭水下寨賞勸綉曰操兵勢大不可與敵不如舉眾投降可免軍民之難綉從之使賈詡見操也問賈詡曰對答如流操甚喜之欲用為謀士詡曰某昔從李傕得罪於天下今伴張綉言聽計從未敢棄也操曰義士也詡引綉見操也待甚厚操入宛城屯住餘軍分屯城外聯絡十餘里一住數日綉每日宴請操至夜操醉入寢室回視左右曰此城中有歌妓否時有操兄子曹安民常從操管衣食內事安知操意密曰廷見館舍傍有一婦人生得美麗乃張濟之妻鄒氏也操令安民帶見果是美麗操曰夫人識我否鄒氏曰久聞丞相大名今日幸得瞻拜操曰吾特為汝故唯張綉之降若不如此必滅全家鄒氏拜謝曰實感再生之德操笑曰今日得見夫人乃天幸也今宵願同枕席隨吾還都以夫人為正室鄒氏拜謝是夜同宿于帳中鄒氏曰城中又住人知該論操令曹安民帳外安歇提調親軍二百餘人把守非呼喚不許輒入通者斬首因此內外不通操與鄒氏朝歡暮樂不思歸

門寨死射箭被肅典



期綉知怒曰吾以操行仁義之兵今作此事厚善之甚也便請曹勳商議詡曰此事不可泄机米曰待操陞帳如此行計次日操陞帳張綉告曰某兵新降逃去者多乞屯中軍操許之綉乃屯中軍於道地分為四寨操據帳前有典常在傍綉部將名胡卓見日行七百里背負五百斤刀與人也見綉不樂問其故綉實告之卓見曰此事極易主公可備席請典常飲酒灌醉典常我雜在他數內先盜肅雙戟則此人無用綉大喜依計而行佳備甲兵弓箭直入大寨是夜操與鄒氏飲酒忽聞大寨喧嚷操使人打探回報綉軍巡夜操乃不疑時近二更帳前忽報後寨發喊糧草車上火起操叫典常也醉倒帳中跳起床來尋雙戟不見敵軍已到典常奪刀身無片甲砍殺二三十人肅身被刺數十傷大叫死戰刀已砍缺不堪用華刀双手揪住兩個軍人擊死八九人賊箭如雨典常金瘡迸裂血流滿地而死半晌無人敢從寨門而入史詩讚曰

曹操當得典常在帳則急上大宛馬馳出得后寨只有曹安民步隨走到渭水

守護中軍帳 英雄獨典常 聞風皆胆裂 望影總魂飛
猿臂提双戟 彪軀掛鐵衣 寨門鏖戰死 千古顯神威

曹操大敗洧水河邊



河邊操右臂中箭馬亦中三箭秀趕殺安民於馬下操驍馬衝波過河後人有詩嘆與曰
鐵戟双提八十斤 威風凜凜鎮乾坤 欲將英雄從頭數 惟說當年有典君

史官有詩嘆
絕影馬曰

孟德奸雄世莫同
喊聲大震三更急
荀彧逃亡隨野渡
駿騎激水奔波過

南陽張秀逞英雄
烈焰爭飛滿寨紅
曹公絕影浪飄蓬
堤畔仍存舊馬踪

操騎絕影馬上岸其馬被箭射中眼而死長子曹昂以馬與操騎昂
被亂箭射死人馬填滿洧水河操走脫至青州衆軍下鄉劫掠人民
平虜校尉于禁引兵勦殺安民居青州兵走回路迎操泣拜曰于
禁造反趕殺本部軍馬操大驚后面夏侯惇許褚樂進李典都到操
言于禁造反統兵迎之于禁知之令軍士射住陣脚安營軍士曰丞
相已到急去分辦禁曰分辦事小退賊去告未遲張秀兩路兵追至
于禁殺退張秀曹操揮衆擊之秀兵大敗投劉表去了于禁收兵入
見曹操訴說青州兵劫掠良民某故殺之操曰不告吾下寨何也禁以前言告之操曰洧
水之難吾甚狼狽于禁在亂軍中能整兵討賊古之名將何以加之賜于禁金甲一副封

呈則賞詔封贈呂布



為壽亭侯書員復侯傳曰兵不嚴之罪遂令班師回許都乃此衆將曰吾折長子愛姓痛悼
與常勝如親子衆將亦悲哀不已却說操令王則賈詡至徐州布迎入拜畢封布為平東

將軍特出曹操移書言國家無好曰銀姑取家藏好金以鑄印國家
無好紫綬自取所佩者以表寸心望將軍與劉備和同共滅袁術以
見忠誠帝見書大喜重待來使使使袁術又遣使命見布曰袁主早
晚即皇帝位立東宮太子催取令受命布曰早到汴南布怒曰反賊
焉敢如此即斬來使遣陳登賈謝表解備德同王則赴許都見操
本意即斬備亂于市曹陳登密見操曰布豺狼也勇而無謀宜早
面之操曰吾固知布如此汝當與吾謀之封登為廣陵太守囑登以
為內應登回徐州見布已聞之登訴知根由布怒拔劍曰不與吾求
徐州牧汝父教我協助曹操絕婚棄術汝父子俱各有封吾被汝父
子所賣耳欲斬之登笑曰將軍何其不明也吾見曹公把將軍說譬
喻赤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矣操笑曰吾待溫侯譬如養鷹與
下狐兔未嘗不先飽也則飛去江東孫策冀州袁紹壽春袁術荊州劉表益州劉璋漢中

張魯耳布葉劍曰曹公知我意也

袁術調兵下徐州



○袁術七路下徐州

袁術與眾將曰吾聞漢高祖乃泗上一亭長創四百年天下今劉氏微弱吾家四世五公百姓咸服應天順人吾欲即皇帝位有何不可眾莫敢對主簿關眾諫曰不可昔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明公未若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此事決不可行術曰天賜玉璽若不為君是皆天道也吾意已決臣下多言者斬遂建号仲氏乘九鳳輦祀南比郊立馮方之女為皇后後宮美麗者數百人衣服金帛錦綉器用皆是金玉自號成帝立子為東宮因知呂布將歸許都許都被擢斬訖布受平東將軍術怒遂拜張勳為將統兵二十餘萬分七路攻徐州命兗州刺史金尚為大尉官運七路錢糧尚不從術殺之以紀勳為七路都救應使術自引李豐樂就梁綱領二萬人馬為後接應七路之兵令張勳一軍從大路逕取徐州喬雉一軍取沛城陳紀一軍取沂都曹暹一軍取鄆城陳蘭一軍取碭石龍遶一軍取下邳楊奉一軍取浚山七路兵日行五十里於路劫掠布知七路兵來召陳珪父子商議陳珪曰徐州之禍乃陳珪父子首求爵祿移禍於將軍也可斬二人袁術自退布怒令麾下陳珪

陳登書達知韓



父子珪笑曰吾觀七路軍馬如七堆腐草耳何足介意我兵雖少四面分兵應之無不勝也布曰汝等將欲逃走也珪曰父子家屬皆在將軍掌中將軍若用老夫之言徐州可保無事矣袁術無謀不明故舊却用韓暹楊奉為羽翼反取禍矣此二人乃漢臣因懼曹操暫依袁術必輕之乞請尺書結連內應自致言如備使為外合徐州可保袁術亦可擒也布喜曰汝帶書親至韓暹楊奉處交發表上許都致書與玄德使為外應陳登至下邳見韓暹問曰汝是徐州之人來此何幹登笑曰其大漢卿相何得為呂布之人也久聞將軍保駕有蓋世之功身無罪過乃為清白之士今依袁術壁身捨明珠而就泥丸棄良玉而抱頑石不忠不義之名歸於萬代其竊為將軍耻之暹嘆曰吾欲歸漢恨無門路耳登取出布書付與暹看曰

布聞一將軍同扶大駕曾立萬世之功奈何偶因一時之間以致失身于闕外近依袁術使伐徐州不知布有何罪以觸將軍若能革故鼎新去邪從正其誅逆黨同扶漢室芳名不朽豈不美哉專望回音伏希照察韓暹曰吾願揚奉而路殺兵今術但看火起為號暹侯以兵應之登拜遲遲而見呂布報知

呂布大敗袁術人馬



布大喜分兵五路令高順引兵進小沛敵奮從陳宮引兵進沂都敵陳紀張遼城關引兵
出關敵雷薄宋憲魏續引兵出碭石敵陳蘭呂布自引兵出大路敵張勳是夜山上望
見周圍火起張勳兵自亂呂布乘勢趕殺正遇紀靈救兵到却被
羅漢左右殺出紀靈大敗而走呂布追殺山背後又遇袁術自引
兵到大罵呂布殺父逆賊皆主家奴布大怒挺戟來刺袁術急引
中隊後隊而走三軍大亂布軍搶奪衣甲馬足無數袁術引敗兵走
不幾里却遇關羽攔住去路大叫及賊休走袁術急走關羽趕來却
得紀靈兵到敵住退保袁術引敗兵回淮南呂布得勝還暹奉回徐
州設宴款待布保韓暹為沂都牧楊奉為瑯琊牧各謝而歸雲長辭
去布與陳珪商議欲留眾軍在徐州珪曰不可使韓楊據山東不久
城廓屬韓軍布重賞三軍送暹奉權為西處屯札登問父曰為何不
留暹奉在此珪曰若留暹奉在此必協助呂布又添牙爪也

曹操會兵擊袁術

袁術敗回淮南遣人往江東借兵報仇使到江東見東伯怒曰借稱帝號肯及朝廷賴吾
玉爾非义人也吾欲加兵問罪豈肯及助逆賊乎使命帶回書見袁術怒曰吾先起兵

玄德獻首與曹操



伐長史楊大將苦諫方止孫策發書後便撥兵守江口忽曹操使至拜策為合稽太守
令起兵攻袁術張昭諫曰術雖新敗兵將尚多糧草足備進兵不利禍及江東不如上書
與常立祠祭之封其子典滿為中郎將忽報孫策遣使進貢獻上禮
物操親書意遂要南征聽知袁術乏糧劫掠陳地操令曹仁守許都
起兵二十萬會合孫策呂布劉備時建安二年秋九月到豫州界上
玄德接見曹操獻韓暹楊奉首級告操曰呂布令二人權官沂都瑯
琊二縣近縱軍士搶掠人民无所不為因此設計作宴詐請謀事令
關張各殺一人盡收其兵特來請罪操曰為國家除害遂賞玄德合
兵到徐州界呂布出迎操用美言撫慰封布為左將軍呂布軍在左
玄德軍在右操自居中令夏侯惇于禁為先鋒袁術知操兵到即令
大將喬蕤引兵五萬與夏侯惇戰不三合被惇搦死術兵敗回孫策
發船於江邊攻西面呂布攻東面劫備攻南面曹操攻北面袁術心
慌聚眾商議楊大將曰目今連年水旱軍皆缺食必擾於民難以迎敵不如留軍馬在壽
春休戰待彼軍糧足必然生變暫統御林軍渡淮避勢術從其言留李豐樂就梁剛陳紀

春休戰待彼軍糧足必然生變暫統御林軍渡淮避勢術從其言留李豐樂就梁剛陳紀

曹操斬王厘安眾軍



四人各封重收分兵十萬堅守壽春術收拾庫內金玉寶貝上車約二十萬人過淮操兵三十萬日費糧食浩大諸郡荒旱屋宇盡皆拆毀軍人擄掠李豐等閉城不出操兵月餘

糧尺致書問孫策借糧策應付十萬斛中布玄德使人運糧不敷支散操管糧官王厘稟操曰兵多糧少當如之何操曰可將小斛散之權救一時之急厘曰倘軍怨恨若何操曰吾自有方畧操使人各寨聽之眾軍曰丞相太欺眾也操密詔王厘入曰吾欲問汝借一物以壓眾心汝妻小吾自養之汝勿憂慮欲斬汝示眾厘曰厘實無罪操曰吾亦知汝无罪汝若不死三十萬人心皆變矣喝刀手推出斬之懸頭曉示曰故行小斛竊盜官糧謹按軍法瞞過三十萬人盡皆死然操見眾盡下令曰二日不奪城者皆斬操自到城下看眾軍搬土運石填濠塞塹而過忽見兩員大將見城上矢石如雨走回操掣劍斬于城下操自下馬接土填坑大小將士盡皆向前城上看見並皆失色是夜爭先上城者無數縱兵入城沾捉李豐陳紀梁綱樂就見

段煨獻惟記頭與操



以為疑兵使劉表不敢妄動吾自復征張秀以絕其根操令呂布玄德結為昆仲互相救應切勿相侵令布先去操密與玄德曰吾令汝屯兵沛城是掘坑待虎也汝但與陳珪共謀若有音至便來接應各辭而別豫田許都人根段煨殺李催伍習殺郭紀解首級前來段煨將李催三族老小三百餘口俱活解來操令分各門處斬將催紀并老小首級號令民皆歡悅二賊已滅操請天子會集文武作太平宴封段煨為蕩寇將軍任習為殄虜將軍引兵鎮守長安二人謝恩而去建安三年四月操奏張繡侵掠州郡起兵伐之天子送操出師荀彧守許都操兵行見路邊麥已蒼黃民欲為食聞大兵至盡皆逃走操曰奉天子明詔與民除害方今麥熟此去大小將校凡遇麥田但有踐踏麥者斬首懸自槍擄人家財物者誅戮各宜遵守先使人於路告報居民勿得驚疑因此百姓稱揚盛德凡軍經過麥地盡皆下馬以手扶麥而過操

正行之間麥中驚起一鳩馬眼生跑入麥田踐倒麥餘操即令行軍主簿操議自己踐麥之罪主簿曰丞相之令誰敢不從操曰吾自制令犯之何以伏眾擊所佩劍欲自刎中

操領兵攻打張綉城



急救之郭嘉曰古者春秋之義法不加于尊丞相總禁諸將豈可自殘害也操曰既春秋有法不加於尊之義吾暫記過以劔割髮葬于地曰割髮種當吾頭耳萬軍悚然靜軒先

注詩曰

詩 十萬雄兵十萬心 一人號令眾難禁 拔刀割髮權為首 友見曹瞞詐術深

張綉知操兵未發書報知劉表即令賈詡守南陽自引雷敘張先與許褚戰不三合張先被許褚斬之綉兵敗入南陽堅閉不出操令圍城攻打城上矢石如雨操令兵運土填濠又用土布袋并柴薪草把堆集城邊作梯堯又立雲梯窺望操騎馬自來遠城觀看二三日傳令軍士抄西門北角上堆堞土袋柴草將士會集上城賈詡與綉曰其已知曹操之意可將計就計令操自棄兵而走

賈詡談兵決勝負

張綉曰何以知之詡曰某在城上見操自造城三匝見東南角上有二色新舊不特之屋鹿角多年朽爛意在此處容易入城却虛去西北角上堆積新堞詐為警防重圍擊我城中之兵去守西北角今夜必乘月黑扒到東南角而進日間盡搃百姓

張綉殺敗曹操人馬



穿重木虛守西門令精壯之兵各飽食輕衣盡伏東南屋內夜間只令西北門上百姓吶喊任他扒城一吉炮响伏兵齊出雖一人可當百人此可破操矣綉依計而行曹操令精銳之兵都存帳後準備鐵鑿扒城器具日間只令軍攻城西北角城外城內吶喊不止操等至二更乘開引精兵來東南角上扒過濠去砍倒鹿角軍人一齊扒到城上城內亦無動靜只聽得西北角喊聲大震東南缺內火把齊明操兵殺入兩廡下伏兵齊起操兵急退背

後張綉殺來操兵大敗城外壕內屍骸填滿殺到五更操兵已走十數里綉令賈詡發書令劉表起兵斷絕後路表欲起兵人報孫策屯兵湖口因此未敢動兵蒯良曰策屯兵湖口乃操故借疑兵計也今操新敗若不乘勢勦滅後必為患主公急起兵擊之操可破矣表令黃祖堅守隘口絕操後路一面會合張綉七知表動兵即同賈詡引兵趕殺曹操退到清水河馬上大哭眾將請問其故操曰吾思去年此處折了典韋曹昂安民等眾亦下淚操令就此牲設祭典韋曹昂安民又祭絕影馬奈哭聲不絕忽荀彧差人報劉表助張綉兵屯安眾以絕歸路操答荀彧曰賊來追我雖自行數里吾兵於到安眾破綉必矣君等勿憂操到會眾劉表兵守

孫見書馳使遣或荷



險要張綉兵隨後趕未操令兵黑夜斃關險道暗行重地盡伏其兵天色正明表綉二兵會合見操兵少俱入險路擊之操伏兵殺出大勝得脫安眾界口綉見表曰何其中操奸

計各收敗兵辭別而去荀彧探知表術起兵犯許都發書報操曰
近人自冀州報說田豐謂表曰今將軍兵精糧足丞相南征未
回宜早乘虛以襲許都奉迎天子號令海內此為上策今不乘機
破之終被他擒雖悔無益也

表張綉亦辭之疾不足慮也乞早班師勿悞大事
操得書越益回程人報張綉與兵追趕賈詡曰去追必敗表曰若不
追之失此機會綉領兵萬餘趕上二十里操回兵掩殺表綉大敗而
還賈詡接至半路綉曰不用公言果有此敗詡曰整兵再追必大勝
也兵勢有變急往必利如其不勝請斬吾首綉信之表不從綉自整
敗兵再追操兵大敗盡棄鎧甲而去綉大勝回安眾宴謝賈詡綉表
問詡曰公言何其若驗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操敵手
操兵新敗必用大將斷後以防追兵追兵精銳彼兵亦精銳故知必敗操既勝之後必引
大將而去必是國內有事後軍雖勇亦非將軍之敵手故所用兵必勝也表綉服其論賈

曹操面奏封孫策



詡勸表回荆州綉守襄城以為唇齒兩將各辭而去操知後軍必敗引眾將回遇敗兵曹
操曰幸得中路遇汝南中即將李通殺退綉兵方免得擒操封李通為建功侯令安護汝
南西界以防表綉李通拜謝而去

○夏侯惇接矢吹睛

操還許都有或迎入操見天子奏將策有功封為討逆將軍贈爵曰
侯遣使賞詔去江東令策破劉表操回而荀彧問曰丞相到安眾何
以知其必勝也操曰彼絕吾歸路必用死戰吾固暗面之此孫子之
玄妙吾知必勝也荀彧拜服而出郭嘉拜見曰適表紹使人致書上
丞相出兵討公孫瓚求借兵糧操笑曰吾聞紹欲面許都令知吾扁
欲想公孫瓚文問吾求糧索兵操看書意驕傲操問郭嘉曰項羽雖
強終被漢滅惟智勝也嘉曰以嘉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兵雖
強無能為也操笑曰如公所言吾何德以堪之若此則紹可面也嘉
曰徐州吊布實心腹之大患也今紹北征公孫瓚乘紹遠去不若先
取吊布掃除東南然後面紹未為晚矣若便面紹吊布必為救援規寇許都為害不淺也
操然之當夜召荀彧入後堂將伐紹之事問之或對如郭嘉所言相同又問或曰然則紹

操然之當夜召荀彧入後堂將伐紹之事問之或對如郭嘉所言相同又問或曰然則紹

荀彧勸操東征呂布



可與兵征伐否彧曰未可呂布見在徐州常懷不仁若伐袁紹布必乘虛入寇不如以書
安袁紹之心加以顯官許其糧斛乘彼有事于公孫瓚之時先滅呂布中原十有六也然
後面紹一舉可擒也操撫掌笑曰公與奉孝之智雖陳平張良何可
比也遂征呂布荀彧曰先使劉備計會接應待其回報方可動兵次
曰操待紹使奏加紹為太尉大將軍總攝冀幽青四州軍馬密書又
云公可討公孫瓚后當應之使回報袁紹大喜進兵討公孫瓚却
說呂布在徐州宴待陳珪父子陳宮不悅密告布曰陳珪父子面諛
將軍必有謀害不可不防布叱曰汝獻謗言要害忠良不看舊日之
面立斬汝首當出嘆曰忠義之心不能明不父必受殃矣欲待棄之
又恐天下人笑問曰不悅帶領數騎于小沛地面圍獵見官道一使
至當疑之乃出圍揚問曰汝是何處使命使不能答當搜使命身上
有劉備印書捉見呂布布問未使書曰曹丞相差來沛縣下密書今
得回書不知何事宮曰其中必有可疑布拆書視之云
今奉丞相明命敢不夙夜用心奈備兵微將寡不敢妄動望丞相大兵到未願為前驅
但布乃狼虎之徒恐難收伏非小敵比也衆謀諷遠勢方能一擊備嚴兵整甲專待鈞

張飛出城與遼賊殺



命
呂布看書罵曰操賊為敢如以將使斬訖先令陳宮威霸結連泰山賊寇孫瓚尹禮呂稀
東取山東交州救那次遣高順張遼取沛城攻劉備令宋憲魏續攻
取汝穎布在中三路救應玄德聞知與衆商議孫乾曰差簡雍去告
急于曹丞相然後堅守城郭玄德自守南門孫乾守北門雲長守西
門張飛守東門糜竺以妹嫁與玄德為次妻使家童于餘守城將金
銀糧食賞重玄德以坐即舅之情故令坐同弟守中軍保護妻小高
順兵到玄德在城上曰吾與溫侯無仇何故加兵順笑曰汝結連曹
操欲害吾主幸是天敗尚敢抵飾大罵一日而止張遼分兵在西門
攻打關羽在城上曰汝一表非俗何故陷身于賊之部下張遼低首
不語雲長知此人有忠義之氣終日並無惡言關羽使人探聽西門
消息人報張飛喊罵只要出戰羽見張遼兵退與張飛斫殺遼見關
羽至拍馬而去飛欲追趕關羽急喚入城令士卒堅守飛問其故羽
笑曰張遼武藝不低吾在城上說他因此拍馬而去飛方省悟再不出戰布見攻城不下
自來搦戰玄德在城上曰非備之罪乃曹操傳天子之命以書果示不容不替再三相告

江侯惇援矢啖暗



夏侯惇殺曹性便回背後高順呂布軍馬趕來曹兵大敗夏侯淵救兄而走退去濟北下寨高順得勝引兵回擊玄德未知勝負若何

三国志傳卷之三終

布心消四只令圍城布回徐州令逢萌往淮南見袁術請罪許女以為見婦術曰若要唯信可送女未布持疑未決簡雍來見曹操告知根由操曰吾不憂袁紹但憂劉表張綉荀

攸曰表綉新敗決不動兵呂布驍勇更結連袁術縱橫肆志必有豪傑應之可往破也操令夏侯惇領兵五萬為先鋒操與眾謀士簡雍後行却說夏侯惇兵至徐州界上高順報知呂布已先令逢萌高順曹性三將同來接應高順離沛城三十里去迎曹兵玄德見高順退去知是曹兵來到遂引關張出城下三寨只留孫乾守城糜竺糜芳保家為要惇與高順戰五十餘合順敗走惇盡力趕來被曹性暗射一箭正中左目惇乃拔箭突出眼睛惇大叫曰父母精血不可棄也便納于口中啖之惇怒撥馬直取曹性一鎗刺透曹性面門死于馬下史詩讚曰

援矢去眸枯一目
雪恨平輝逆賊吞

開疆展土夏侯惇
啖睛忿怒喚雙親

忠心力把黎民救
至今名譽照乾坤

新刻原本按鑑攷訂通俗漢義人像三國志傳卷之四
呂布敗走下邳城

呂布追趕玄德入城



高順引兵擊關羽寨張飛關張出兵迎戰玄德分兵兩路救應相從背後殺來關張散玄德復回沛縣呂布趕來玄德急喚開城軍士開城見布趕來即要放箭又怕射中玄德呂布乘勢趕入城內玄德見背後火起到家不及走出西門外離布到玄德宅門糜竺迎跪于馬前曰玄德乃將軍之弟也吾聞大丈夫冤仇不廢人之妻子與將軍爭天下者曹丞相也量玄德敢與將軍敵哉昔日

轉門射戟之恩玄德朝夕思之未嘗忘也望將軍憐之布曰昔日與玄德結拜為兄弟安肯害他妻子汝可引玄德老小去徐州舊宅住賜汝劍一口但有登門者即斬糜竺即保老小往徐州安置呂布投山東兗州去留高順張遼屯小沛孫乾逃走城關張各自往山中屯扎玄德往山中逃難遇見孫乾相抱而哭玄德曰二弟不知存亡老小失陷豈當自盡矣孫乾曰不可速去汝曾操以面后計玄德听允即投許昌去絕食于村中行到一庄所一後生乃劉安出拜問之玄德言以祖宗安知同宗

尋野味不

德玄餽肉妻獻安盈



得遂殺已妻割肉與食之玄德問曰此何肉也安曰此狼肉也二人飽食天... 院取馬見殺其妻于厨下臂腿割盡玄德問知痛尖上馬邀安同去安辞母老不從玄德拜別上馬到梁城見操... 之玄德告知戰敗失散并劉安殺妻之由操知下淚即令孫乾以金百兩賜安再娶養母之本兵至濟北夏侯淵等接入寨言見枯其一曰卧病操親臨卧處視之令送回許昌調治人報呂布結連泰山群寇兵犯兗州操令曹仁引兵十萬打涪城操同玄德引兵二十萬到山東界路近蕭關泰山孫觀呂敷尹礼呂稀三萬餘兵立于陣前操令許褚迎戰四將齊戰敗退蕭關令人報知呂布即回徐州高順告急布喚陳珪守徐州布引陳登同去戰操珪與登曰昔日曹公分付東方之事盡付與汝今布特敗用力而之登曰呂布若敗回老父同糜竺守關休放布入現有脫身之計珪曰布老小在此必有心恋登進言于呂布曰徐州四面受敵操必死攻先思退計將錢糧移往下邳倘入徐州下邳有糧可救布允其言喚宋憲魏續回保老小屯下邳城將船隻運糧草布與陳登先來蕭關救援布到半路登曰容我先去探看虛實太公孫觀守寇未可托

入殺兵操關獻登陳



德布允令登先到關陳宮感霸接入登曰温侯深怪汝等不肯向前要來責罰宮曰曹操勢大未可輕敵登於關上見操兵在關下夜寫一封書拴在箭上射下關去次日登言關上无妨飛馬回見呂布曰關上孫觀等皆欲獻關布曰非公則吾中計也先令陳宮舉火為號相應登先到關報曰曹兵抄小路入關內恐徐州有失公等急回宮引兵棄關而出登就山上放火布乘勢殺來曹兵捨入關內陳宮兵與布兵自相掩殺背後曹兵又到臧霸孫觀等各自逃走呂布至天明方知是計急與陳宮回徐州叫開城門城上糜竺亂箭射下曰汝奪吾主徐州今歸還旧主矣布問陳珪何在竺曰吾已斬之布問陳宮曰陳登何在宮曰主公尚執迷而問逆賊乎布令軍中尋登不見布與宮回涪城路逢高順張遼引兵至見布曰陳登報言主公被圍令吾等急來救援宮曰此是陳登之計操兵入城布來城下大罵陳登在城樓上曰吾本漢臣安肯從汝反賊耶布欲回言聞張飛兵至今高順迎戰順敗走布敵住飛曹兵又至城關張二人相會各叙失散何處羽曰我投海州藏避聞哥七消息敬來到... 飛曰我在

曹操下城說布投降



曰五豎殺汝引兵圍營陳宮怒色曰今若投操如雞卵投石豈可得全也布怒拔劍欲殺陳宮且听下回分解

苦礪山為寇二人來曹操軍中尋見玄德哭拜于地各叙前由隨操入徐州

接見玄德言家屬無事玄德大喜陳珪父子投見曹操設宴賞勞軍士加封陳登為伏波將軍

謀兵攻下邳程昱曰布止下邳一城若逼太急奔投袁術若往投術其勢又大外當袁術內防呂布三者山東賊霸等未降宜防後患操

曰吾當山東諸路人馬淮南一路請玄德公休辭玄德曰丞相軍令安敢違也玄德令糜竺簡雍守徐州關張孫乾三將攻淮南下邳呂

布在下邳自喜錢糧足用以資于內泗水之險以拒于外陳宮曰操兵三十萬趁寨柵未定引兵殺出以逸待勞無不勝也布曰吾軍屢

敗不可輕出宮笑而出五六日操寨完操令三十餘將到城下叫呂布打話布上城以手答之操曰近聞奉先結親袁術吾故領兵至此

術有反逆大罪汝有討卓之功若肯投降共扶王室不失封侯之位

執迷不肯打破城池玉石俱焚悔之晚矣布曰丞相且退尚容思之

陳宮在布背後大罵操曰汝乃欺君之賊一箭射中操麾蓋操指宮

曰五豎殺汝引兵圍營陳宮怒色曰今若投操如雞卵投石豈可得全也布怒拔劍欲殺

布欲斬陳宮高順張遼張



○白門樓審曹操布欲斬陳宮高順張遼張

且望公甚教我拒操之策宮曰但恐主公不從布曰公之良言豈有不從宮曰操兵遠來勢不能久若主公以步騎出必為勢揚于外宮

曰操糧食盡一擊而破操此倚角之勢也布允其言歸府內與嚴氏

說知嚴氏曰昔操待宮如兒子猶捨而來今溫侯待宮不過于操而

欲委全城托妻子令溫侯遠去一旦有變豈得為溫侯之妻乎布曰

夫人之見與我相同三日不出宮入見布曰操兵大張聲勢四面圍

定若不早出必受其困布曰吾思遠去不如堅守宮曰近聞操缺糧

差人往許都去取早晚必至主公引兵出截其糧操必回兵布允其

言又入后堂告知嚴氏氏泣曰妾聞陳宮高順素不和陸將軍此去

必不同心倘有挫折將軍何地而立乎望將軍自作主張勿被宮等

所誤也言訖大哭布悶不決入告貂蟬曰願將軍以妻妾為念勿輕自出布曰與宮曰

細作言操根少詐也操多詭計未可輕動宮長嘆而出仰天告曰吾今死無葬身之地矣

許玘見袁術求救

許玘詩曰



奸雄曹操併中原 杜胤城狐棄塞垣 莫笑温侯無决断 丈夫悔聽知人言
布終日不出只與嚴氏貂蟬飲酒陳宮手下謀士許玘王楷來見布
問曰二公有何解圍之策玘曰今袁術在淮南立精糧足昔曾許
女為婚主公何不求救術兵一至内外夾攻操兵必敗布即修書命
玘楷同行令張遼却引一千兵送出隘口是夜二更送過隘口張
遼回遇關羽攔路羽有預念之心不戰遼得回城却引玘楷到壽
春拜見袁術呈上布書術曰前番殺吾使命今來求救何也玘楷被
困事由告知望明公詳納術曰前者背盟今吾不信也玘曰明公不
肯救布也若一破明公亦不免無患也術曰他肯送女到來吾當傾
國而救之玘楷辞回半夜过玄德寨却引正遇張飛交戰一合被飛
擒去玘楷走到城下却得高順接入城去張飛捉却明來見玄德細
問其由押送操寨告知求救之由操令斬却明號令各寨若走透消
息者定按軍法玄德分付二弟曰我等正當淮南要路倘有疎失王法無情日夜休要解
甲飛曰極了却明不賜重賞反相威誣玄德曰非也操統數十萬之衆不以軍律何以服

獻計與水滄城



人弟休犯之却說玘楷見布回報袁術根由布曰此事何如玘曰待明日半夜引兵送去
布令張遼侯成引兵安插小車在外親送吾兒百里布將女用甲包裹以綿纏身上馬縛
女於背上時約二更開城殺出張遼侯成在後正到玄德寨邊一聲
炮响關張攔住呂布無心戀戰只要過路玄德來迎呂布雖勇終是
一女在背氣力不加後又徐晃許褚殺來箭如雨下布見兵多只得
退入下邳城心中愁悶操圍城兩月不下忽報河內張揚出兵東市
欲救呂布被部將楊醜殺了將頭來獻醜又被陸固殺之反奔沂城
去了操與眾曰北有西涼之憂東有綉表之慮更患袁紹袁術使吾
食不甘味意欲捨布而息戰若何荀攸止曰不可其觀呂布勇而
無謀屢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為主將衰則軍無奮心雖陳宮有智
布不用之可速攻之布可擒也郭嘉曰其有一計可擒布矣荀攸曰
莫非决沂泗之水而滄之嘉曰然操大喜令五萬兵决西河之水令
諸軍皆居高原坐視水滄下邳布兵夜聽水声响報知呂布曰吾
有赤兔馬渡水如登平地吾何惧哉布因酒色取鏡照之驚曰吾自誤矣自今酒城中
但飲酒者斬侯成有馬十五疋被人盜去欲獻玄德被成赶上奪回諸將作賀釀酒五斛

侯成獻赤兔馬與操



殺猪未敢先飲侯成持酒報知呂布作賀根由布怒曰犯吾軍令理合斬首豈將哀求保
過布責成五十花背成即塞藥酒眾皆心變宋憲魏續乘視侯成泣曰非公等吾命死

矣憲曰布以妻子為重視我等如草芥耳續曰水滄城內吾等死無
地矣憲曰東門無水棄布逃之若何續曰非丈夫也何不擒布獻功
侯成曰布所恃者赤兔馬也你二人擒布獻門吾先盜馬三人商議
已定侯成夜乘馬院殺死馬夫騎馬走東門魏續放出伴作追之侯
成到操營獻馬言宋憲魏續插白旗為號准備獻城操知大喜發榜
數十張示眾令軍士射入城去榜曰
今奉明詔征討呂布如有抗拒天兵者滿門誅戮如有城內上至
將校下至軍民獻呂布賊首者重加官賞漢大將軍曹示

宋憲縛呂布見曹操



右先盜回戰魏續乘上縛倒呂布夏侯淵尚未信宋憲城上丟下戟來大開城門曹兵勇
入高順張遼在西門水圍難出陳宮在南門被徐晃捉住操令不許劫掠民財令人請玄
德關張到樓上玄德坐于操側眾刀斧手擁布見操布雖長一丈被數條麻索縛作一塊
布叫曰縛太緊必緩之容伸片言操曰縛虎不得不緊魯放寬與主簿王必曰不可呂布

虎豹也其堂在外不可寬也操曰本欲少緩主簿不容耳布見侯成
等立于側布曰吾待眾將不薄何忍反也憲曰汝聽妻言不用將計
安得為厚也操問高順曰汝有何言順不答操怒令斬之操問陳宮
曰公甚平昔有謀宮曰汝心術不正吾故棄之操曰吾心不正汝何
事呂布宮曰布雖無謀不似汝奸雄也操曰汝多智謀公竟何如宮
曰布若聽吾言決不遭擒也操笑曰今日之事當何如宮曰為臣死
忠為子死孝死自甘心操曰奈卿老母妻子如何宮曰吾聞大丈夫
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不絕人之嗣存立在明公也其出就戮以正
軍法遂下樓受刑扯之不住操有童宮之心起身送宮不回顧操
謂從者曰即送公甚老母妻赴許昌吾府中恩養怠慢者斬宮並不
答引頸受刀眾皆下淚操令具棺木盛之迁葬許都史官有詩嘆曰
丈夫何壯哉 不從金石論 空石棟梁才 輔主真堪敬

生死無二主
辭親實可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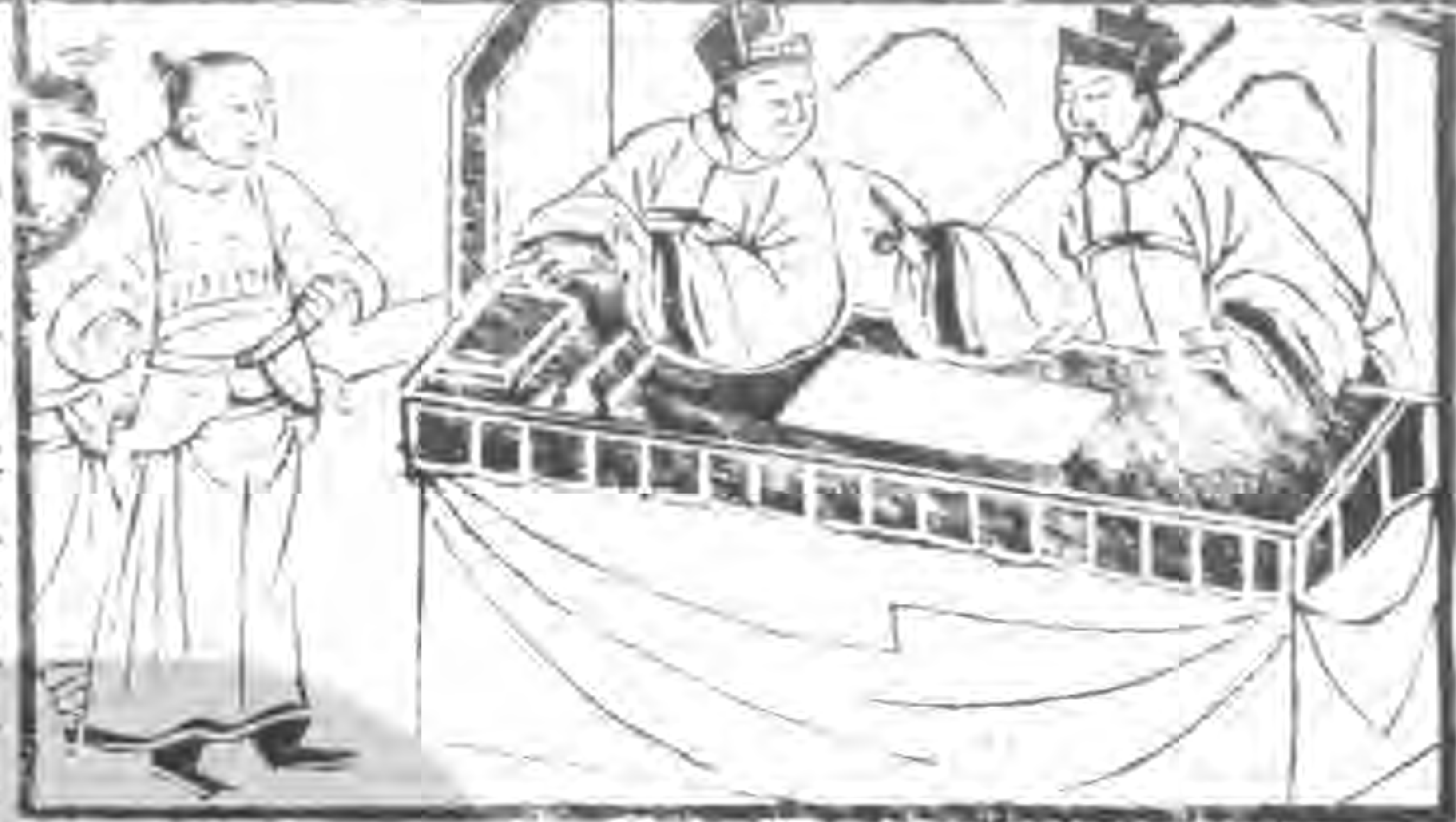
自問身喪日

誰有似公臺

又詩讚曰

輔主真堪敬

白門樓曹操斬呂布



繼死呂布時建安三年十二月軍士獻布首級操令押張遼未曰這人而孰遼曰濮陽相見如何忘了只是可惜操曰可惜何事遼曰可惜火小不燒殺你友國之賊操怒拔劍親

不辨遊魚不識龍 要誅玄德拒曹公 酒然背却蒼天意 一點忠心貫自紅
又詩讚曰 垂父忠言逢楚籍 子香刺目過夫差 扼腕令人發嘆嗟 白門樓下公墓死

後曹公養宮母妻嫁其女待之甚厚乃操之德呂布顧玄德曰公為座上客布為帳下虜不肯一言而相寬乎玄德低頭不語操令押過布來布曰明公所患不過于布也今已除天下不足憂也操顧玄德曰布欲何如玄德答曰明公不知布事于原董卓乎操點頭令牽下樓縊死布回謂玄德曰太耳兒不記轉門射戟時操大怒張遼大叫曰呂布匹夫何怕死耶操令縊死呂布然後梟首史官嘆布詩曰

夜讀三分傳 堪嗟呂奉先 皆因誅董卓 忘義殺了原 倚仗英雄氣 不從忠直言 白門身死口 猶自望哀憐 羅隱責玄德詩曰 傷人餓虎縛休寬 董卓于原血未乾 爭如留取害曹瞞

張遼引頸待誅玄德攔救曰此人赤心正可留用關羽跪救曰素知張遼忠義之士願以性命保之操擲劍于地曰吾久知張遼忠義故戲之耳操自釋縛代與穿衣曰縱汝殺吾妻子亦不記仇封遼為中郎將遼遂降操賜遼爵關內侯遣去招安臧霸也知布死引本部數百人降操臧霸又招安呂敷尹禮都未降操獨有呂稀未順操封霸為瑯琊侯呂敷等各受爵令守青州附海地界操收布兵回許昌

操引玄德見朝辭帝



曹操許田射鹿

操在下邳班師回許昌徐州百姓焚香遮道苦留玄德為徐州牧操曰此固面君後掌未遲百姓叩謝操與玄德曰待朝賀君即回徐州玄德辭操喚車騎將軍車曹守徐州仍令陳登副之玄德回朝在操府左邊居定次日操引玄德見帝拜于殿下操奏前功帝宣上殿問曰卿祖何人玄德淚下帝曰卿何悲傷玄德曰蒙聖上見問因此悲傷臣祖中山靖王之後漢景帝之玄孫先祖劉真封涿州陸城亭侯臣乃劉雄之孫劉弘之子臣有辱先祖因此下淚帝勅取宗族世譜檢看令宗正卿宣讀乃帝之皇叔帝亦淚下請玄德入后殿叙叔姪之禮帝暗思曹操弄權國政分毫無得

帝設宴待曹操玄德



今得英雄之叔是皇天相助矣帝令設宴待之今操定擬官爵操拜玄德為左將軍封宜城亭侯玄德謝恩出朝自此皆稱玄德為皇叔列曄諫操曰恭寵劉備恐無益於主公操曰玄德與吾昆仲安肯向外曄曰吾觀玄德世之傑士非池中物也操曰好結三年惡結三年好惡自有主意操與玄德出則同坐坐則同榻美食相分恩若兄弟程昱諫操曰今布已滅天下震動可與王霸之業操曰未可朝廷股肱尚存未宜輕舉吾請天子田獵以觀動靜昱曰丞相之意妙矣操入請帝田獵帝曰田獵恐非正道操曰古之帝王春蒐夏苗秋獵冬狩四時出郊以示武于天下今四海擾攘之秋若出田獵其利有四陛下久處深宮神力疲倦馳騁於車馬之間爽神暢其利一也耀武揚威以示四方其利二也軍閑則倦則生疾奔走無逸其利三也自天子以至公卿不可不習射以生力其利四也帝允奏操駕出城曹操引一萬狼兵與天子獵于許田之地操令軍馬周迴佈撰二百餘里操與天子只爭一馬頭並行文居道傍帝曰朕觀皇叔今日射獵玄德謝恩上馬草中趕出一兔帝命玄德射之正中一

帝操玄德許田射鹿



箭帝皆稱賀玄德轉過土坡忽於荆棘叢中趕起一頭大鹿衝入而末帝射三箭不中回顧操曰姊可射之操借天子箭射之正中鹿背倒于草中群臣將校皆為天子射中畫踴躍而末同呼萬歲操勒馬進于天子之前眾皆失色玄德背後閃閃大怒提刀欲斬操玄德搖頭送目羽見兄如此便不動手操視玄德玄德心起身賀曰丞相神箭世之罕有操笑曰乃天子洪福不還雕弓就帶在身眾臣无不嗟嘆圍場已罷宴于許田駕回許都眾臣面府關羽曰操欺君罔上之賊羽實難容欲与国家除害見何止之玄德曰操牙爪多恐傷天子罪及我持吾固止之羽曰今日不殺后必來先遣董卓之殃後有催屯之難今操獨專國政毫不由朕操當受圍場萬感早晚必奪朕天下吾夫妻不知生死在何處伏后曰公卿皆食漢祿四百餘年豈无一人效股肱之力而救国难乎忽然后父伏完入宮曰陛下勿憂臣舉一人以安社稷田獵之時誰不見操有奪天下之心亦當時趙高也帝曰誰肯盡忠討賊完曰除是重騎將軍国舅董卓方可帝曰朕躬素知可宣入内共議大事完曰陛下左右皆操心腹倘有洩漏為禍不輕也

帝引董承登閣觀畫



伏完曰陛下可製新衣一領取玉帶一條暗賜董承密詔與之帝允奏完出帝咬破指頭

董承密受衣帶詔

以血寫詔命伏后縫于玉帶紫錦背襯內帝預穿上錦袍繫着玉帶
令內侍宣董承入承見帝禮畢帝曰朕躬夜典伏后說起霸河之首
想卿那日之功朝夕思慕卿倍朕于宮中閑步出遊到家廟轉上功
臣閣內帝焚香拜畢引承觀畫像中間畫漢高祖二十四帝繪於兩
傍帝指而問曰此吾祖何人也承將開基創業根由從頭至尾訴說
一遍帝嘆曰祖父如此英雄子孫如此懦弱帝指左右輔曰此三相
何人承曰張良蕭何韓信三傑之功臣帝曰顧承曰他日當繪卿于
朕躬之側承曰臣无寸功何敢當此帝曰朕想西都救朕之功未嘗
少怠無可為賜當服此袍繫此玉帶如常在朕之左右帝解帶脫袍
以賜之低語曰仔細覷之勿負朕心承拜謝穿袍束帶辭帝下閣早
有心腹人去報知操也入內未正遇承出宮承无躲路立于操車之
傍施禮操問曰因何來承曰適蒙天子宣賜錦袍玉帶操曰何故賜汝衣帶承曰以獲
西樞保駕有功故乃賜之操令左右解衣帶未觀操笑曰果好條帶將錦袍於日影中

董承帶內拆視密詔



瞧着承曰君恩不可輕也操曰汝受此衣帶莫非有謀乎承急應曰小子豈敢丞相既愛
便當留下操曰吾戲耳汝受恩賜吾何奪之遂將衣帶還之承辭而歸將衣帶插箱復看
了並无一物是夜不能寐忽自思尚有玉帶可觀其面乃白玉玲瓏
碾出小龍穿花背面紫素薄錦為襯放于桌上明燭夜坐展轉尋思
不覺疲倦伏几而卧忽然燈花落于帶上燒着背襯承驚覺見
紫帶破處微露素絹隱有血跡以刀拆開視之乃密詔曰
朕聞人倫之大父子為先尊卑之序君臣為重近者權臣曹操出
自閣門濫叨輔相之階密有欺罔之意結連五黨敗坏朝綱勅賞
封官皆非朕意夙夜憂恐天下將危卿乃國之元老朕之至親可
念高祖創業之艰难世祖中興之不易糾合忠義之士殄滅奸黨
之徒復安宗社于千年重立江山于万載祖宗幸甚蒼生破指書
詔付卿再四慎之勿令有負建安四年春三月密詔
董承看畢涕淚交流食皆廢無計可施將詔放于几上伏而卧之

侍郎王子服至此氣極厚門吏不敢阻逕入書院見承睡着袖中露出素絹朕字服大叫
承驚覺魂不附身服曰汝欲謀曹公吾去出首承泣拜曰君若于此漢室休矣子服曰吾

董承子服種輯謀操



求添助軍馬今欲回程想國舅動老元臣特來相辭何相推即承曰賤軀感疾故不及接
待騰拂袖便起嗔曰非往石之臣也承問曰公嘆何人非往石也騰曰敗獵之事吾尚氣

馬騰見董承言殺操



滿肺腑汝是國舅不思報本尚忍不為柱石也承佯嘆曰曹丞相乃國家之棟梁吾何能
及馬騰曰汝平生怕死不足以論大事承遂邀騰入取詔示之騰咬牙嚼齒曰汝若有內

故剖心瀝胆以言之公何詐也玄德曰恐汝有詐故相戲耳承出密詔令觀之玄德不勝
不太平也玄德恐詐說佯言曰曹丞相治國何憂也承变色而起曰吾以公為漢朝皇叔

祖世食漢祿吾助兄一臂之力共殺國賊如何承曰兄有此心國之大幸服曰頭立義狀
各捨三族以報漢恩承大喜取白絹一幅承先書名押字服即書之曰將軍吳子蘭與我

結生死之交可令同力滅賊承曰滿城大臣惟有長水校尉種輯諷
即具疏是吾心腹之人正商議間家童入報種輯吳碩相探承曰此
天助也子服立于屏風后听承出接入書院坐定茶畢吳碩嘆曰若
有人協助吾誓殺此賊種輯曰方國除害死亦无怨子服從屏風后
出曰汝若殺曹賊國舅便是証見輯怒曰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
吾等死亦漢鬼不似汝為賊之阿黨承嘆曰欲見二公今天所賜遂
取詔令觀之二人下淚承請書名子服曰待請吳子蘭至蘭欣然書
名承於後堂會飲忽人報西涼太守馬騰相探承曰只推吾病不能
相見門吏回報騰怒曰昨從東華門見賜錦袍玉帶而面為何推病
欲見一面吾即回西涼州去何薄情耶吏復見承言知其意承曰諸
公少坐待吾出接坐定騰曰其為西涼太守邊賊不時入寇特未相

助吾即動而涼之兵為外應承激子服持笏騰相見取義快交騰書
名騰即歛血為盟曰死生不負所約指座上共六人若得十人大事
諧美承曰朝廷大臣少有忠義向全之人騰曰見有豫州牧劉玄德
在此何不求之承曰此人雖是漢朝皇叔今典操賊作牙爪安肯行
此事騰曰以吾觀玄德有殺操之心前日圍場內見玄德有不悅之
心公試求之無不相從吳碩曰耳容商議衆皆散去次日黑夜董承
懷詔改衣微行至玄德家叩門門吏入報玄德出接見承失驚請入
小閣坐定關張立于一傍玄德問曰國舅黃夜至此必有事故承曰
恐曹操見疑故黑夜相見前日圍場之中雲長欲殺曹公將軍張月
攝頭而止之何也玄德驚曰公何以知之承曰其独立于公側足見
動靜言訖董承掩面而哭曰漢朝若得云長心地之人為股肱何憂

玄德後園澆種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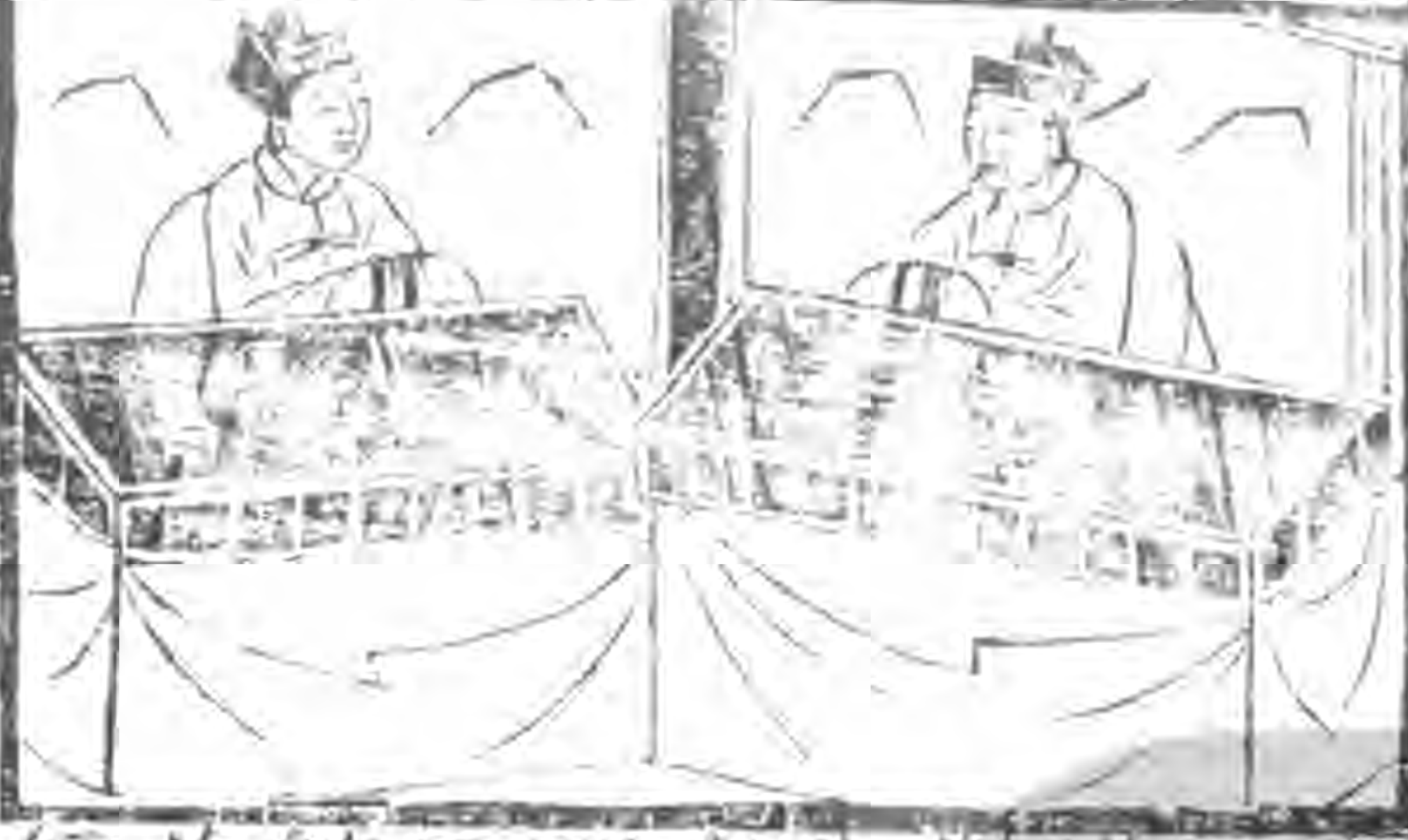


悲憤承此同謀名字示之玄德曰公等既有匡扶社稷之心備敢不效犬馬之勞承曰請書大名玄德即書名付承曰曰再容商議以畝園賊玄德曰切宜慎之從緩施謀不可輕易相辭而去

青梅煮酒論英雄

玄德防操謀害於后園種菜自已澆灌關羽曰兄不留心於弓馬定天下而學小人之事玄德曰非汝所知關羽退看春秋演習弓馬次日關張不在玄德正澆菜間許褚張遼引十餘人慌入園中白丞相有請玄德問何急事褚曰不知只叫速行玄德只得隨二人入府操一見正色曰皇叔做得好事說得玄德面如土色操携備手直至后園曰公學圃不易編種玄德方纔放心答曰无可消閑耳操仰面笑曰忽見技頭悔子正責因感去年征張綉道上缺水諸將言渴我生一計以鞭虛指曰前有梅林軍士聞之皆出水因是不渴今見此梅不可不賞又值煮酒正熟邀賢弟小亭一会以賞其新玄德心神方定隨至小亭見盤時青梅煮酒二人對坐飲至半酣忽見明豔七驟雨將來從人遙指天外危樹掛操與玄德凭欄觀之操曰貧弟知危变化否備曰來知也操曰危能大能

曹操玄德論英雄



小能亦能隱大則吐霧與雲翻江攪海小則埋頭伏爪歛迹藏形非則飛騰宇宙之間潛則伏于秋潭之內因此龍乃陽物隨時变化方今春深陽和盈溢危得其時典人無異龍得時則飛升九天人得其志則縱橫四海龍可比世之英雄貧弟已歷四方必知當世英雄乃何人請言之玄德曰備愚濁眼目安識英雄操曰公休太謙必有主見玄德曰備幸叨丞相得仕朝廷英雄豪傑實有未知操曰不識者亦聞其名願以世俗論之玄德曰淮南袁術約四世五公手下才能極多可為英雄操曰紹色勵胆小好勇死斷幹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玄德曰劉景升世稱八后威鎮九州可為英雄操曰劉表酒色之徒非英雄也玄德曰孫策鎮統江東可為英雄操曰孫策藉父之名黃口孺子非英雄玄德曰益州劉季主可為英雄操笑曰劉璋守戶之犬何為英雄玄德曰張綉張魯皆皆可為英雄操拍手笑曰此皆碌碌小人何足掛齒玄德曰除此之外備實不知操曰英雄者胸懷大志腹隱良謀有包藏宇宙之心吐冲天地之志方為英雄玄德曰誰敢當之操先指玄德后指自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孤耳言

操曹報北河探罷滿



未畢忽天上雷鳴玄德詐驚匙筋盡落操問曰何如失筋玄德曰吾自幼懼雷聲恨无地而避忽聞雷鳴以至如此操乃冷笑以玄德為无用之人操雖奸雄却被玄德瞞過詩曰

詩

綠滿園林春已終
曹劉對坐論英雄
玉盤堆砌青梅滿
金盞飄香煮酒濃
匙筋落時知肺腑
風雷吼處動心胸
樽前一語滿曹操
鐵鎖冲開走蟄龍

天兩方住閑張在城外射箭方回所知玄德此操在後園誠恐有失二人提劍突入花園却見玄德與操對飲方纔按劍入鞘操問曰二人何來雲長曰所知丞相此兄在此飲酒特來奉劍以助一笑操知其意笑曰此又非鴻門宴安用項莊項伯乎玄德亦笑操令取酒食

玄德辭帝去擊袁術



不利退守易州築城為圍上又建高樓十丈名易京樓積穀三百萬斛以自守被紹圍困不出瓚求救於張瓚約舉火為號內應外合下書差使被紹擒之至夜城外舉火瓚以為

號火自去出戰伏兵四起瓚兵折其大半退入城中被紹穿地道直至瓚處所放火瓚无走路乃殺其妻遂自縊以火焚之今紹又得瓚軍表術在淮南騎者不惜軍士眾皆欲背反術使人歸帝號談與紹於北方登基紹使人取王允術約親送棄淮南歸河北丞相作急箭之玄德起身曰術若歸紹必過徐州備引一軍半路擊之術可擒也

揆曰未日奏帝玄德面君操令朱灵路昭共領兵五萬令玄德總督去擊袁術玄德辭帝帝泣送之玄德星夜起程重承片至十里長亭玄德曰国舅寧耐吾去必當机交馳書相報承曰万望在意勿負帝心二人分別閑張問曰今番出征何故慌速玄德曰吾等乃籠中之鳥網內之魚此行魚歸大海鳥上青霄操只可同憂不可共樂是以急行却說程昱郭嘉考較錢糧方回聞放玄德去忙入諫曰昔日令備為豫州牧其等曾諫丞相不聽今又與兵去是放龍入海縱虎歸山日后制之其可得乎郭嘉曰備有雄才又得民心閑張力敵方人今又與兵如虎添翼操曰吾觀劉備關中

許褚請玄德回見操



學圃酒後畏雷非成事業之人何足憂之程昱曰學圃者為瞞丞相也畏雷非本情矣丞相明照天下何被劉備瞞過操悔即令許褚引兵追玄德

○雲長襲斬車胄

玄德見後喊聲大震知是追兵便下寨準備許褚下馬入見曰奉丞相令來請汝回兵別有商議玄德曰將在君命有所不受况傳丞相之言汝回去與丞相程昱郭嘉問我索金帛不曾相送因此結冤讒言害我令汝趕來吾若死仁義之心只就此歿你為肉泥吾感丞相大恩未嘗敢忘汝可速回善言以達丞相許褚應諾回見操將備言報知操喚程昱郭嘉曰汝問劉備索金帛不從因此結怨每於吾前讒言譖之此何理也昱嘉以頭叩地曰丞相又被劉備瞞過操笑曰彼既去矣追趕成仇馬騰見玄德已去自亦回西涼去玄德與徐州刺史車胄出接入城宴待孫乾糜竺簡雍并都來相見听衣術軍來術驕侈雷薄陳關皆投嵩山去了其國甚衰乃作書賜帝號與

兄袁紹書曰

漢之失天下久矣天道憐弱政在家門雄豪鹿逐分裂疆宇如周之末年七國分勢

袁術伏床吐血而亡



異卒今者燕之耳如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兄現有四州民戶百萬以前則无此比論德亦無此比操欲扶衰極弱安能續紀命救已滅乎今納上聞願請兄早即帝位

共享万世之洪基不可失此機會傳國王至謹當獻上弟術百拜袁紹有篡國之心令人召術也乃收人馬宮禁御物先奔徐州玄德知術到引關張朱陵昭五路兵來張飛與紀靈戰十合靈被張飛刺死敗軍奔走術引軍來戰玄德分兵兩路擊之朱陵昭在左關張在右玄德與術交戰未決兩路兵出袁術敗走又被嵩山陳蘭將糧食劫尽玄德趕來術四下無路走走回壽春已被群盜所襲術屯兵江亭只一千餘眾止有麥屑三十斛分散與軍士家人無食餓死極多術憊飯粗不能下喉求蜜水止渴庖人曰止有血水那討蜜水術於空床大叫曰袁術休矣伏倒床上嘔血斗餘而死時建安四年夏六月後人有詩曰

便欲孤身作帝王
獨卧空床吐血亡

漢末刀兵起四方
強暴枉誇傳國玺

無端袁術大猖狂
驕奢妄說應天祥

不思累世為卿相
渴思蜜水無由得

雲長城下斬車胄



刀斬于馬下挑首級望城上呼曰反賊車胄吾已殺之投降免死軍士開城及伏于地軍民皆安後有詩曰

表術已死姪表胤將靈柩及妻子奔回半路遇徐瑋將家屬及殺之瑋得王匡走至許都
獻與曹操大喜封徐瑋為廬陵太守玄德知術已死寫表申朝令朱陵昭昭面許都玄
德留下軍馬保徐州朱陵昭昭面見曹操言備留人馬操欲斬二
將荀彧曰權歸劉備二人亦无奈何操喝退二人或曰可發書與車
胄令就裡面之操差人見車胄曰與陳登商議登曰可令兵伏于城
下只做接劉備待備馬到一刀斬之胄依計而行登回報父陳珪曰
使人報知關羽曰在前玄德在後飛聽得要殺胄雲長曰他伏兵
城下若撞入去必然有失我有一計可殺車胄兼夜扮作曹軍到徐
州車胄出接就吐殺之部下軍馬原是操兵旗幡衣甲都同夜至三
更叫開城只言丞相差張文遠到軍士報知車胄曰與陳登商議登
曰若不開門迎接誠恐見疑胄上城曰夜開城門恐有奸細城下答
曰恐劉備知覺疾速開門胄提刀出城跑過吊橋遇雲長交戰胄遮
攔不住撥馬走回吊橋城上亂箭射下車胄逃城而走雲長趕來一
刀斬于馬下挑首級望城上呼曰反賊車胄吾已殺之投降免死軍士開城及伏于地軍
民皆安後有詩曰

孫乾書呈上表



逆天車胄運机筹 要害仁慈劉豫州 賴得雲長施義勇 青龍刀砍亂臣頭
雲長迎見玄德言車胄欲害兄今已斬首玄德慌曰操知奈何雲長曰吾與三弟敵之玄

德與曹不己遂入徐州百姓扶老挈幼伏道而接玄德尋飛不見飛
將車胄全家殺之玄德曰殺操心腹之人必然問罪將何分鮮陳登
曰其有一計可拒曹操曰所恨者表紹可修一書差人往表紹處求
救可敵曹操玄德曰其識此人未嘗有恩今又併他兄弟如何肯助
登曰此間有一人姓鄭名玄乃高密人桓帝朝為尚書此人與紹世
世通家得此人一書必相助矣玄德與登親到鄭玄家求書玄欣然
寫之玄德差孫乾書往表紹處求救紹問孫乾徐州之事乾一一
告說呈書與紹書曰

伏聞漢道凋零奸臣強暴外無匡扶之柱石內無決東之棟梁賊
臣曹操幽帝許都社稷傾危生靈塗炭惟明公世居輔相天下仰
之若大旱而望雲霓如久涉以思天日倘與劉玄德協力同心共

立伊周之績名垂青史萬古不磨伏乞詳納願聽察焉

孫乾書呈上表

曹操與紹勸配



紹曰玄德威名素著何罪孫乾曰恨受曹操之計不容已也紹曰吾素知玄德世之傑
士五馬出牧之即聚文武商議欲取許都誅操謀士田豐諫曰出師歷年軍民疲敝倉庫無
積此國之深憂也力諫不可出兵審配諫曰兵爭豈之法十圍五攻敵
則能戰今主公之神威跨河朔之強暴以伐操易如反掌何見昧也
祖授諫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強謂之驕兵義則勝驕則敗
今以強兵伐人竊為明公恨之郭嵩出曰非也昔武王况且加兵伐
紂曹賊常曰無明公今日之強將士奮其武若不及時早定大業悔
之晚矣當與玄德仗大義勦滅曹賊上合天心中順民意主公詳之
田豐祖授堅執諫勿與兵審配郭嵩為勸起兵四人爭論未定許攸
荀諝自外而入紹與二人言備求救之事你二人何如許荀二人與
田豐祖授不合也審配極好答曰天與不取反受其殃若不起兵操
兵亦至紹曰二公之見正合吾意令孫乾先回一面起兵紹令審配
逢紀統軍田豐若許攸為謀士頗良文丑作將軍起兵十萬至黎
陽下寨人報知操此時太守孔融受操檄為將軍在許昌聽知袁紹起兵來見操曰紹不
可輕敵宜和操問謀士曰戰與和孰利荀彧曰紹無用之人不可求和融曰先生差矣今

曹操領兵拒陽紹



主廣兵強又多謀士頗良文丑勇冠三軍高覽張郃淳于瓊等世之名將何以紹為無
用荀彧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紹雖兵多立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
好智自專逢紀果於必行勢不相容必生內變頗良文丑匹夫之勇
一戰可擒是知袁紹無用操笑曰不出彧之料也即令前將軍劉岱
後將軍王忠領兵五萬攻徐州吾引大軍二十萬進黎陽拒紹程昱
曰恐劉岱王忠不稱其敵操分付不可輕進待我收了袁紹勒兵乘
破劉岱王忠領令去了操領兵離許昌進黎陽分軍隔八十里深溝
高壘密護不戰八月至十月因紹謀士不和不前進兵紹心疑惑不
思進兵操令臧霸引呂布手下舊將守青州于禁李典屯軍河上操
總督大軍屯于官渡劉岱王忠領兵離徐州百里下寨操還許都使
人催劉岱攻徐州劉岱與王忠共議丞相催攻城你可先去王忠曰
丞相差你岱曰我是主將忠曰同領兵未二人相推使命曰你二人
可拈閻王忠拈了只得引一千軍夾攻徐州

關張擒劉表王忠

玄德請陳登商議玄德曰袁紹軍在黎陽爭不讓謀臣不和因此不進兵不知操于何處未

忠王擒生陣出公關



見端的登曰操詭計百出必以河北為重親自監戰故無進旗令彼欺敵也此間必無曹操玄德曰操雖漢賊托天子名正言順我若與他敵便是造反飛曰若如此說任他為也

玄德曰表紹未見相助之力倘操進起大軍來我等死無葬身之地飛曰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玄德曰知已知彼百戰百勝知已不知彼一勝一敗此萬苦不易之理吾料自己糧糧兵少非操之敵表紹尚不敢妄動吾安得妄戰雲長曰不可坐守弟出觀其虛實玄德令雲長引三千兵出城交戰忠曰丞相到此來何不降雲長曰請丞相出陣打話忠曰丞相怎和你相見挺鎗出馬交戰雲長詐敗王忠趕末轉過山坡雲長回馬生擒王忠未見玄德玄德曰汝居何職忠曰見居後將軍丞相差來為景丞相實未在此玄德令解其縛與衣賜酒食暫且監下待捉到玄德曰吾恐王弟殺之故不與去此等人殺之無益留之可以解危飛曰二哥捉了王忠我去生擒劉岱來獻玄德曰昔日為兖州刺史今為前將軍不可輕敵飛曰量此等之輩何難擒哉玄德曰只恐你壞他性命誤我大事飛曰若殺他我當命去德與兵三千出城岱聽知王忠被擒守不出張飛每日營前叫罵岱知張飛越不出飛生一計叫手下

張飛捉劉岱見玄德



將士傳報只說今夜二更去劫寨却在帳中飲酒詐作酒醉尋軍士風流罪過痛打網縛在營待我上馬將未祭旗却交左右故意縛軍士掙脫逃走至劉岱寨中報說其由飛却分三路中間只二十餘人舉火為號劉岱見未卒身軀皆損並听其說虛立空寨軍都在寨外埋伏是夜飛令精兵從小路先斷其後中路只三百人入營放火劉岱先埋伏却不見人飛兵兩路一擊岱

兵自亂不知飛兵多少各自奔潰岱引敗兵奪路而走撞見張飛交馬一合活捉劉岱玄德聞知大喜親自迎接飛曰大哥言我操爆今日何如玄德曰不用言語激你七安肯用机謀玄德見解劉岱至忙下馬自解其縛曰小弟誤有冒瀆罪迎請入城放出王忠一同款待玄德曰昨因車胄害備不容不誅丞相見錯疑備皆反朝廷二將軍到許昌乞用善言代其分訴劉岱王忠拜謝曰深感使君不殺之恩必於丞相處力言方便次日玄德送出劉岱王忠行不數里一棒鼓响張飛攔路喝曰俺大哥沒分曉拿住賊臣如何又放諱得二人大驚背後雲長大喝曰大哥放了何不遵法飛曰今番放了下次又來雲長曰待他再未殺之未晚劉岱王忠連聲曰丞相若差一人再不敢求望將軍容恕飛曰曹操若未殺他

賈詡勸張綉降曹操



片甲不回今權寄兩顆頭在你項上劉岱王忠謝罪而去玄德言操必然肯來孫乾曰徐州受敵之地不可久居不若屯兵小沛依下邳為犄角之勢以防曹操玄德依允將其糜二夫人送往下邳其夫人乃小沛人先為妾後為妻糜夫人乃糜竺之妹玄德令孫乾糜竺糜芳守徐州玄德屯沛城

欄衡裸體罵曹操

劉岱王忠回見操言玄德不反之事操怒曰辱國之徒留汝何用推出斬之孔融諫曰劉岱王忠非備之敵故遭擒之若斬二人恐失將士之心亦謂丞相法不明矣操允退官職就欲起兵伐劉備融又曰方今嚴寒未可動兵待來春未遲先差人去招安張綉劉表操使劉曄往說張綉曄到襄陽先見賈詡陳說操德有漢祖之風劉曄喜留曄于家詡入見張綉言操招安之事正說間忽報袁紹使人招安劉曄使曰汝可回見本初言汝兄弟不能容何容國士扯破其書此使而出張綉曰今紹強操弱汝毀其書倘紹兵到如何詡曰不如投我以小眾必不相重曹公雖弱得我必喜其宜二也操有王霸之志必釋私怨以彰德於

張綉拜謝賈詡降曹操



其宜三也望將軍勿疑綉從之盡率本部降操拜于階下操自扶起宴待封為揚武封詡為執金吾曄使命到荆州曰言劉表懷疑不降綉曰其作一書差語言快語之士前去必降孔融曰其舉一人才學極高乃平原人也姓稱名衡字

正平才學極高屢欲薦與丞相誠恐冒瀆此人與劉表極厚可使他去操命喚至札畢不命坐衡嘆曰天地空闊座無一人操曰吾手下文武數百皆世之英雄何謂無人衡曰門下有何才能操曰荀彧荀攸程昱郭嘉皆机深智遠之士雖張良陳平不可比也武有張遼許褚樂進李典勇不可當雖岑彭馬武不可及也呂虔滿寵為從事于禁徐晃作先鋒天下之奇兵曹子孝世間福將安得無人衡曰苟彧可使弔喪問疾荀攸可使守寨看墻程昱可使開門閉戶郭嘉可使白詞念賦張遼可使擊鼓鳴金許褚可牧牛放馬樂進可取快讀招李典可傳書送檄呂虔可磨刀鑄劍滿寵可飲酒食肉于禁可負版築墻徐晃可屠猪殺狗子孝呼作要錢太守其餘衣架飯囊酒袋搥口汝有何能衡曰上通天文地理之書下曉九流三教之事上致君子堯舜下配德于孔顏胸中治國安民之才非可與俗論也時有張遼在側欲斬之操曰不可吾要一鼓吏早晚

胸中治國安民之才非可與俗論也時有張遼在側欲斬之操曰不可吾要一鼓吏早晚

操罵鼓擊躄裸衡欄



贊正可令衡充此役衡並不推辭應允而出孔融惶恐而退張遼曰此等小輩出言不遜何不斬之操笑曰此人素有虛名遠近聞之今若殺之天下人謂我不去容物也吾故令

他為鼓吏以辱之特建安五年正月初一朝賀已畢操于省堂大宴宴客冬鼓吏挝鼓舊吏云歲日挝鼓必用更換新衣衡穿破衣而入左右喝曰何不更衣衡脫下破衣裸躄而立渾身皆露坐客皆掩面衡乃徐上着裙褲顏色不羞却擊鼓三挝畢操叱之曰朝堂之中何太無禮衡曰欺君罔上謂之無禮吾露父母之躄以顯其清潔之名操曰汝為清何人為濁衡曰汝不識脊其眼濁汝不讀書是口濁汝不納忠言是耳濁汝不通今古是身濁汝不容諸侯是腹濁汝懷篡

劉表遣韓嵩操曹



國之意是心濁吾乃天下名士用為鼓吏是猶陽貨害仲尼臧倉毀孟子欲成王霸之業如此輕人真匹夫也左右欲斬之操曰吾殺空子是殺鼠雀耳命往荆州為使招安劉表用汝為公卿備馬三疋拖衡上馬二人扶去荀彧及眾官商議如衡到不要起身衡下馬入見眾皆端坐衡放声大哭咳曰汝哭為何衡曰行于屍柩之間不容不哭眾曰我等死屍汝乃無頭骸恨而散衡到荆州見劉表惟頌曰德實乃詭誕表不喜令去江夏見黃祖

不通經史心性甚急左右問表曰稱衡戲謔主公何不殺之表曰衡素慕曹操不殺操收天下人心故令作使于我借我殺之使我為害貧吾今使往黃祖處安身使操知之謂我有智表紹亦遣使至招劉表也與眾曰表本初又遣使未孟德差極衡至此何如韓嵩曰今兩雄相持擇其善者而從之今操善用兵進賢人多歸之兵精勢大吾知先取表紹後收江夏莫若奔荆州以附操也必重用主公乃萬全之策表曰差汝往許昌觀其動靜即報表

議嵩曰君臣有所守有所命雖赴湯火死無辭矣主公若欲上順天子下歸曹操使嵩可也若持疑不决嵩到京師天子賜嵩官職若不獲歸則成天下之不義望主公三思無以負嵩表曰汝且先往觀之吾有高論嵩辭表到許昌見操也即封嵩為侍郎零陵太守令回荆州說劉表荀彧曰嵩未有微功何加重職稱衡又無音耗丞相道而不問何也操曰稱衡辱我太甚故借表殺之何必問焉封嵩重職者使香餌釣表也或服其見嵩回見表稱朝廷盛德勸表降操表怒曰汝懷二心可斬嵩叫曰將軍負嵩也

不負將軍前良曰嵩未去先言定表怒之人報黃祖殺了稱衡表問其故黃祖與衡對飲二人皆醉相問衡曰許昌有何人衡曰大兒孔文

表劉征勿操諫或曹



舉小兒揚得祖黃祖曰似我若何衡曰汝是庸中之神雖受祭祀亦無靈驗祖曰汝比我
為土木遂斬橋衡至死罵不絕口胡曾詩云

詩 黃祖才非長者儔 禰衡誅碎北江頭
今來鸚鵡洲邊過 惟有無情碧水流

劉表嗟吁因此不順操上聞知禰衡被誅笑曰舌劍反誅其身便欲
與兵問罪于表荀或諫曰表紹未除劉備未滅而欲領兵江漢是捨
心腹而顧手足先滅表紹後除劉備江漢一掃可平矣操從之乃止

曹操三勸吉平

董承自玄德去後與王子服等商議無計自元旦朝賀傲慢公卿因
感病回家不起帝知承病命醫官吉平治麻平到承家用藥數日見
承長吁短嘆平不敢問時值元宵承與吉平對飲酒至半酣承困倦
就寢忽夢見王子服四人到承出接入服曰大事諧矣玄德結連表
紹起五十萬軍分十路殺來馬騰結連西涼韓遂分兵二十萬從北
殺來操引兵迎敵城中空虛何不起五家僮僕千餘今日大宴元宵不可失此機會將府
圍住突入殺之萬民相助承曰願從公言喚家奴助戰承持鎗上馬約會在內門進兵夜

操曹毒平吉命承董



至二更衆軍皆到承提鎗直入見操大宴后堂大斗操賊休走一鎗刺去鬚鬚是南柯一
夢平向前呼曰汝欲殺操承恨不能吞平曰因舅休慌平策出入操門忠心未嘗忘漢其
所因舅夢中之語已見真情倘有用其之處重滅九族亦無後悔承
掩面哭曰只恐操使汝試我吾不敢盡言平遂咬下一指為誓承即
取帝召令觀之曰吾謀計不成為玄德馬騰去了因感成病平曰不
用諸公費心操一命在我手早晚取之承問其故平曰操常患頭風
痛入骨髓常召其醫治只消一服毒藥必然死矣何必刀兵承起謝
曰若如此救漢社稷自賴君也平辭去承心中暗喜步入后堂見家
奴慶童與侍妾雲英在暗中私語承大怒喚左右捉下欲斬之夫人
勸免其死各挾杖四十特慶童領于冷房慶童恨承寅夜扭斷鎖匙
牆走出迓來操府報知操喚入問其故將慶童藏于府中執証承以
為慶童逃出去遠方次日操詐患頭瘋召平入用藥平暗思曰此賊合
休矣藏毒入府操詐卧床榻上令平下藥平曰易也一服可除交取

銀銚當面煎藥已半熟平便下毒親自進上操知有毒遲慢不服平曰宜乘熱服之操
曰汝請備書必知札義平曰安得不知操曰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母有疾飲藥子先嘗

吉平下毒藥進曹操



之汝為吾心腹之人何不先嘗而後進平曰藥皆在藥何必先嘗情知事世向前揪住操
耳確之操手一撥藥傾于地磚皆迸裂左右將平捉下操笑曰吾豈有疾特試汝耳果有

此心令健卒將平細倒操陞堂問之占平面不改色全無惧怯操曰
量你是個醫人更出入吾門下安肯用毒害我必有人唆你平大聲
叱曰汝乃欺君罔上之賊誰不殺汝豈獨我乎操刑苦磨問平曰是
吾自要害你安有人唆今事不成其死無怨操怒叱獄卒痛打上得
皮開肉綻血滿階前操恐打死無對証交獄卒監禁將息傳令次日
各官赴宴承推病不去王子服等皆至酒行數巡操曰筵中無可為
樂叔典眾官醒酒交獄卒帶吉平于階下操曰眾官看此人結連惡
黨謀害我請聽口詞操令痛打平暈絕于地平睜眼罵曰操賊不殺
我更待何時操曰可速指出同謀之人吾免汝罪平曰汝惡過王莽
佞如董卓天下人皆欲爭食汝肉何獨吉平操曰吾知先有七人共
汝八人何不說出那王子服等面面相覷如坐針毡操見不招令人
帶吉平出外操大怒曰交眾官且散留下王子服吳子蘭吳碩種輯四人夜宴四人大驚
至于階下操曰汝四人此輩承商認何事服一人情禮樂而已操曰白絹寫者何字服等

操對董承勸問吉平



皆謂操交喚慶童對証服曰汝何處見素慶童曰回避了衆人和六人一處處字如何
得服曰此賊與國舅侍妾相通詞不可聽也操曰今晚自首可知你等何相欺瞞令左右
將四人收監次日引于餘人廷投承家探病承只得出迎操曰此愛
國病耳近知言平乎承曰不知操令左右牽吉平來與國舅起病承
大驚吉平皆下大罵操曰欺君逆賊

曹操勒死董貴妃

操曰平已自投王子服四人吾已監下尚有一人未獲承不認操問
平曰誰使汝毒我平曰天使我除國賊操令打身上无容針之處操
曰你有十相今无一指平曰爵以誓殺國賊操令削平九指平曰尚
有口可以吞賊舌可以斬賊操令割舌平曰勿割吾舌只得突
招當鮮吾縛吾自說出操曰釋之何碍平起望闕拜曰吾不能監國
除賊乃天數也撞堵而死操交分四足號令史詩讚曰

奮然分義膽 應不為功名 咬指圖曹操 捐身救重承

有謀親進藥 何苦独遭刑 至死心如鉄 誰堪比吉平

操見平死令帶慶童到操曰國舅識否承罵曰奴原來在此操叱曰他首汝及令來對証

操監斬董承等家屬



承曰何所逃奴之言操曰王子服等吾已擒下皆招明白汝尚抵諱叱左右拿下差人往承卧房搜出衣帶詔書

此情理吾當誅其君擇有德而立之荀彧曰主公威服四海號令天下蓋為送家苗裔也征討有名賞罰有制往古來今以絕議論操曰豈重承全家老小行誅戮不恕以示於眾或曰丞相之意何如操曰不誣謀反豈能誅族乎或曰事以至此釋之恐難操意遂决連夜以王子服等老小拱明友逆之罪次日押出斬首者七百餘口城內各官無不下淚操帶劍入宮未殺重賈如靜軒詩曰

詩曰

貴妃乃董承親女進獻帝有五月身孕當日帝在後宮典伏皇后共論重承此去並無音耗不知如何忽見操帶劍入宮帝后大驚操曰重承造反陛下知否帝曰不知操曰忘了破惜書詔帝戰慄不能

誅逆无成禍已招 冤魂七魄恨难消 只因操賊多机变 只恨天公忤魏朝

使操令武士去捉貴妃帝告曰重承有五月身孕望卿哀憐操曰尚留此為吾後患慮甚重操曰可欺入於宮待分燒殺之未遲操叱曰汝輩逆種為母报仇即帝泣告曰乞全屍三勿

曹操入宮勒死董妃



詩曰

跋扈奸雄震王威 朝中天子如兒戲

美人魏遂落花飛 何况區區董貴妃

田豐祖受審配即命逢紀許攸之輩皆有奇謀高見倘紹信之為禍非輕操尚未求郭加自外入操曰吾欲征東奈有劉備之愛加曰目今劉備新整軍旅衆心未附丞相引兵擊

操傳令宮女曰但有皇親外戚不曾面養吾輒入宮前若腰斬守禦不厭同罪但是典董承未往者皆斬之被告者不可勝數內外官員莫敢交頭接耳操發三千心腹人充御林軍令曹洪總督操典荀彧曰今誅重承等一千人去吾大患尚有馬騰劉備亦在數內不可不誅或曰馬騰屯軍西涼不可輕取之以書慰勞勿使致疑徐曰誘入京師何也劉備于徐州分倚角之勢未可輕敵操曰何為未可或曰典明公爭天下者袁紹今屯兵官常有面許之心若棄東征劉備必求救于紹若紹棄虛未襲何以當之操曰昔言劉備人傑吾今信之紹雖有心面許志士懷疑不決必不能動何足慮或曰紹雖無才

田豐勸紹兵襲許昌

之一戰可擒操曰此机正合吾意起兵二十萬分五路來取徐州

○玄德匹馬走冀州



細作探知報入徐州孫乾運來下邳報關公次去小沛報玄德玄德
與乾商議乾曰必雖求救于袁本初方可解圍玄德即修書命孫
乾前去乾至河北先見田豐具言此事豐曰明日見主公并商議
次日豐引孫乾見袁紹曰慌出所形容憔悴衣冠不整田豐驚問曰
王公今日何故如此紹曰吾命懸在旦夕且誰論他事乎田豐曰主
公縱橫天下正當其時何故出此言紹曰吾有三子惟小者極稱吾
意今患瘡疾將欲命吾有何心用事乎豐曰目今操東征劉備許
昌虛虛主公起兵乘虛而入上保天子下安黎庶國之大幸也公天
此勿取反遭其害主公詳之可即起兵紹曰吾亦知如此奈我心中
恍惚去必不利吾子之中惟三子生得最異倘有疎危悔之晚矣謂
孫乾曰汝且見玄德可具言其事倘不如意便來相投于吾再有助
汝之處田豐以杖擊地曰可指難逢難遇之時而有遇免之病失此机曾大事去矣乾
見紹不肯起兵面見玄德說如玄德泣曰此事奈何張飛曰大哥勿要弟獻一計必破操

操問荀彧風折旗



操兵遠來人馬困乏不等下寨今夜分兵兩路去劫營玄德曰賢弟此見亦操兵法依計
而行操引兵至小沛忽起狂風吹倒牙旗操言作怪喚雷馬且在此謀主商議風從東南

方未吹折角上青紅牙旗單旗為角雙旗為門荀彧曰單主到備今
夜未劫寨毛玠亦入見曰適來風吹折牙旗必主賊兵劫寨詩曰

詩曰

仁心帝主勢孤窮
爭奈折旗先有此

全仗分兵劫寨功
老天何故縱奸雄

操曰天垂報應分兵九隊留一隊向前棚立營寨其餘四方八面埋
伏是夜月色微明玄德在左張飛在右分兵兩隊而進留孫乾守小
沛先說飛在前突入操營但見無多軍馬只聽四面喊聲大舉飛知
中計便出營外正東張遼殺來正西許褚殺來正南于禁殺來正北
李典殺來東南徐晃殺來西北樂進東南夏侯惇西北夏侯淵八方
圍住圍定飛在垓心正逢徐晃交戰數合後面樂進殺來飛突圍而
走只有十數騎跟隨欲還小沛又被操兵截住去路望芒陽山而走
玄德正去劫寨只聽喊聲大震前面夏侯惇殺來玄德突圍而走後面夏侯淵趕來玄德
聞顧只有一二十騎遙望小沛城中火起急棄小沛投徐州見隔河軍多玄德尋思無計

玄德 州見表紹



去投表紹權且依棲運到青州城下叫門吏問名姓報知紹長子表譚也見玄德開門接

入問玄德敗兵根由遂置青州發書與表紹知徐州有失差人來接玄德到冀州表紹
離城二十里來接玄德拜伏于地紹忙答禮曰一向為小兒病有失
救助心甚不安今幸得見大慰平生之想玄德曰孤窮刻儉久欲倚
托門下今被操所攻妻子失陷想將軍納士如流故不避羞慚遠來
相投万望收留當補報紹大喜並馬入城問居冀州操當夜棄了
小沛進兵攻徐州糜竺簡雍守把不住棄城而走陳登歃城操入城
青陳珪父子殺車胄珪力辨之荀彧曰下邳城關羽保備家小死據
此城務在速取若遲緩恐表紹所竊發兵誘羽出戰羽可擒矣操曰
吾素愛羽人材武藝力敵萬人欲得之以為己用郭嘉曰吾知關羽
義重必不肯降先以兵圍之若事急使人說之必降矣張遼曰某與
雲長二面之交某往下邳說羽未降程昱曰文遠雖與雲長有舊吾
觀此人非可以言說之其有一計使他進退無門却用文遠說之雲
長自然歸降丞相不知其計如何

長自然歸降丞相不知其計如何
全像三國志傳四卷終

新刻京本按鑑攷訂通俗演義全像三國志傳卷之五

張遼義說關雲長

關公出城戰真侯



曹操問程昱取下邳之計昱曰雲長有萬人之敵更與玄德義氣深
重非智謀難取可暗遣心腹數人只做逃回入下邳見羽先種禍於
城中引羽出戰詐敗誘入僻地以兵斷其歸路然後說之必降矣操
依計而行令徐州降兵數十人往下邳來投關羽以為心腹人並
不疑操令夏侯惇為先鋒引兵攻下邳城下辱罵羽大怒引兵出城
與惇戰數合惇詐敗羽趕二十里左有徐晃看有許褚截住又戰羽
無心戀戰欲殺回城只見箭如雨下羽以刀掩之又復殺回惇兵圍
住戰至日晚公到一座土山引兵上山少歇見曹兵擺作長蛇陣圍
定土山詐降兵在城內舉火為號操自引大軍殺入下邳羽見下邳
火起心中驚惶連夜衝下山幾次皆被亂箭射回至天曉整頓下山
只見張遼上山公迎之曰文遠欲來相敵即遼曰非也想故人舊日

之情特來相告口二人坐于山頂公曰文遠此來說關某否遼曰不然想下邳白門樓兄曾
救弟今日安得不救兄也公曰文遠將欲助吾耶遼曰亦非也公曰既不助我來此何幹

張遼上義說關公



遼曰今玄德不知存亡翼德未知生死衆已散失曹相已破下邳軍民無恙玄德家眷差軍護之驚擾者斬丞相如此相敬特未報兄公曰吾視死如歸吾當下山死戰美遼笑曰此言豈不為萬世之耻公曰吾仗忠義而死豈為萬世之耻遼曰兄今盡死其罪有三公曰何三罪遼曰當初使君與兄結義誓同生死今使君散失小沛兄守下邳兄死戰於此地倘使君復出城兄相助兄不任豈不負孤主而忘當年之誓慢主喪身誠為不義其罪一也兄深明春秋以義為重今使君家眷命兄保護今城已破受人之托不能終人之事自言視死如歸豈不悞人所托其罪二也兄武藝超群當為國家出力不思匡扶漢室拯救生靈徒赴湯火成匹夫之勇上不能救主下不能安民豈得為義罪之三也弟不得不告兄熟思之公沉吟曰汝欲其如何遼曰今四面皆曹兵兄若不降必有一死且曹降曹打听使君消息却往尋之一者可保夫人二則全其大義三可保身有此三便兄宜詳之公曰弟善言面告吾有三事丞相若徒即當卸甲如其不允寧受三罪而死遼曰丞相寬洪大量何所不容願聞三事公曰吾與皇叔說誓共扶漢室吾降漢不降曹凡有殺戮不重丞相二者二嫂在彼處請給券贖

關公見夫人降操事



上下人等不許到門三者知吾主去向不憚千里便當辭去如其不允不可望降文遠善言代吾面報張遼辭下山見操說知三事操怒曰二件可從後去尋元此事難容吾養羽何用遼曰不聞謬誤為主智伯而報仇趙襄子殺之而亡其身玄德待雲長不過厚恩耳丞相亦以厚恩結其心何憂其不久留也操曰汝言甚當吾從此二事遼復上山見公從其三事公曰如此且請退軍待吾入城見嫂告明即便來降遼回見操言之操令退軍三十里荀攸曰恐羽有變操曰吾知雲長忠義必不爽信軍退公入城見人問不知去向二夫人曰叔何痛哭公將降操根由訴知曰未敢擅便自知無顏見嫂是以垂淚夫人曰昨日曹兵入城我等大驚誰想安堵如故叔上既以領諾何必問乎恐後不容去尋皇叔公曰嫂上放心關某身在必當覓主丞相出語為令若有反復誰肯從之夫人曰叔宜裁處勿得有悞公乃引兵來降操出轅門迎接公入拜操上心

答禮公曰敗兵之將深感丞相不殺之恩安敢受答拜之禮操曰將軍乃忠義之士其乃漢相君為漢臣雖名爵不等故公之德耳公曰文遠代稟三事望乞允諾操曰吾言取信

曹操設宴款待關公



于天下安敢失信公曰故主若在必往尋之恐不及辭操曰玄德若在任從公去雲長禮謝操設宴款待次日操回兵公收拾車仗請二嫂上車引軍護送到許昌操撥一府與公住居公分一宅為兩院內門撥軍守之公自居外宅次日操引公見帝封公為偏將軍公謝恩歸宅操設大宴以客禮待公送綾錦百疋公俱送與二嫂操三日小宴五日大宴上馬錠金下馬錠銀送美女十人以事公公不能辭將美女送入伏侍二嫂金銀段匹公寫月日畫對于庫公三日入內門躬身施禮問二嫂安否二夫人曰不必叔也憂慮公方敢退一日操見公穿綠袍已舊作新錦袍一領以賜之公受穿于內以舊袍遮之操曰雲長何儉耶吾為漢相豈無一袍與汝何以舊袍蔽之公答曰舊袍乃兄皇叔所賜常穿於外如見兄面豈以丞相之新賜而忘兄之舊賜乎操笑曰真義士也心中不悅公回府忽報二夫人哭倒在地不知何事公慌忙整衣入內門拜問二夫人起身哭出曰叔也請起

○雲長疋馬刺顏良

耳夫人曰五更夜夢皇叔身陷土坑多想死于九泉之下公曰夢寐之事不宜信之且二寬

帝呼關公為美髯公



慰值操請公赴宴公乃辭去操見公有淚容問其故公將嫂受毒之操笑而解之公頗以酒醉于桌其髯曰生必報國而見兄不然徒為人也操曰公髯有數乎公曰約有數百根每至及月約退三五根夏月却以皂紗裹之恐其斷也操取紗錦二十端作囊送公裹髯次日早朝帝見公以法錦袋垂於胸前帝問之公奏曰臣髯頗長丞相賜囊貯之帝命當殿披拂過於其腹帝曰真美髯公因此朝廷呼為美髯公操見公得所賜未嘗歡喜一日宴散操送公出府見公馬瘦問之公曰賤驅頗重馬不能稱故瘦操令牽疋馬來操曰公識此馬否公曰莫非呂布赤兔乎操曰然吾未嘗敢騎非公不稱和鞍奉之公喜拜謝操曰吾屢賜美友金銀未嘗下拜今賜馬而拜之何輕人而貴馬公曰某知此馬日行千里今喜得之若知兄長下落可一日而得見兄面矣公謝跨馬而去靜軒詩曰

詩曰

威傾三國著英豪
奸相枉將虛禮待

一宅分居義氣高
將軍降漢不降曹

操喚張遼曰吾待雲長不薄何故只懷去意遼曰容某去探其情回報遼來見公曰薦公在丞相處不曾落後乎公曰深感丞相待其甚厚但吾身在此心在兄處遼曰兄言差矣

操命張遼探訪雲長



凡丈夫處世不分輕重吾想玄德待兄不過于丞相何故只懷去心公曰蒙丞相待我甚厚杰我與皇叔誓同生死容我立功以報丞相遼曰若玄德已亡兄何所歸公曰願相從

於地下矣遼告別自思曰若以實告曹公恐傷他性命若不實告又非事君之道操君父也羽兄弟也以兄弟之情而瞞君父此不忠也遂以實告言雲長欲與玄德生死同處必難留此操嘆曰事主不忘其本天下之義士也遼曰必立功以報丞相然後方去操曰仁者之人也荀彧曰若不教雲長立功未必便去却說玄德在袁紹處旦夕煩惱紹曰玄德何故常懷憂也玄德曰二弟不知音信妻小陷在曹賊上不能報國下不能保家安得不憂紹曰吾欲進兵攻許昌何如曰豐諫曰操善用兵未可輕圖不如保守以待天時外結英豪內修農事招精銳之兵不過三年可坐而取也今舍妙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時恐不如意悔之無及紹問玄德曰豐勸我固守何如玄德曰弄筆書生不樂征戰坐食俸祿使將軍失其大義紹只顧點兵豐又諫紹曰汝等弄文輕武使我失其大義豐嘆曰屢諫不听此行必敗紹怒欲斬豐玄德力勸紹囚豐于獄中移檄州郡各請相助相授見豐下獄盡將家財散與宗族曰今吾隨軍

顏良陣斬宋憲魏續



出征存亡未保發誓下淚送之紹令大將顏良為前部進攻白馬祖授諫曰顏良性驍雖勇不可獨任紹曰吾之上將誰可料之兵至黎陽劉延告急許昌操起兵拒敵關公曰其願為前部立功以報之操曰未敢勞煩早晚相托操引軍二十萬分作三隊于土山扎住顏良兵十萬排成陣勢操見駭然謂呂布備將宋憲曰又聞汝乃猛將何不出戰憲上馬與顏良戰三合被良斬之操曰是勇士也魏續曰良殺吾同伴願去報仇與良戰一合又被斬之徐晃出馬與良戰二十合敗歸本陣連折二將心中納悶程昱曰其薦雲長可敬願良操曰恐他立功便去昱曰丞相又愛又疑使兩強相併如勝則重用敗則決疑操曰然即差人取公公聞太君來辭二夫人夫人曰此去打听皇叔消息公曰專為此事連至白馬來見操七將敗軍告知公曰容某觀其動靜操置酒相待忽報顏良殺戰操引公上土山望之操與公曰河北人馬如此強盛蓋之下乃

操曰不可輕視公起身曰其雖不才願於十萬軍中取首來獻遼曰軍中無戲言公曰奮馬未跑下土山河北軍見如波開浪裂公直殺入顏良正坐麾下見公到來却欲問之馬

雲長馬陣斬顏良



將顏良砍於馬下割其首級衆將心膽皆破拋旗棄鼓而走公飛馬出陣如入無
河北兵將誰敢近前關公回寨衆將稱賀操曰將軍夫威也公曰某何足道哉吾弟燕人

張翼德於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頭如探囊取物操大驚回頭左右曰
今後若遇翼德勢不可敵令書於衣襟記之史官詩曰

詩曰

十方雄軍真敢當

單刀疋馬刺顏良

曰

只因玄德臨行語

致使英雄束手亡

又單道張翼德

未往軍中膽氣高

平欺許褚勝張遼

詩曰

又誇翼德真英勇

致使當陽喝斷橋

良敗軍回至半路見紹報知根由紹慌問曰此人是誰祖授曰必是
玄德之弟關羽紹怒叱玄德曰汝弟雲長斬吾愛將必通謀反留汝
何用推出斬之

雲長延津誅文醜

玄德面不改容曰明公何听一言而絕舊日之情乎備自徐州失散

安知雲長何在天下多少同姓同親豈得赤面使刀者即吾弟也明公詳之紹听罢使責
祖授曰誤听汝言險殺愛弟遂與玄德議報顏良之仇帳下文醜曰顏將軍乃書見也某

張遼送印與關雲長



頭去為良報仇紹與軍十萬直渡黃河祖授諫曰行兵之要勝負變化不可不詳緒怒曰
皆是汝等遲緩軍心有悞大事豈不聞兵貴神速授出嘆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

河吾其濟矣授遂托病不出玄德曰今備久蒙大恩無可報效頭與
文將軍同行一者報公之恩二者就探雲長紹喜喚醜與玄德同行

醜曰玄德屢敗之將恐於軍不利不願同行紹曰吾見玄德才能可
與同去醜曰主公要他同去分三萬兵與他為後如其無功可自治

罪其引七萬軍先行紹從之操奏知雲長立功帝封公為壽亭侯操
鑄印使遼送關公公看印不受遼曰據兄之功封侯何多公曰功微

不堪領此名爵再三推辭遼賞印回見操曰曰吾失計較鑄漢壽亭
侯之印再使遼送去公視印笑曰丞相知吾意也遂拜受之忽報袁

紹又令大將文醜渡黃河操先使人移徙居民於西河操令糧草車
先行以後軍作先鋒守之呂虔曰糧草前而兵居後何意操曰糧草

在後多被抄掠故令在前虔曰倘遇敵軍守糧者不敢戰必悞大事
操曰吾料軍到又作理會虔心疑未決操兵至延津聞前軍發喊報河北文醜兵至將糧

草軍俱已趕散操交退軍河北軍又斷其路操軍散亂操以鞭指南阜土山可以避之操

操曰吾料軍到又作理會虔心疑未決操兵至延津聞前軍發喊報河北文醜兵至將糧
草軍俱已趕散操交退軍河北軍又斷其路操軍散亂操以鞭指南阜土山可以避之操

關雲長陣上誅文醜



軍急奔土山操令軍解衣卸甲盡放其馬文丑軍至眾將曰賊至奈何急收馬匹退回白馬荀攸止曰此正好餌賊何退之文醜軍得車仗又未捨馬軍士不分隊伍自相離亂操令軍一齊下山擊之醜軍大亂河北軍只面取物無心所殺文醜攔回馬走操曰文醜敗走誰去擒之張遼徐晃飛馬而去醜見土將趕來拈弓搭箭遼急低頭箭中盛鬘遼大怒拍馬趕來坐下馬被醜射中面門跪下前蹄張遼落地却得徐晃接住斬殺見敵不住撥回馬走文醜沿河趕來忽遇關公交戰三合文醜遶河而走公馬乃千里龍駒早已趕上將醜斬於馬下靜軒詩曰

誓把功勳建 須得心義酬 奮身誅虎豹 用命統貔貅
白馬顏良死 延津文醜休 英雄如有此 不負壽亭侯

操見公斬了文醜河北軍落水死者無數公引十數騎東冲西突正殺之間玄德兵到前軍報說又是赤面長鬚的斬了文將軍玄德急拍馬來看隔河望見陣中紅旗上寫着漢壽亭侯關雲長七字玄德暗謝天地曰原素雲長却在操處欲去相見被曹兵擄來只做敗兵走回郭圖審配見紹曰今文醜又是關羽殺了紹大怒曰大耳兒焉敢如此紹令將玄德斬之玄德曰其有何

曹操得勝班師回都



罪紹曰汝使關羽殺吾二大將玄德曰容伸一言而死操悔備有仇備今雖敗必有後仇之日今知其任明公處向方攻曹特使羽誅二將公知必怒此是借公手而殺備斷絕仇人也願明公思之紹曰玄德之言是也使我害賢之惡名請玄德上帳玄德曰明公寬大之恩無可補報欲令一心腹陳震持書去見雲長星夜來輔佐明公共誅曹賊以復二將之仇何如紹喜曰吾得雲長如顏良文醜復生也紹令退軍于陽城按兵不動操令夏侯惇督兵守官渡隘口操班師回許昌與呂虔曰昔日吾以糧草在前乃餌敵之計惟荀攸知之正飲宴間忽報汝南黃巾劉辟龔都甚是猖狂曹洪屢戰不勝乞發勇將救之雲長曰其願去破汝南賊寇操曰雲長建立大功未曾重謝公答曰其久開必生疾病願再一行操許之與軍五万令于禁樂進為副荀攸曰雲長常懷去心倘知玄德消息必去不可煩令出軍操曰丹不交臨敵美公領兵至汝南下寨當夜營外捉得兩個細作入寨見雲長燈下認是孫乾

○關雲長封金掛印

公叱退左右問孫乾曰玄德兄在何處乾曰自徐州失散飄泊汝南幸得劉辟收留近聞

孫乾汝南夜見關公



主公在袁紹處乾欲往見今劉辟龔都欲歸順助紹破曹今知將軍在此劉辟令小軍引路交其為細作來見將軍明日獻功與將軍早奉二夫人與皇叔相見却來汝南又作遠箭公曰既兄在袁紹處吾必星夜而往恨我斬紹二將恐事有變乾曰某先往探之來報將軍公曰吾見兄長万死不辭今回許昌辭操當夜送孫乾去了于禁樂進不敢問公次日公引兵出陣曰汝等何故皆反朝廷龔都曰汝背主之人何敢責人公曰我何背主都曰玄德往袁紹處汝從操何也公曰乱言舞刀向前龔都便走回身謂公曰故主之恩不可忘也吾諒汝南詐敗走散公會其意奪海州縣安民了班師回許昌操出城迎入設宴待公公辭回宅恭拜二嫂于門外其夫人曰叔也二次出兵知皇叔音信否公曰未也公退二夫人慟哭甚哀其夫人曰想皇叔休矣一個隨行軍士听知于内門外曰夫人休哭主人見在袁紹處特來告知二夫人召雲長入書白皇叔未曾負汝今受曹操恩爵忘却舊日之義我姊妹憂愁欲死叔享榮貴首級免叔疑碍公頓首泣曰兄委實在河北未報尊嫂只恐内走世家其早晚拜曹而去夫人曰叔且上緊不可遲緩公追思辭回不定于禁已臨操曰雲

張遼探訪雲長消息



長已知劉備在河北操令張遼探知公意張遼入賀曰聞兄在軍中知玄德音信特來賀喜公曰故主未見何喜之有遼曰兄看春秋管鮑之義兄與玄德结交何如公曰吾與玄德生死之交生則同生死則同死非管鮑之可比遼曰吾與兄结交比玄德何如公曰吾與汝邂逅相遇若遇吉凶則相救逢患難則相扶豈比吾與玄德生死之交遼曰向日玄德在小沛失利緣何不死戰以保之公曰彼時吾未知兄生死若玄德死吾豈能獨生乎遼曰今玄德在河北兄往從之否公曰昔日之言安肯負之文遠雖達意亦其辭丞相而行靜軒詩曰
月缺不改光 劔折不改鋼 月缺鬼易滿 劔折復鋒良
勢力壓山岳 難屈志士腸 男兒有死節 可殺不可量
遼將公言回告曹操曰曰吾自有計留之雲長正坐之間忽報有故人相訪公請入問其姓名其人曰某乃袁紹部下陳震公大驚喝退左右震取書一緘獻公公視之乃玄德書也書曰
備嘗謂古之人恐獨身不能行其道故結天下之士以友輔仁得其友則益失其友則損備與足下有桃園結義之交雖不同生誓以同死今何中道而割恩斷義君欲立功

陳震賚玄德書通公



名滿富貴願歛首級以成全功書不盡言以待未命
公看書畢哭曰其非不欲尋兄奈不知其所安肯事曹而面曹曹震曰玄德望公淚不曾

乾公既仗義何不歸之公曰人生天地間無始終者非丈夫也吾昔
曰隆曹先謀兄在則吾去之操曾許之已立功三件以報其恩吾來
時明白去時不可不明自震曰倘曹公不放將軍當何如哉公曰吾
寧就死豈肯久留此地震曰公速作回書免致玄德公之望公作回
書曰

羽聞義不負心忠不顧死是大丈夫之志也羽自幼讀書粗知義
禮昔羽守下邳內無積粟外無援兵欲盡死節奈有一嫂之重未
敢斷首碎軀死于溝壑也近自汝南方知信息容面辭曹公奉送
二嫂回也昔日降漢之時已曾預言今立微功以報不容不從忽
得兄書視之若夢羽若懷異心天地可表

陳震得書辭去公未相府辭操也知其意乃懸迴避牌於門首公見
快也而回收拾一輛小車選精壯者二十人早晚伺候其夫人問曰近日行藏若何公
曰只在早晚辭丞相便請嫂嫂上車將丞相原賜金銀盡皆留存庫中夫人曰叔直上緊

關公辭操掛迴避牌



且勿遲慢公連往相府數次又掛迴避牌皆不放泰公往張遼家相探欲言此事遼托疾
不出公思之曰此是丞相不容我去大丈夫既已欲去而不動非大丈夫也即寫辭書以
達曹相云

漢壽亭侯關羽謹誠再拜奉書羽生于漢朝少事皇叔誓同生死
昔者下邳失據許降丞相所請三事已願恩諾羽所以歸焉按權
過望量實難當只今探知故主見在表紹處為寄客使羽旦夕不
安三思丞相之恩深如滄海還念故主之德重若丘山去之不易
住之實難事有先後當還故家尚有餘息未報他日以死答之乃
羽之志也謹書呈上幸希鈞鑒

公將屢次所賜金銀一一封記掛壽亭侯印於庫中平明請一夫人
上車男女二十餘人伏侍另差人於相府下書提刀上馬護送
出北門門吏阻住公皆喝退令車先行但有追者吾自當之
知操將辭書呈上眾皆愕然

○關雲長獨行千里
操諸將中只有蔡陽不服關公常有讒譖之心挺身出曰其願生擒羽回獻與丞相

羽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義士來得清去得明天下之大夫夫汝等皆可學之也
府有詩曰

詩 刺良恩已報曹公
辭魏歸劉兩盡忠
威鎮許昌謀涉遠
當時義勇有誰

程昱諫操追殺雲長



操喝退蔡陽程昱曰關羽不辭丞相不奉鈞旨何如操曰使歸以全其家昱曰丞相能捨之諸將皆不平操曰何為不平昱曰死三罪以致眾怒且羽肯守下邳事急未降丞相拜為偏將軍深恩極厚一旦棄丞相而去不能盡忠其罪一也不待丞相之命飄然而去欲殺門吏不遵國法其罪二也得知故主之微音忘丞相之大德亂言片楮冒瀆鈞威其罪三也今若歸袁紹是縱虎傷人令蔡陽赶上殺之以絕後患操曰吾曾許羽若追而殺之天下人皆以我為失信彼各為其主不可追之宋憲詩曰

詩 功成自合歸玄德
鮮印封金離許昌
不羨金銀光照室
為思恩義重如山

人言俊傑千年少 我道將軍万古無 不是追兵無壯氣 曹公原重去時書

言曹公好處平生不殺玄德不追雲長詩曰

曹操行錢贈袍



三國初爭勢未分 獨公謀策最機深 不追關將令歸主 便是中原霸業心
操曰吾賜金帛彼皆留還此是雲長千金不易其志此等之人吾且敬之昱曰繼後為患丞相休怨操曰雲長非負義之人昱曰各為其主豈容人情操曰想雲長去不遠吾一終結識他做個人情即令張遼單騎先去留任贈金一盤為路費然袍一領依秋衣却說雲長所騎赤兔馬按住孫權

張遼而行背後有人叫雲長使行公自思呼我字者必不害我交車仗先行回頭視之見張遼在馬而前公曰文遠莫非來擒我遼曰某身無片甲手無兵刃何必生疑丞相知兒遠行特來相送並無傷害之心公曰丞相耳未必有惡意遼曰丞相有言彼各為其主與兒自去以至其義先令其未留任兄長公曰便是丞相跌騎吾單騎決一死戰立馬于橋上望之見二十餘騎飛奔前來背後是許都徐晃于禁李典操見公立馬于橋上令諸將擺開公見諸將無帶兵器因以此放心操曰公何故行之速也公馬上欠身施禮曰羽先與丞相故主在袁紹處不容不去屢辭丞相不見故拜書告辭望丞相勿忘舊日之言操曰吾欲取信于天下安肯有負前言恐將軍欠盤曹特具相送令許褚托過黃金一盤公曰優

前馬公關拜投化庚



蒙恩賜尚有餘資留黃金以賞戰士關其途中不勞恩賜操曰別無他物少酌大功万分之一耳公曰深感丞相大恩雖有微勞不足補報異日雲萍相會別當酬答操嘆而答

曰雲長忠義士也恨吾無福相從今將錦袍一領聊表寸心請將軍下馬穿上許褚双手捧袍向前公恐操有變不下馬用刀挑起錦袍披于身上勒馬回頭轉身稱謝丞相錦袍下橋望北而去許褚曰此人無礼太甚可去擒之操曰彼一人一騎吾二十餘人安得不怀疑乎吾言已出不可追之遂引眾將回城操於路嘆曰汝等衆將當效雲長以成万世之清名也史官有詩讚雲長曰

詩曰

將軍降漢不降曹 送別許昌城外路

千里尋覓不憚勞 刀尖挑却錦征袍

關公乘車行三十里不見車仗雲長慌走勒馬四下尋之忽見山頭一人約年二十有餘黃巾錦衣提鎗走馬引百餘人下山大叫雲長且住公問曰汝何人也其手下馬拜伏于地公恐是詐勒馬停刀問曰壯士頭通名姓其人曰某乃襄陽人姓廖名化字元儉因漢末世亂流落江湖初涼自給聚義五百餘人恰遇同伴杜遠下山誤將兩院夫人劫擄上山吾聞從者云是

馬里千行獨長雲關



大漢劉皇叔夫人吾即下拜問其来意為說將軍盛德吾即欲送下山来杜遠出言不遜被某殺之獻首級與將軍請罪公曰二夫人何在化曰恐人傷害留在中公交急取下山頭更百餘人簇擁車仗到末公下馬停刀叉手於車前問候曰嫂嫂受驚羽之罪也二夫人曰若非廖將軍保全幾被杜遠之辱公問左右曰廖化怎生救夫人左右曰杜遠劫上山去要與廖化各分一人為妻廖化乃問跟脚好生拜劝杜遠不從却被廖化殺之公却拜謝廖化七款令部下人護送關公公尋思此人終是群盜若用為伴被人耻笑公辭謝曰感承厚意奈某與曹公說口誓願千里獨行日後相逢必當重謝廖化拜送金帛公不受化拜辭引入伴回山去了

公將操贈袍事告知二嫂遂隨車仗而行漸至天晚投一孤庄安歇庄主出迎頭髻並白問公姓名公向前施礼告以姓名老人曰莫非斬顏良文丑者乎公曰然也老人大喜便請入庄公曰車上有二夫人老人即呼妻女出請二夫人下車入草堂關公叉手立于二夫人之側老人請公坐公曰尊嫂在上安敢坐也老人曰將軍異姓何如此之敬也公曰某與劉皇叔張翼德桃園結義誓同生死二嫂相從于兵刃之中未嘗敢缺礼老人曰將軍天

公閑待款酒置華胡



下義士也遂令妻女於草堂上相待夫人老人於小齋待閑公公問姓名老人曰吾姓胡名華桓帝朝為議郎致仕歸家小兒胡班在洛陽太守王植手下為從事將軍必從此處經過就付書與小兒相會公求華書遂告以辭曹公之事胡華感嘆不已當夜二夫人宿於正房閑公秉燭坐待天明胡華相待早膳閑公請二夫人上車辭別胡華公提刀上馬投洛陽乘前到一閑名東嶺閑

○閑雲長五閑斬將

且說把閑將姓孔名秀乃曹操部將領五百軍在嶺把隘軍士報知孔秀也提劍出閑喝閑公下馬公只得下馬與施札秀曰君將何往公曰已辭丞相往河北尋兄劉玄德孔秀曰河北袁紹正是丞相對頭將軍此行必有來文公曰因來忙速不曾討得來文秀曰若無來文將軍且住閑下待我差人稟過丞相方可放行公曰待汝去稟丞相却不耽擱我行程秀曰一日不稟且住一日一年不稟且住一年公怒曰何如此也秀曰法度所拘不容不如此當今世亂龍爭虎鬥之時若無來文枉說英雄公曰汝不放我去秀曰汝要過去留下老小盾當公大怒約退軍仗提刀直取孔秀

公閑射福韓教坦孟



秀慌退入閑逃鎗出迎被公斬之眾軍便走公曰軍士休走吾殺孔秀與汝等無干汝等馬前公曰借汝眾將之口往許昌且說丞相尚親自餞行孔秀故相擱截欲殺管我

吾故斬之遂過閑墮洛陽進發軍士報知太守韓福也急聚眾將商議牙將孟坦曰既無丞相文憑即係私行若不阻當必有罪責韓福曰閑公勇猛難以迎敵頗良文丑尚自被誅用何計擒之孟坦曰先將鹿角扎住閑口待他來時小將和他交戰太守於高阜上暗箭射之仍伏軍士於左右如墜下馬即擒之解赴許昌必得重賞商議已定人報閑公車仗已到韓福引兵擺在閑口這閑是平地初立韓福跨弓帶箭揮鞭問公何往見無來文乃對公曰吾奉丞相鈞令鎮守故都專一盤詰往來奸細汝無文憑即係私逃公怒曰孔秀當我被吾斬之汝又阻吾欲尋死也福令孟坦出戰公約退車仗與坦戰不三合坦搦馬便走欲誘閑公誰知公馬日行千里走若星飛趕上腦後一刀砍孟坦為兩半福見砍了孟坦於門首畫方一箭正射中公左臂公將口拔出箭來血流不止飛馬逕取韓福也急退不得被公斬之衝散眾軍保護車仗出閑公割帛勒住孟坦於路恐人暗笑不敢久住連夜投汜水關來把閑將車仗

鎮國寺開公斬大喜



刀在手見其理代乃手公喝曰吾以汝為好人尚敢如此喜知事泄叫左在右手有膽
大者向前起曰被公斬之下喜逃廊而走暗取飛鎚打公公把刀背挑開趕上

用流星鎚原是黃巾餘党後從曹操挑未把開福軍報知大喜思一計就開前在座山
寺名鎮國寺是漢明帝御前香火院董卓時廢了曹操使韓福新修重建大喜就寺中埋

伏刀斧手三百人擊斃為號要害開公下喜出迎迎接開公公見下
喜來迎下馬施禮喜曰將軍名震天下誰不仰慕今婦皇叔以全大
義公將斬孔秀韓福之事告之喜曰將軍殺者是也其見丞相代稟
此事公大喜同上馬過了汜水關到鎮國寺前下馬眾僧鳴鐘出迎
數內有一長老却與公同鄉法名普靜已知大喜之意向前問訊公
下馬答之靜長老曰將軍離蒲東幾十年公曰已二十餘年矣普靜
曰還認得貧僧否公曰因離家多年不曾相識靜長老曰貧僧與將
軍家只隔一條河矣同鄉人也下喜見普靜說鄉曲故事只恐走淺
忙叱之曰吾欲請將軍赴宴汝僧人何多言也公曰鄉人見鄉人安
得不叙舊情也長老請方丈待茶公曰二夫人在車上宜先款之普
靜令取茶先獻夫人訖後以手指內以目碩瞻公知其意喚左右提

關公看書胡班竊視



原下公急出看二嫂早有軍人遠上圍住見公來四散奔走公拜謝靜長老曰若非吾師
經老曰貧僧此處難容收拾衣鉢往他處別公而去公該送車仗望葉陽

太守王植出迎大喜曰將軍途路驅馳夫人車上勞苦請入
館驛暫歇一宵未日登程公見王植意甚感勸請二嫂入城見明中
皆已鋪席設帳請公赴宴公曰尊嫂在上不敢飲酒植堅請不
去却送酒食至館中公見行路辛苦請二嫂正房歇定從者各自安
歇公亦解甲少歇王植密喚從事胡班听令曰關羽背丞相而外又
奪關斬將其罪不輕奈羽勇猛難敵今夜三更點一千軍圍住館驛
一人一個火把燒斷外路四圍放火不問是誰盡皆燒死胡班尋思
我不識雲長何如入內觀之見公在堂上觀書左手掉髯班見大驚
曰真天人也公曰何人班入拜曰王太守從事胡班公曰莫非許昌
城外胡華之子否班曰然公喚從者取華書付班班看畢嘆曰險害
忠良遂入報知所害之由將軍急收拾出城公大驚急請二嫂上車
公提刀上馬盡出朝庭果見軍士各執火把俟候公到城門將門砍開催伴急行王植引
人後面趕來公曰吾與汝無仇何令人燒我被公將植砍為兩段人馬走散公隨車而行

關公渡口怒



後知胡班被植家人所殺關公行過滑州人報知劉延上急引十數騎出迎公馬上欠身而言曰太守別來無恙延曰公欲何往公曰辭丞相欲去尋家兄延曰玄德在袁紹處紹

乃丞相仇人何容公去公曰昔日曾言定來延曰目今黃河渡口關隘乃夏侯惇部下秦琪把守恐不容將軍過渡公曰太守應付船隻若何延曰船隻須有不敢應付公曰前者斬顏良文丑與足下解圍今借一船不付何也延曰夏侯惇知必見罪于我公自催車仗前進秦琪引軍出關問曰公何往公曰逕去尋兄乞借渡船琪見無公文乃曰吾奉夏侯惇將令把守關隘你便插翅飛不過去公曰你比顏良文丑何如琪大怒未戰被公十合內斬之公曰當吾者死餘者不必走快備船隻送我過河軍士尋船傍岸公請二嫂上船渡過黃河望北進發便是袁紹地面關公所過五關斬將六員詩曰

詩曰 掛印封金辭漢相 尋兄遙望遠途還 馬行赤兔行千里 刀偃青龍出五關

忠義迴然冲宇宙 英雄從此定江山 獨行斬將應無敵 今古留題翰墨間 公嘆曰吾非沿路殺人不得已也曹公知之必懷恨我為無家之人正行之間忽見孫乾

關公途遇孫乾問信



到來公問曰自汝一別皇叔消息若何乾曰劉辟龔都差戍往河北結好袁紹請玄德同謀曹操之計不想河北謀士自相妬忌用曹公欲祖授職退不用曹公關公自奪權紹主持不定因汝斬顏良文丑二次欲斬皇叔今知將軍欲回必然受害先求脫身之計已在汝南會合劉辟去三日了恐將軍落他彀中

故先求脫身之計已在汝南會合劉辟去三日了恐將軍落他彀中問其動靜皆掩面垂淚正行間背後夏侯惇趕來公令乾保車仗先行公勒馬按刀曰汝來趕我何失丞相大度惇曰汝無丞相文憑沿路殺人斬吾部將持來報仇公曰守關將生事攔截吾故斬之惇曰吾欲為秦琪報仇躍馬挺鎗欲出背後一騎飛來大叫不可與關將軍交戰公亦按轡不動乘使於懷中取出公文曰丞相憐愛關將軍忠義恐各關上攔截故差其將文書通告諸處惇曰關羽於路殺死把關將六員丞相知否使曰不知惇曰活捉去見丞相擬鎗與公戰二十餘合又一騎至大叫曰二位將軍罷戰惇問曰汝來何故使曰丞相恐關上阻當關將軍特來告報惇曰丞相知沿路斬將不使曰不知惇曰如此不可

丞相恐關上阻當關將軍特來告報惇曰丞相知沿路斬將不使曰不知惇曰如此不可放去二人又戰二十合又一人大叫曰二將少歇惇回顧問使者曰丞相交擒關羽使曰

公與惇戰張遠解和



非也丞相三軍聚恐路上有人阻當關將軍故急送公文來惇曰既未知沿路殺人不可放去令馬軍團七圍定休走脫陣後張遠大叫休戰奉丞相公文為雲長斬了孔秀恐路有阻特命我來令關隘放行惇曰秦琪是蔡陽外甥是我薦見丞相他分付在我處今被羽斬了恐有未然遼曰我見蔡陽自替分解惇令退軍後有詩讚曹操曰

詩曰

為愛英雄閱古今
應非孟德施奸計

三番遣使意何深
正是雲龍天下心

○雲長搗鼓斬蔡陽

遼曰聞蔡陽在蔡陽處公曰兄長不在表紹處吾往尋晉天下尋兄遼曰未知下落且再回見丞相若何公曰既已告辭安有復還之理二人拜別遼與惇自引軍回去公趕上車仗而行數日正值大雨滂沱行裝盡濕來到一所村莊公先往借宿莊主郭常出迎各相問姓名公言來意常曰久聞大名幸得瞻拜請入坐定宰豬羊置酒兩夫人於后堂相待郭常與關公孫乾三人飲酒一面烘焙行李一忽一後生引數人至堂上常喚曰吾兒可來拜見將軍公問何人常曰此愚男也射獵方回老夫世本儒流務農為業止

郭常置酒款待關公



有此子不習儒業專務遊獵是若木家門不幸也公曰方今世亂棄文就武善習弓弩亦可以取功名何為不幸常曰此子專務遊蕩無所不為是以憂也更深酒散各思止宿公與孫乾曰此老如此之賢此子如此之愚何天生之不齊也方款就

寢忽聞一聲馬嘶人開公提刀視之見郭常之子跌倒在地從者與莊客打公急問之從者曰此人來偷馬被馬踢倒方知盜馬孫乾勸公少之公責之曰吾往天下全仗此馬汝欲盜之是絕吾路矣却欲殺之常哀告曰不自子為此逆事罪合万死奈老妻止有此子將軍若殺之老妻必尋死矣望將軍仁慈寬恕公乃仁義之人恕而不殺當夜坐以待旦郭常夫婦拜謝公令子出吾以善言化之常曰逆子四更去了乃前生之冤孽也公謝常請二嫂上車行不三十里山背後兩騎馬引百餘人趕來為首者頭裹黃巾後面郭常之子攔住去路叫曰吾乃張角部下大將裴元超來者請下馬放你過去公喝曰張角為盜還知劉關張三人否元超曰我只聞赤面長髯再姓關名羽不識其人公乃停刀解開髯視之超滾鞍下馬揪郭常之子于馬前因某自張角死後一向無主哨聚山林權於此處藏伏今早這廝報道有馬事情悞至如此可殺此人公曰

周倉山下投降關公



吾看郭常相待甚重不忍殺之放回改過元超曰離此二十餘里地名新坡有一卧牛山一勇士姓周名倉兩臂有千金之力板肋虬髮形容甚偉原在黃巾張寶部下為將後因寶死哨聚于此曾說將軍大德恨無門路相見公嘆曰山林之中亦有此信義之士言未畢只見一彪人馬來到超曰此必周倉立馬候之倉見公下馬便拜公曰壯士何人倉曰循跟張寶曾識尊顏失身于賊不得相隨今日天賜相會得拜倘將軍不棄收留周倉為馬前小卒公曰汝若隨吾汝手下人伴如何倉曰听其自便願隨者同去公遂下馬問二嫂其夫人曰叔也自離許昌獨行至此未嘗要人馬相隨前者廖化欲隨叔也尚且卻之今次却容為盜者同行恐人議論公曰尊嫂之言是也遂回周倉曰汝等且屯山中待為尋見兄長却未相招倉告曰某失身為盜今遇將軍如見天日別無門路如將軍不欲眾隨令跟元超某願步行眼將軍千里不辭公再告二嫂其夫人曰一二人相隨不妨公令周倉撥人伴隨元超去元超曰哥哥與將軍去弟願同行倉曰你若去人伴皆散汝且扎住丹末取你元超快也相別倉眼關公到一座山城此是古城數日前張將軍引數十人到此將縣官趕去在城中招羅五

孫乾古城見張飛



千積草屯糧到處無人敢當關公喜曰徐州失散今已半年誰想兄弟在也孫乾入城報說交來接二嫂娘原來張飛在芒陽山中落草待投河北路經古城入去借糧縣官不肯就殺入城縣官皆走張飛就以安身忽見孫乾至便問其故乾將皇叔借兵事由雲長道開根由說知飛即披掛上馬引兵出北門公望見翼德到刀付周倉下馬來迎張飛聲如雷吼揮矛望公使關公大驚也隔過鎗叫兄弟如何忘了桃園結義飛罵曰無義之人有何面目相見你順曹操受壽亭侯自享富貴又來賺我公曰你却不知一言難盡嫂也在此請問其故二夫人聽得揭車帷呼曰三叔二叔並不知你等下落不得已而降漢不降曹今知哥也在此在表紹處千里獨行送我至此你休見錯飛曰大丈夫在世豈有事二主之理嫂嫂休被他病過其夫人曰在下即時出乎無奈公曰你休屈我孫乾曰關將軍正往汝南聞將軍在此特來相見飛喝曰和你也誣說公曰我來拿你須帶軍馬來飛手一指兀的不是軍來公回頭果見一彪軍到却是曹軍旗號飛怒曰尚敢誘吾揮矛擲來公捋刀指住曰兄弟且住看我斬了來將表我真心曹軍罷開蔡陽出馬喝曰汝殺吾外甥秦琪我奉丞相鈞令特來捉你捉

陽蔡斬鼓搥長雲關



住你我便為壽亭侯叫聲搥鼓七絕搥動公早騰到面前一聲鼓震刀起處蔡陽頭已落
地有詩為証

詩曰

千古令人笑蔡陽
古城偶遇交鋒處

提刀絕欲戰雲長
畫鼓終搥一命亡

眾軍便走公赶上活捉一卒來問消息那卒曰蔡陽知將軍斬了他外甥心中忿怒要來與將軍交戰報仇丞相不肯差他去汝南攻劉辟不想這里撞遇將軍公交卒往張飛馬前去說明此事張飛問那軍雲長在許昌行止那卒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張飛方信是實正欲下馬去二嫂車前施禮城中有人報曰城南門外有十數騎來得甚緊不知何人飛心中疑便引軍轉城南來迎視之乃糜竺糜芳也張飛下馬慌忙問之

○劉玄德古城聚義

糜竺曰自從徐州失散吾兄弟二人逃難回鄉使人遠近打聽知雲長降了曹操主公在河北不知將軍在此昨日路上遇見一夥客人說有個姓張的將軍如此模樣今據守古城吾想必是將軍故來尋訪飛曰關兄送二嫂到至以孫乾已知大哥下落糜竺大喜飛遂迎接二嫂入城坐定皆哭拜于階下二夫人

公問劉辟玄德消息



感傷不已飛恰纔備問仔細其夫人將雲長前後經過之事說了一飛飛哭稱雲長各言其事設宴敘舊公曰

兄長未至酒食向堪乾曰今日權且將息次日雲長分付眾人在古城等候自與孫乾引十數騎往汝南來劉辟韓都接入公問皇叔何在劉辟曰皇叔到此數日見軍馬缺少又即表紹處商議二日前去了雲長憂悶孫乾曰將軍休憂其再往河北報知主公同到古城公辭劉辟回古城與飛說知飛欲自往公曰有此一城便是安身之所未可輕棄我與孫乾去取兄長汝可守城飛曰汝斬他顏良文丑如何去得公曰我見机而变引數十騎隨行公問周倉曰裴元超有多少人馬倉曰五百餘人馬五十餘人馬公曰我等抄近路去取兄長你去山寨招集人馬於大路接應倉欣然而去公與孫乾投河北來到界首將軍在此等候我入城見主公說知便求脫身之計公曰左有村庄同往覓宿庄主閑定出迎公以實告之庄主曰父聞將軍大名今得瞻仰如撥雲見日喚二子出拜長子關寧字書次子關平字武藝庄主留公在庄孫乾入城來見玄德將事說知玄德曰簡雍亦在此投衣紹可暗召來商議少刻簡雍到與孫乾相見共謀脫身之計雍曰主公明日見表紹可言親往荆州

玄德辭紹去說劉表



結連劉表共破曹操主公乘此而去吾自有脫身之計次日玄德見紹說結連劉表共破曹操紹曰吾當使人結好表不肯從玄德曰表乃備之宗兄備往說之必然成事紹曰若得劉表勝劉辟多矣吾聞人說汝弟雲長別擇款求尋汝吾欲殺之以伸我二將之恨玄德曰顏良文丑比之二鹿雲長乃一虎也失之二鹿而得一虎可以拒操何故殺之紹曰此人吾實愛之故戲言耳汝可使人召之玄德曰可差孫乾去紹喜令乾先行玄德辭紹往荆州簡雍曰玄德此去必不回矣某願同行以說劉表二則益使玄德紹令同往郭圖諫紹曰劉備去說劉辟未見成事今又與簡雍去說劉表此去脫身不回矣紹曰汝勿多疑簡雍自有見識郭圖嗟呀而出玄德簡雍行出界口孫乾接着且至關定家關公接見相抱大哭

關定令二子拜見玄德問其故公曰此人與弟同姓欲令次子跟弟同去玄德曰幾歲矣定曰次子一十八歲玄德與定曰吾弟無嗣令即與弟為子何如定喜即令關平拜公為父玄德恐紹來追收拾急行關定錢別雲長同玄德取路投計牛山來忽見周倉引十數人帶傷而來公引見玄德坐問其故周倉曰自到卧牛山誰想有一將騎馬而來和裴元超交鋒一合搦死元超盡

劉關張古城重聚會



數招降占住山寨其到山前止招斃人過來我與他交戰被他連輸數次身被三鎗來見主公玄德問曰此將是誰倉曰不知玄德喚雲長引軍前進令周倉引出其將却是常山趙雲也見玄德拜于馬前玄德下馬問其故雲曰自別主公從公孫瓚不聽諫放火自燒裴紹辱次招論其相紹非立榮之人遠投北方後知主公在紹處欲來相接恐紹見怪因從此過裴元超下山欲奪吾馬其故殺之借此安身今遇主公正應昨夜佳夢之德大喜曰吾一見子龍便有不捨之意誰想今日得遇趙雲曰今隨主公大稱平生雖肝胆塗地無少恨矣當日部領人眾隨玄德前到古城張飛糜芳糜竺出迎入城各相拜訴二夫人言雲長之德玄德感謝不已大設聚筵宴先祭天地遍勞諸將眾皆歡悅又添子龍周倉馬坡軍校四五百人慶喜數日靜軒詩曰

當初手足似瓜分
今日古城重聚會
玄德關張離散後
從來良將扶明主
信斷音稀杳不聞
正如龍虎會風雲
古城天賜再相逢
惟有常山趙子龍

又詩道玄德遇子龍云

詩曰

詩曰

詩曰

孫策遣張紘上表



玄德謀棄古城去守汝南劉辟使人來請玄德引軍往汝南屯扎招軍屯糧表紹見玄德不曰欲起兵伐之郭面諫曰不可劉備疥癬之疾曹操乃元惡之首劉表不足為強江東

孫策威鎮三江地連六郡文有周瑜張昭武有黃蓋程普積穀五七年甲兵數十萬可差人去結好共力破曹南北兩攻唾手可得表紹從之修書遣陳震來會孫策合兵破曹

○孫策怒斬于神仙

孫策自霸江東兵精糧足建安四年襲取廬江收服數郡破黃祖敗劉勳文敗豫章太守華歆後聲勢大震孫策命張紘上表往許昌奏功曹操知策強盛嘆曰獅兒難與爭鋒矣遂以曹仁之女配嫁策弟孫匡下書是結親和好操留張紘在許昌孫策欲請為大司馬操不許策其心之常有伐許昌之心吳郡太守許貢暗遣人上表言孫策驍勇與項籍相似宜加貴寵可召還京若被說不得不還若放於外必為後患當速治之遣使渡江被把江守將所捉解見孫策七觀表大怒令祝貢至貢之曰汝欲送吾於死地何也貢推無此意策將出表示之貢無言可答策命武士絞死貢家小盡皆逃散有奴客三人要與許貢報仇恨無其便孫策專好遊山打

許貢家客攔策報仇



獵一日引軍會獵于丹徒之西山中趕起群鹿各爭追射策騎五花馬善走山中如登平地正趕之間道傍見三人持鎗帶弓立於竹篠之內策勒馬問曰汝等何人三人合曰乃

韓當軍人在此射鹿策方舉鞭而行一人挺鎗望策左腿便擗策大喝一聲拔所佩劍砍去劍鋒勢墜止存劍靶在手內有一人拈弓搭箭射中孫策面門策使拔下面上箭取雞弓回射放箭之人應弦而倒二人舉鎗望孫策亂擗大叫曰我等是許貢家客特來與主人報仇策手中別無器械馬上以弓打之二人死戰不退策身被十數鎗馬亦帶傷正危急中程普引數騎至將許貢家客三人砍死看孫策時血流滿面普以帛勒之救回吳會尋人醫治後有詩嘆曰

詩

孫郎智勇冠江湄

射獵珍心受困危

策因射傷尋名醫華陀時已往中原去了止有徒弟在吳命以治療敷貼藥餌訖醫者曰箭頭帶毒每已入骨可將息一百日勿得妄動

以怒氣衝激其瘡難愈孫策為人平生性急恨不得三日平復憐息至二十日忽聞許昌有人來策喚問之來人曰操每恨主公常嘆曰獅兒難與爭鋒美策曰操之謀士亦恨吾

陳震賞書結連



否來人曰惟有郭嘉不服策曰嘉有一言來人不言策怒欲斬之來人只得實告曰嘉對曹公曰孫策不足懼也安敢橫行以人性急少謀乃匹夫之勇耳倘有一刺客起便為強暴之虜矣他日必死於小人之手策怒曰匹夫安敢料吾射吾者必操之謀也吾誓取許昌以迎獻帝不待瘡好便出謀事張昭諫曰醫士交主公百日休動何故以一言之忿自苦千金之軀也策曰匹夫料吾實難容也誓取中原以彰英雄昭曰待主公瘡好謀之未晚時值表紹使命陳震至言欲結連南北攻曹共分天下策大喜於城樓上會集諸將官款待陳震正飲宴間忽見眾將下樓耳語紛紛策怪而問之左右答曰乃于吉神仙在樓下過諸將皆往拜之策起身凭欄望之見一道人身長八尺鬚髮皆白面似桃花身披鶴氅袍執一策杖立於當道上孫策部下諸將下樓同城中男女焚香伏道而拜策大怒曰此妖人也與吾擒來左右皆曰此人寓居東方往來具會有道院在城外每夜靜坐日則焚香誦道普施符水救人萬病無不應驗當世呼為神仙乃江東之福神也當致敬之策怒曰汝等敢違吾令即便欲執劍斬之左右不得已下來推于吉上樓策叱之曰匹夫怎敢惑吾軍心耶于吉對曰貧道瑯琊

策斬于吉眾官勸免



人也順帝時曾採藥山中得神書于曲陽溪布泉上唐白表疎書尾百餘卷能治人疾病方術名之曰祀由書禁科匠家十三科有此一科者道得之權務代天宣化普救世人未敢取民毫厘之物安得感明公之軍心耶策曰汝這神不取於人衣食從何而得汝即黃巾賊之徒今若不斬必為國患叱左右斬之張昭諫曰于道人在吳數十年並無過失不可斬之恐失民望孫策曰山野村夫吾試寶劍何異屠猪狗耳眾官皆勸策帳未消令枷鎖下獄蘇本錮之眾官散而皆入告其國太夫人夫人召策入后堂曰吾聞汝將于先生下於縲縲此人多助軍招福保民汝宜釋之策曰此乃妖妄之人能以幻術惑眾心遂使吾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盡皆下樓拜之此等與張角無異不可不除老母勿聽女流之言兒自有區處策喚獄吏取于吉出來獄吏事之如父策使人窺之怒斬獄吏張昭等數十人連名作伏保于吉策曰汝能寫書之人何不答札吾聞昔曰汝南張津為刺史舍前聖龜訓祭漢家法律常以笏帕裹頭鼓琴焚香讀邪俗道書后彼南夷所殺汝等勿廢紙筆吾必殺之呂範曰某知于先生能祈風禱雨方今荒旱乞求求雨請其罪策令取出開去枷鎖令求其雨于吉即沐

于吉上紫棚祈雨



浴更衣辭衆曰吾求三尺甘雨救濟良民但吾不免一死衆官曰若求有雨我主公必敬而釋也于吉曰吾辰數至此不能逃也于吉引繩自縛曝于日中策曰若午時無雨即焚死此處先令將乾柴堆積於市忽然狂風驟起百姓觀者如蟻孫策於鼓樓上望之只見風起南北四下陰雲漸合候吏報曰午時三刻策曰空有陰雲而無其雨正妖人也叱左右將于吉推上紫棚四下舉火忽見黑烟一道中上空中一聲雷响空降大雨頃刻之間街市溪澗皆滿午時下到未時水有三尺于吉仰天卧于紫棚上呵咄雲收雨住太陽復身衆官將于吉扶下紫棚解去繩索便請孫策禮之策見衆官皆跪于水中不顧衣服策怒曰雨乃天地之定數妖人誤過此便此為禱之端策令左右斬之衆官力救策曰汝等皆欲隨于吉造反武士將于吉斬首忽見一道青氣投東北方去了策怒將于吉頭號令於市以禁妖妄之人是夜風雨大作及曉不見于吉屍首人報知策怒斬守屍軍士忽見堂下陰雲中于吉從汝而來策取

湖斬之忽然暈倒于地衆救入房不省人事

孫策病臥見于吉



吳夫人來視策病策遣吏而醒夫人曰吾兒屈殺神仙以致招禍策曰吾自十歲眼父出征賢愚不知殺了多少何見有禍今殺妖人以免後患何足恨哉母曰因汝不信以致如此可作福祈禳罪過策曰吾命在天妖人豈去為禍夫人令左右大建好事以禳之是夜二更卧房忽變陰風大作策見于吉於床前

策拔劍斬去喏曰吾平生立誅妖妄以清天下汝為陰鬼何敢侵犯母見策曰斬黃瘦殺醜以除策過策曰兒幼從父縱橫天下未敢鬼神母親何信誦佞以事之母曰見神之事自古有之不可不信汝屈殺神仙豈無報應今設醮于玉清觀汝可往謝罪自然安矣策不敢違母命遂上轎至觀道人迎入策焚香下拜忽香爐烟起不散結成華蓋見于吉立于蓋上策怒出觀行不數步于吉又立于前策拔劍斬之一從人着刃而倒衆視之乃殺于吉之人七竅內皆流鮮血策令埋之策曰此妖人之所令軍人拆毀其觀軍皆不能上屋又令放火燒毀火中見吉飛瓦打之策急歸府見吉又在府前策不入府便

點三萬軍于城外屯扎野寨夜宿中軍令武士各執長鎗大斧透帳而立是夜獨見吉披髮而來次日策歸府內是夜見吉數番眼不閉合母曰汝形容全換策取鏡照之見形

策印付權囑後事



後有詩枉誅于吉詩曰

容枯稿落驚謂左右曰吾頗如此尚可 功忽見吉於鏡中策大叫一聲金瘡迸裂昏絕于地急推上床策醒嘆曰吾不能復生矣請張昭武將等囑曰公等善事吾弟乃取印喚弟孫權囑曰若舉江東之眾決机于兩陣之間與天下爭權卿不知我輩資在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汝當念父兄劫奪之難勿輕意也如宗族有生異心衆可斬之權拜受印策與母曰不孝男天命以盡不能奉養慈母今將印付弟望母親朝夕訓之父兄舊人慎勿輕視母哭曰恐汝弟年幼不能立事當復何如策曰吾弟勝我十倍江東必然無失但內事不決可問張昭外事不決問周即恨周即不在左右不得相托喚妻喬氏曰自幼結髮不幸中途相別可托汝妹轉報周即用意輔佐吾弟休負平生升堂拜母通家之義策面頰文武曰汝善善相吾弟各全忠義之名也再此孫權曰汝若宿劫臣吾陰魂於九泉之下必不相容言訖而亡年二十六歲史官詩曰

獨出東南角 人稱小霸王 運籌如虎踞 決策似鷹揚 威鎮三江靜 名聞四海香 臨終遺大事 外事托周郎

周瑜哭拜孫策靈前



來往東吳數十年 盡言于吉是神仙 英雄不信虛無事 臨危猶恐觸天

孫策舉世權哭于床前張昭曰此非將軍哭時昔周公作周禮凡遇喪事即哭政事時有

徐或作亂伯禽哭而往征之蓋急于王事不得已也張昭等令孫

靜理會喪事杖孫權掌江東大事差人報知中尉軍周瑜權曰周瑜

若回吾无憂矣却說周瑜知策死星夜趕回奔喪哭拜于靈柩之前

吳夫人出以遺囑之言訴与周瑜曰其安敢受此重任乎夫人曰

江東之事全仗公瑾休忘伯符之言則孫氏永保矣瑜拜伏于地曰

敢不效犬馬之力繼之以死權入曰願勿忘兄之遺言明以訓誨瑜

頓首曰願以肝腦塗地報主之恩權曰今承父兄之業將何策以守

之瑜曰方今英雄並起得人者昌失人者亡須得高明遠見之士以

輔將軍江東自定權曰亡兄有言內事委托張昭外事全仗公瑾瑜

曰其篤鈍之才恐有倚托之重頭荐一人以輔將軍權問是誰瑜曰

此人姓魯名肅字子敬乃臨淮東城入胸懷豁朗腹隱机謀將軍可

速召之權從之即令周瑜親往請之瑜奉命往至肅家肅接入坐定問其故瑜以權招之

事白之肅從其言遂同周瑜來見孫 其敬之一日眾官皆散權獨留肅共飲同榻

孫權魯肅共議國政



足而外權問肅曰方今空室傾危四... 肅曰晉文之事君既... 願何以依之肅曰昔崇高祖尊事義帝而不復帝者以項羽之為害今之曹操可比項... 羽將軍何以得為桓文乎肅觀漢室不能伏業曹操不可剪除將軍... 推且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規模如此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 劉表則江東極樞而有之太后建号帝王以當天下此商帝之業也... 權曰今尽力一方冀以輔送室此言非所及也肅曰人皆可以為堯... 舜但將軍不肯為王權大喜起謝曰承蒙教誨同享富貴權喜賜肅... 老母衣服帟帳居處受用肅薦瑯琊郡諸葛瑾見孫權其甚敬之拜... 為上賓瑾勸權勿連袁紹暫從曹操后却面之權從瑾之言遣陳震... 還以言絕之操知策死商議起兵下江南張紘諫曰乘人之喪而伐... 之殆非古義若其不乖反成仇隙不若因而厚之操從之封孫權為... 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就委張紘為會稽都尉賈詡往江東孫權大... 喜又得張紘同吳會與張昭同理國政權既領會稽撥人營事張紘... 薦合肥顧雍權以淮為會稽水行太守事孫權威鎮江東甚得民心陳震固見孫權... 策已公操封權為討虜將軍紹大怒遂起真青幽并四州軍馬五十餘萬復取許昌官渡

袁紹興兵征伐曹操



進發夏侯惇發書告操曰即起兵七萬來迎曹荀或守城
○曹操官渡戰袁紹

袁紹起兵田豐諫曰且宜靜守以待天時若妄動兵必有大禍逢紀... 譖曰主公公仁義之師田豐出不利之語紹欲斬之眾官告免仍令... 加租下獄紹曰待吾破曹明正汝罪紹兵至陽武下寨祖授曰我北... 軍軍力不及南軍南軍軍精而糧草不如北軍南軍無糧利在急... 戰北軍有靠且宜緩守若曠引日月南軍不戰自敗紹不信怒曰田... 豐慢我軍心吾已囚之田曰必斬汝又於是叱左右禁鎖軍中待吾... 破曹之后田豐一起治罪紹軍七十五萬東西南北周圍安營九十... 餘里細作探知曹軍皆俱荀攸與操曰北軍軍多不足畏南軍皆精... 銳可一當十但利在急戰若迂延日月糧食不敷軍心必散操曰此... 言正合吾意即令進兵兩軍結成陣勢北軍審配令弩手一萬伏於... 兩翼弓手五千伏於門旗內炮响齊發紹引大將張郃高覽淳于瓊... 等立馬陣前操引張許褚徐晃李典于禁樂進等來迎操以鞭指紹曰吾奉天子討汝... 汝為大將軍總督山后諸郡何故反也紹曰汝托名漢相實為漢賊罪惡弥天勝如王莽

營曹射高山土軍紹



董卓誣我造反便令張郃與張遼交戰十合不分勝負許褚持刀直取高覽見挺鎗來迎四將不分勝敗夏侯惇曹洪各出審配號炮响而下弩手各發弓箭並射曹軍軍勢南急走紹

何以德之睚曰遠營內可掘長塹則伏道無用操連夜令軍掘塹伏道至塹却不能入至費軍力操守官渡曰八月至十月軍中缺糧欲棄官渡差人未許昌求糧荀彧曰曹軍

驅兵掩殺操軍大敗退守官渡紹趕至官渡下寨審配曰可撥兵去操營邊築起土山令軍人下視寨中放箭操必棄此而去若得此隘口許昌可得紹從之各營調生力軍用鉄鍬土擔來操營前壘土成山如城一般周圍築三十里操兵見紹軍壘土為山張遼許褚皆要出戰被審配弓弩手射住軍馬不能前進十日之內築成土山五十五座立立馬槽公發一半弓弩手於旗上亂前射之曹軍皆用嘔箭問伏地北軍呐喊而笑操問謀士求計劉曄曰可作石車以破之操令曄連夜造車數百乘正對土山候弓弩手放箭營內一齊按動砲車車力勢大砲石飛高亂打雲梯人無躲處砲石打碎其梯弓弩手池者無數審配又令軍用鉄鍬暗掘地道直透曹營號為屈子兵操兵又見山後掘土坑操問劉曄曰此是北軍掘地道來透我營操曰

視覽操曹書賈或荀



以奉承欽命使快進退之疑愚意素紹悉將其眾於官渡與主公決勝負以至請曹軍強如若不能制必為剪除以天下之大裁也且紹布衣之雄能聚人而不能用人如昔楚漢在

荊陽之間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可而不濟今穀雖少未若楚漢在荊陽成軍間也是時刻項莫肯先退則勢屈公以十分居一之眾及地而守之掘其坑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以用奇之不可失也區區拙見尺竭忠誠惟明公裁察焉

操得書大喜令將士努力守之紹軍約退二十里操差徐晃出營巡哨部將史煥捉得紹哨軍問其動靜軍答曰有韓猛運糧到營先令我探路徐晃引見操說知荀攸曰韓猛無謀可令軍斷其糧紹軍自亂操令徐晃史煥帶火先行后使張遼許褚接應當夜韓猛押糧車數千輛徐晃出截韓猛飛馬戰徐晃史煥殺散人夫放火燒糧韓猛敗走紹望見西北火起敗軍回報紹令張郃高覽去救糧草徐晃燒糧車撞見高覽張郃截住交鋒背後張遼許褚兵到兩下夾攻北軍敗散操大喜分兵一半於寨外結營為倚角之勢却說紹軍救得些小糧食回寨紹大怒欲斬韓猛眾將勸免打為小卒審配曰糧食乃軍家之重事不可不用心為巢乃屯糧之

袁紹令配往解糧



所必須得重兵守之紹曰吾等策以安汝可回鄴郡監督糧斛休交軍士缺乏汝宜速行
審配曰軍机至重不可忽也紹曰吾行兵三十年豈不知也汝當蕭何之重任亦非小可
休交吾曹心配辭去紹令大將淳于瓊部領騎將賈進韓福呂威
成瑨趙毅等引二萬軍守烏巢淳于瓊平生好酒性剛軍多畏之自
至烏巢終日飲酒並不防備操軍糧將及發使往許昌交荀彧星夜
解糧接濟使命出寨行不數里被北軍捉見許攸字子遠幼時與操
為友攸在紹處為謀士徑取操書來見紹曰問計於攸曰操今屯
官渡與我軍相持許昌空虛可分兵星夜從小路襲取許昌奉迎天
子以討操也操曰可擒也如其未潰有尾相攻必破操矣今操糧已盡可
乘勢而攻之紹曰操詭計極多此書乃誘敵之計不足信也紹不從
許攸頓首曰今日不取必為虜矣有人自鄴郡來呈上審配書先說
運糧事許攸在冀州取受民間盜賊今與姪輩多科稅糧入已
及收家屬鞠問俱皆招証明白紹怒曰盜汚匹夫尚敢於吾前獻計
汝與操相通想是受他金帛與他撥計賺吾軍也本欲斬首暫且寄頭住項喝退許攸也
仰天嘆曰忠言逆耳堅子不納吾子姪已遭審配所害吾有何面目見天下之人孩兒欲

許攸星夜投見曹操



有別左右抱住曰公何自尋死紹非治世之人不納忠言久后必被操所擒公與操有舊
何不背暗投明以避紹殺身之患胡曾詩曰

詩曰 本初屈指定中華 官渡相待動虎牙
若使許攸之妙計 山河怎得屬曹家

許攸是夜遂引數人出營投曹寨伏路軍人捉住攸叱曰我是丞相
故人快去報知操大喜出迎見許攸撫掌笑曰子遠夜來吾事濟矣
各叙舊情操先拜于地許攸扶起曰公乃漢相攸乃布衣何謙焉如
此操曰汝乃吾故人豈敢以名爵論攸曰某屈身表紹言不聽計不
從今特棄之來投故入想無疑也操曰吾素知公信義之士有何疑
也攸曰吾教袁紹乘虛襲許昌有尾相攻之計不從操驚曰若紹用
汝之言吾等死無葬身之地操下拜曰願教破紹之策攸曰丞相軍
糧尚有幾多操曰止有此月之糧攸笑曰休得誑語汝糧已盡操操
然曰汝何知之攸取操書以示之曰此書何人作也操驚曰何處得
之攸以獲便訴之操執攸手曰乞念舊交之情願賜教誨攸曰丞相飢兵而抗大敵不求
急勝之方必取敗之道攸有一計不过三日使紹百萬之衆不戰自回捉紹父子只在此

相授監中仰觀乾象



言禍福將監者斬之別令人牽授出授曰我軍亡在旦夕吾屍未知安於何地掩淚而去

有詩為証

奉據請問計攸曰袁紹軍糧輜重盡積在烏巢公羨淳于瓊為守使公遠精兵許攸紹
大將蔣奇差使保護糧到彼處掠其輜重燒其糧草不三日紹軍自敗操大喜置酒厚饗
賈於寨中次日操選精兵五千扮作北軍旗號張遼等謂操曰紹屯
糧之所豈無準備未可輕信恐是攸之計操曰非也許攸以來吾知
紹敗也今吾缺糧難以久守若不用攸之計則坐而待困彼若獻詐
安肯留我軍中吾欲劫糧久矣諸君勿疑吾已籌定操交荀攸賈詡
欵待許攸曹洪等守營夏侯惇夏侯淵伏于左曹仁李典伏于右張
遼許褚在前徐晃于禁在后以備不虞操引諸將居中黃昏離官渡
是夜星光滿天祖夜在寨中仰觀乾象見太白逆行授大驚忙來見
紹是夜紹大醉所知授有机密事使喚入問之授曰今夜仰觀天文
見大白星逆行柳鬼之間必有賊兵劫營於烏巢屯糧之所不可不
隄防速令精兵猛將于間道山路巡視免中操之計紹叱曰汝乃得
罪之人敢以妄言惑吾叱守營者曰吾令汝禁守囚人安敢汝出亂
言禍福將監者斬之別令人牽授出授曰我軍亡在旦夕吾屍未知安於何地掩淚而去

曹軍燒烏巢糧草



逆耳中心言反見仇

獨夫袁紹少机謀

烏巢糧盡根基接

猶欲區區霸冀州

是夜淳于瓊與衆將共飲醉卧帳中操令軍東直斬二更行過紹別營紹兵問之操軍
答曰大將蔣奇奉命往烏巢北軍見是自家旗號更不盤問操兵過
數營皆云蔣奇護糧皆不阻當比及到烏巢操交東直軍人周圍放
火淳于瓊酒醉未醒跳起便問為何喧鬧唯元進運糧方回見屯上
火起急來救應從軍告操曰賊兵在後請兵拒之操喝曰諸將奮勇
向前殺死紹軍遍地火焰四起勒兵回殺將賈趙二將斬之淳于瓊
等被操軍割去耳鼻截去手指縛于馬上放回紹營以辱之紹聞車
報正北火起紹知烏巢有失急令衆將去救張詡曰其與高覽去救
火詡殺曹軍郭詡曰張詡之言未是今去劫糧操必親往寨必空虛
可以縱兵先襲操營操知失寨必還兵矣張詡曰郭詡之言非也操
用兵多外出內備今若攻營吾等皆為虜矣烏巢一失主公大事去
矣詡曰操只顧劫糧豈留兵在營且發兵劫寨是也紹令張詡高覽
引兵五萬去劫操營令蔣奇引一萬軍去救烏巢張詡高覽入劫操寨左邊夏侯惇右邊
曹仁曹洪三路伏兵殺出紹軍大敗操背後殺來四下掩殺張詡高覽敗走烏巢守糧軍

張高覽拜降曹操



敗回見紹七問怎生失了烏巢軍曰淳將軍醉中不能拒敵紹見淳手瓊等耳鼻手皆皆無大怒揮劍斬之郭嘉恐張卻回對是非先於紹前曰張卻高覽見主公敗兵素有降操之心今攻曹營故不用心以致損折士卒紹怒遣使召卻覽回問罪

袁紹敗兵奔走黎陽



許褚徐晃于禁四將追殺紹急渡河盡棄金帛而走隨行止有八百餘騎操軍所得遺下物件不可計數偽降者盡殺七萬流血盈溝溺水死者無數紹軍七十五萬到此皆休操大勝兩得金帛給賞軍士於箭書中檢出書信一束皆許昌之人書信荀攸曰可一點名殺之操曰當紹之強孤亦不能自保何況他人盡皆焚之不究有詩為証

詩曰 盡把私書火內焚 寬洪大度播深恩 曹公原有高光志 贏得山河付子孫

祖授亂軍中不能走被擒見操七令授降授曰請死不降操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計今國家未定當相面之授曰父叔母弟縣命袁氏公令我死為福操曰吾早得足下天下不足慮矣操厚待之禮為上寵授但求死義不敢屈次日在營盜馬欲歸袁氏操怒斬之授至死神色不變操曰吾枉殺忠義之士親自設祭建墳立碑於黃河渡口忠烈祖君之墓吏官讀曰

河北多名士 至死心如鐵

忠貞說祖君 臨危氣似雲

疑眸知陣法 曹公哀志士

仰面識天文 猶與建孤墳

田豐自中獄而亡



冀州城中聞操破紹心胆皆裂各處軍投降操皆無慰紹單衣幅巾走避於小
蔡義渠出迎紹以敗軍說與義渠乃招諭離散之眾以夜宿於山

軍皆說喪兄失弟死伴亡親不可計數都搥胸
等不受此苦也紹曰悔不听豐之言兵敗將亡吾今回去有何
田豐正行之間逢紀引軍来接紹對紀曰吾不聽田豐之言致有此
敗紀曰昨聞田豐在獄中知主公敗兵撫掌笑曰不出吾之所料若
再求我吾不用謀紹恨之却說田豐在獄七吏曰主公敗兵必重用
君矣豐曰吾死於吏曰君何言死豐曰本初貌寬而內忌不念忠臣
若勝而吾猶能赦之今敗回吾不望生矣獄吏未信忽人賫劍取豐
首級吏大驚乃具酒食與豐飲之豐曰吾知必死願借利刃獄吏不
刃與之豐曰大丈夫生於天地之間不識其主而事是不智也不知
嫌疑而進是不明也不智不明死何足惜遂自刎獄中史官錄曰

全像三國志傳五卷終

有諫于袁紹 忠言救兆民 堪憐獄內死 黃土蓋麒麟
鉅鹿田元皓 天資邁等倫 周朝齊八士 殷室配三仁

卷之二